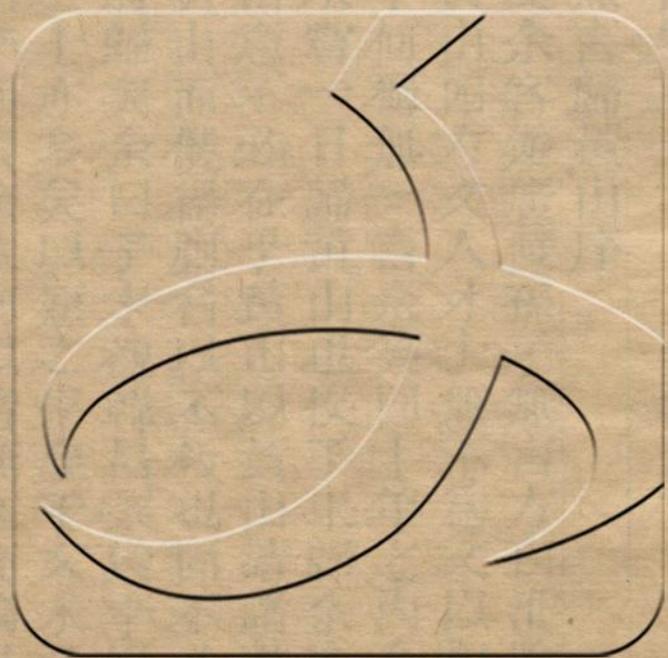


學文堂集



97.451
5339
:60

60



學文堂文集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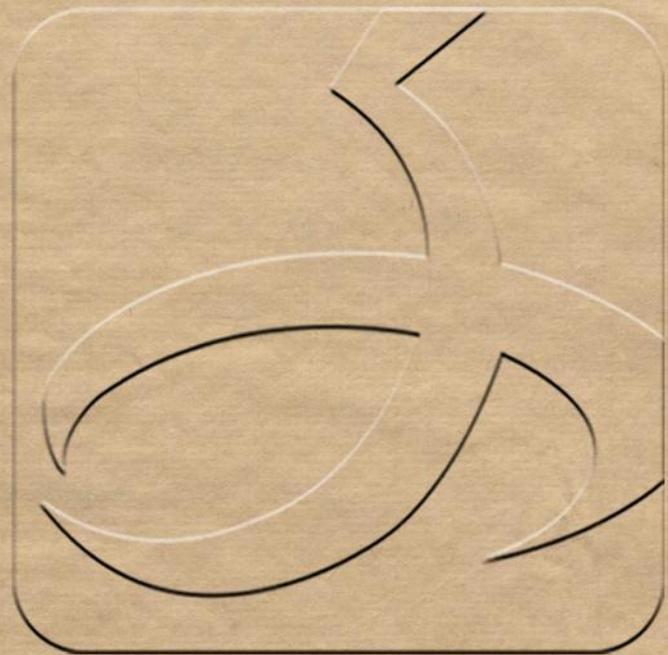
序十六

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夫椒山人陳善基賡明



戊申夏余客遊廣陵孫子無言方自淮陰歸疾趨余寓執手曰僕
 將歸黃山四方文人才士無不為文以相贈十年之內得文百篇
 有奇子何獨無一言余笑曰十年之內余屢過廣陵索子無不得
 子固未嘗一日歸黃山也俟子果歸余文無難者無言曰僕意在
 乎黃山意不必在乎黃山以黃山請諸君子之文實欲以諸君子
 文重黃山而僕得廁名以不朽也固不必問其果歸與不歸雖然
 僕亦將歸矣余曰子未覩韓昌黎送李愿歸盤谷乎當昌黎之時
 能文之士亦多矣以愿之皇皇于文未必不如吾子乃同時之能
 文者如李翱張籍輩何以皆無文而獨昌黎之文傳豈有昌黎之
 文諸子皆不敢作邪抑或愿亦嘗求之諸子亦嘗應之皆不足傳
 邪然則文章之傳苟得其能文者一之已足而無事乎多也今子



惟多之是求何與況子固未可與愿比也昌黎之文不過述其言類隱者即愿或他有可傳昌黎皆不一述可知昌黎之取愿特以此耳今吾子好詩文又善交遊貧而好客其可稱者不第如愿子亦何藉人之文以傳并一可廢而又何多為今子必皇皇于四方文人才士之文十年之內得文已若干首而猶以為未足豈不敢自恃其可傳邪試盡展所得之文而讀焉苟有如昌黎送愿者乎子之願亦可以已矣若余者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送錢子遊泰山序

泰山為東嶽屹然齊魯間諸山環抱如堵足至頂四十餘里皆巖峭壁偃樓攀援然後至自南入者沂州而北山行三四百里自北入者德州而南山行亦三四百里故泰山在諸山之巔而又有四十餘里之高且遠遂為天下最高處昔太史公周歷四海名山大川然後文章奇縱可喜蘇子由亦曰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下之廣大由此而觀未有目中

委瑣局促而能發其言浩然有奇氣者錢子能文章毅然捨去其鄉里遊于京師又將由京師入魯登泰山儻亦有見于古之立言者邪吾聞泰山有越觀者望之見越子越人也登高而睇故鄉不過一撮土耳信乎平日所見不越數百里之閒委瑣局促未嘗成大觀也君子之文將一變矣

送楊陶雲丞新建序

嘗讀漢書至賈生傳未嘗不慕其人而惜之賈生年十八以能文稱河南守吳公愛重之數言于帝帝召為博士時年止二十餘耳每朝廷詔令議下有諸老先生所未能者賈生悉為之對由是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徒忌之卒不能自安其位已拜梁王太傅王為帝少子賢而好學以賈生傳之不可謂非知已矣一歲中遷為大中大夫使其時能稍自貶損優游于君相之閒有才而不盡露其得志正未可知即出傅長沙帝亦不過迫于絳灌諸人之說雖暫疏之猶召見宣室為之前席乃一渡湘水遂幽憂不樂至此于放

逐之大夫及爲王傅苟善輔相移易風俗又安在非行道之一時
奈何皆不出此卒負其才不竟其用令千古下想見其爲人而惜
之豈不悲與楊子陶雲當賈生之年亦以能文稱其舉進士爲
朝廷侍從臣年亦與賈生同朝廷之愛陶雲也又同使陶雲早
鑒于賈生余知必有以自全而不爲忌者之所中無何而出爲縣
矣又以他故謫爲丞矣噫陶雲之遇視賈生爲何如宜陶雲幽憂
不樂有甚于賈生者乃余觀陶雲意氣自豪無幾微介于邑可不
謂之達者與當陶雲官翰林時予適遊京師見二三如陶雲官者
逢機藉勢志滿意得鮮衣怒馬狼籍衢巷恆舞酣歌晝夜以爲常
奔走伏謁之人喘汗無虛日意以爲天下驕汰馳騁之事無不可
爲者不數年而聲銷影歇杳無見聞今陶雲雖暫屈抑志氣方新
其功名正未可量老其才以才用豈爲非幸陶雲視事之暇時出
予文覽焉知予所以惜賈生而常恐後人之惜陶雲于是發憤自
雄期有所建立則予之言未必不于陶雲少補矣戊申秋杪陶雲

將行同人皆歌詩送之而屬予序故爲之書其端

送常州林別駕督解白糧序

國家以京師數百萬之眾待給東南數大郡之粟故設總漕大臣
以理之又設督糧道分理之凡爲漕白二糧計至周也而尤甚念
白糧故又設別駕一官端理之按東南大郡如蘇松常鎮杭嘉湖
財賦甲天下而七郡中蘇松常嘉湖五郡既設漕糧之額又有所
爲白糧白糧之名前代無有始自于明往者責民自運本朝初
下江南卽改爲官解迄今稱便然官解不得其人未解有正耗春
辦之足擾民及當交兌又有羈畱畏難缺折之苦故糧之在下也
總漕糧道督理之責維均至起解以暨交兌則別駕一人獨受閒
關跋涉之勞又非以風采素畏信于司農者往往不能告無罪且
白糧向有經費以供夫船邇者部議裁汰便于民矣不便于官俸
資旣不足給又無他經費可權以濟事可謂難矣宋藝祖時初設
別駕以儒臣臨制之號稱監州其人多出朝廷特命以公之才際

聖朝之知遇正略相當宜乎處此無難與丁未南宮試士時以
 白糧全運本色命士子進表稱謝余請附解漕船之內既省夫船
 之費以便民又免官役奔馳之苦謬為主司稱賞使果以余言入
 告公今日之行不亦可已乎雖然公行矣小明之四章曰嗟爾君
 子無恆安處靖其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此古人因
 行役而相戒勉之詞也公行雖勞而勿懷安處盡其職所為惟正
 直之人是與以遠神之穀汝可乎公行之日吾郡能詩者皆為詩
 送之余何言哉聊歌古人之詩以冀公三復焉而已

送翰林某君出關序

翰林某君抗疏得罪徒遠陽將行多酌酒送之者或曰子居翰林
 抗疏非其職其得罪固宜或曰否古者諫無常官故下不諱之詔
 除誹謗令徇木鐸于路故詩云詢于芻蕘又云如彼蜚蠊時亦弋
 獲以蜚蠊芻蕘之賤且微且猶不棄何況卿士大夫子之抗疏奚
 病予聞其言喟然曰自諫官之名立于是非其官而言者有厲禁

舉天下事端屬之諫官進言之途漸狹夫天下事至多非一二諫
 官所能盡使諫官能盡言天下事則出位之愆其亦可以無作史
 載蕭望之張猛京房之諫石顯王章之諫王鳳王嘉鄭崇之諫董
 賢李膺陳蕃范滂之徒之諫闔宦此數人者皆不必居諫官之職
 危詞讜論雖身罹不測之禍而有不顧千百世下往往慨慕其為
 人君抗疏幾等望之諸人而猶未至殺身國典之寬君之遭遇豈
 不賢于古昔然古之人臣苟忠愛自矢當萬不可回之際則亦知
 難而止幸而不死又必委曲圖維冀伸其言于他日以全其君相
 之令名然則君雖暫斥逐何憾哉魏文侯伐中山問羣臣曰我何
 如主翟璜對曰仁君也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文侯悅召
 座為上客今之廷必有如璜其人者行哉行哉君侯之而已

送朱驛丞之任序

國家設官大小貴賤莫不使各盡厥職雖至卑末亦未嘗忽之曹
 之候人何戈與殺詩人形諸詠歌若國無寄寓縣無施舍則單襄

公占其國之將亡今之丞卽古之候驛卽寄寓施舍也考置驛之初莫不量其道里衝僻繁簡足供其費乃或爲有司所乾沒而奸胥復侵漁其閒兩者資驛爲利而驛困及乎軍興倥傯廩廩之賤亦得挾其勢呼號于州邑之庭費什伯于平日不得不借支以給而驛重困嗚呼此皆丞之無可如何者然官無卑材足塞職當盤錯而愈見所以古之王者類能甄別進退以變化一世之人材而賢者恆自下僚崛起卓然爲天下之望特至今日權一總于吏部小官沈淪資序莫敢有非分之想猶幸古道在人其賢者往往著爲詩文以道其行事庶幾不失詠歌候人之遺意嗟乎世號爲大官者不乏持祿養交之子甚者結黨援固寵利以行其恣睢于國事不啻秦越人之視至于敗壞而莫之恤此其于丞所係國事爲何如也朱君本名家子以家貧隱忍而就此君其勉稱厥職求爲詩人之歌之而可哉

送弟赴順天鄉試序

庚子春予赴京兆試先子官刑部郎中得展觀省及舉孝廉竊謂此固讀書常事獨顧先子色怡怡異于他時未嘗不私用自慰予讀書耶第先子嘗呼而諭之曰汝以明經入太學近例有應得之官然吾所望不在此予大書所訓座右每至夜分兩眸欲闔如綫輒用艾灼臂久之結痂自顧泣不出聲益奮勵莫敢輟先子時時潛步從壁間窺之歎息不忍去今距其時已十二年嗟乎弟今所涉之山川道里至京所居客舍寒暑晦明應不異予十二年前第欲如予覲省之歡不可得也然聞之古人以繼志述事爲孝使先子而在亦必以勉予者勉弟自此發憤爲雄勿負先子所期讀書攻苦如予當日而又過之則雖不得覲省當必有以慰先子也春秋紀世卿而典午以來王謝崔盧皆厚集父兄之勢以貴襲貴今科目祇憑文爲去取雖祖父不能私其子若孫故有祖父爲卿相子孫不克自振拔常至墜其家聲且往往至于速罪者是故單寒之子一舉而列科目固足稱于閭里卽偃蹇不得志亦安常無所

軒輊若勢家大族之後前之責望甚殷而罪譴之來無有方所然則孰謂生于勢家大族爲足幸哉弟試以讀書之暇一登司寇之堂思先子昔日勤勞之地而愾然如見先子焉亦無俟聞予言而知勉也矣

送吳星子令安東序

國家制分士之筮仕者或南使之北或北使之南要皆去其鄉而止故凡蠻陬海徼毒利溼瘴癘之域皆莫必所之而士君子因此策勳立名著盤錯之效顧亦有惻乎其中爲情之所難安者是以昔之人往往以親辭不得形諸痛哭者有之嘗考古者比閭族黨之長皆不去乎其鄉卽積而至公卿大夫亦鮮有去其邦者爲人子者未嘗一日違其親祿養之私由此得遂今也親辭之情又不敢以上達故雖得一命以自效而惻乎所難安者益不乏矣吾邑吳星子筮仕得淮之安東淮固吾鄉也去吾邑數百里而近星子以他省籍舉進士今例不得以原籍請改遂不可辭予獨以星

子有老親年垂九十矣向使欲涉于蠻陬海徼毒利溼瘴癘之域星子之情豈能釋然今奉其親以往計程而至一葦之可航所爲未嘗一日違其親者星子之樂何如凡人之不能兼盡者忠與孝耳以星子之遭際旣得盡孝于親由是尙一其志慮大展所欲爲俾政平訟理不負朝廷之知遇功名自此正未可量語云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舍星子誰屬哉

送高生爾鸞之燕序

高生字爾鸞名鵠以畫名于時尤善爲人寫生嘗寓揚州某寺有僧一足以跛名高生爲作行坐二像坐者似欲以跛足加之膝伸屈未能行者拄杖作蹶勢僧驚歎又嘗之姑蘇一富家子貌陋眇目延高生作一圖富家子初顧而悅旣而怒且泣奮拳毆高生高生名益著一日遊京師屬余言爲贈以高生之技所至傾動名自此當益重亦何藉予言邇者朝廷加恩左右圖大臣容貌錫賚以示褒寵漢麒麟閣雲臺唐宋凌煙昭勳崇德故事行且復見高

生一日以畫工應詔其榮遇何如即不然今日公卿大夫以事業
文章著者不一高生周旋其間各為之圖而以副自存異日流傳
人間使天下後世願見其人而不可得者見高生圖快之昔王彥
章畫像歐文忠為之流連慨慕著為文辭且曰讀其書尚想乎其
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可知史家紀傳雖揚厲其事猶未能動
人耳目反不若畫像之感人尤速也雖然凌煙閣所圖如張亮侯
君集昭勳崇德如呂頤浩輩皆未盡愜人望其時朝議或有顧忌
不能盡出至公高生以布衣無所顧忌不難進退之私彙一圖將
賢者見之益奮不肖者見之以不得與為恥而大反所為則圖之
為功不小也高生勉之矣

送繆生之登萊序

登萊固有海市嘗見談海市者曰初起如山之岡漸而岡缺突如
堞漸而堞左右樓見漸而成城漸而城四隅立竿竿之上有旗風
飄飄然動漸而城滅相傳以為蜃氣所結蜃以其氣結海市學者

以其氣而成文章一也司馬遷歷天下名山大川訪古聖賢遺迹
與其豪俊交遊然後為文疏宥有奇氣蘇眉山父子論文端主氣
亦得于遊覽者居多今之人足迹不越井里既無以挺動其志意
又好飾以欺世雜取古人之言排比竊割以入己文或畔越而不
自知或顛趾倒置而不覺吁亦可怪矣明天啟時海運議起有一
運舟泊海岸見海市俄有三舟至城下舟中人皆若可觀弁譁曰
誤矣彼以為果城也已而舟與城俱不見凡文人于恠况莫必之
處窅窅冥冥若無若有若絕若續以其思之所結而挾其氣以出
之亦猶是而已子如見之當恍然自得歸必有以語我也

送魏冰叔歸寧都序

古聖賢豪傑之士抱道以處求有不欲行其道于天下身苟不見
用于時猶必栖栖道途以冀萬一之遇迨不得已則託之著書立
言以為教蓋言行則道行也若所稱高士則莫不以為自重其道
不肖詘節與世若無與世由是景慕其風不可及嗟乎何聖賢視

道之公而彼視道之私也易漸之上九漸于遠矣而孔子曰其羽
可用爲儀是知仕隱迹異而道同于隱者亦有深責苟徒聲銷影
歇以號于人曰高士即高士亦焉足重況未必果爲高士乎吾友
魏冰叔自國變後棄諸生自謂與世無用隱居金精山而實未嘗
一日忘情于世故每每託之文章以寫其胸中所欲言著左傳經
世一書兵謀若干則皆有闢國家成敗得失之故而冰叔固好遊
嘗之淮徐迤吳越過忠臣孝子之墟墓輒歔歔涕洟不忍去遇名
人才士必與之交畱連忘返忠孝節烈可稱之事作爲文千百言
不竭使讀者莫不勃然色動家同甫先生序高士傳謂顏閔以來
若四皓嚴光徐穉之徒皆信道之至雖不遇猶玉之在山其光輝
已不可掩令遇時行道以正風俗豈不猶反手予于冰叔亦云冰
叔兄善伯應聘浙撫范中丞數年矣忽以書招冰叔述病且篤冰
叔戒舟疾趨至兄固未嘗病也善伯曰中丞重弟名知弟素不肖
見貴客故屬予作書如是冰叔曰吾當急還金精山姑蘇某當事

具金幣乞冰叔序其詩冰叔投之河引舟去其歸也同人酌酒送
之而予贈言以爲別

送同年楊簡人主試山東序

丁未禮闈簡人與予同識拔于金谿蔡先生予三上公車始第簡
人連第春官讀中祕書踰今主試數年耳去爲秀才時不遠則衡
秀才文必甚當予與簡人試禮闈猶去八股用策論今仍復八股
矣簡人視八股與論策孰重以八股明經以論策見經濟三者未
嘗不竝重無如士子以八股爲難專力于此而易視論策試官亦
以八股旣中式每每怨論策卽有佳論策八股不中式亦置之嗟
乎經濟之學實在論策向者專用論策時或未卽收經濟之效而
不可謂經濟不在其中特視爲考試具文不能如奏疏入告得救
部施行故士子經濟卒無由見今簡人試士宜八股論策竝重論
策卽不以施行吾不可不取其可以施行之實八股意主明經而
無取謬巧明初初用八股大約如韓退之顏子不貳過論迨其後

學文堂文集卷五
屢變益敝今日所學明日卽爲棄物士子窮老盡氣繫手足而錮
聰明何異駕驊騮以入鼠穴今縱不能大復古亦當排斥今世所
尚以質勝文簡人鄉會試皆不由八股中式苟依阿俗習必至所
取文義奕媚翫骸無當經義卽或取悅一時不旋踵必有竊笑之
者以爲八股本非簡人所長豈不重誣吾簡人哉往年主考官不
論甲乙榜今則定用甲榜小省不用翰林今則無別簡人以翰林
進士爲足榮哉明洪武間泰和蕭正固未嘗舉科目兩主楚閩省
試洪武四年會試錄載考官四人其一則貢士鮑恂恂元貢士正
固爲有司聘取不由朝命蓋知其時以知人得士爲重必擇才望
素著者當之儻所貴在翰林進士豈曰無人而必及此二公平簡
人行矣幸不以予言爲河漢也

序十七

關

序十八

關

序十九

提學簡謙居壽序

古者用人之途出于一取之卽以官之後世以制科爲取士之途
銓選爲舉官之途二者遂不相爲謀而當其制科爲士者曰吾文
成而吾事畢矣校士者亦曰吾得其文亦可不必問其人矣故其
人之賢否不能必之于銓選之後者亦勢然也于是銓選之不得
人咎者皆以爲制科所致不知不徒在制科也今夫制科之人皆
學校之人也制科未盡得其人皆學校之未盡得其人也蓋制科
所憑者文而已其言忠孝者果忠孝之人乎其言治安者果能致
治安之人乎以空言而求實用難矣惟學校之間實能愛養人材
砥礪其行誼日以詩書禮樂之術君臣父子昆弟朋友之倫教誡
而課督俾日漸漬焉遠非僻而入乎聖賢然後其人之材行旣端
發爲言也必皆篤實而可信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是也如是而
制科安有不得人者制科得人而銓選之得人可知然則制科與
銓選雖分而欲使之合匪學校無由矣嗚呼主銓選者旣不能操

制科之權而制科之得人與否又不全係乎制科此朝廷所為周
詳慎審設為提學一官以主于制科之先使愛養人才于學校而
為銓選計者至深且悉也歲已酉當大比天下士江南提學需人
朝議命我簡公往益公本銓臣也秉銓政歷有年所久為國
家所嘉賴今日之命是始終以用人之責屬公也余思公在銓曹
凡遇選授之得其人者未嘗不輟然喜及聞其人或踰閑蕩檢
于銓選之後者又未嘗不蹙然懼曰吾獨不能操制科之權耳今
公幸膺是命縱不敢謂操制科權而主于制科之先卒能使制科
無遺憾者其輕重更何如公歷官為大令為樞曹美不勝書余獨
以銓選制科與學政相合之故以為有得于古者取士之道為
國家得人慶而適當公覽揆之辰甚以予與公有故走書屬序因
次其言云

從伯母王孺人七十壽序

詩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又曰采采卷耳不

盈頃筐又曰女執懿筐遵彼微行此亦事物之至微而凡為婦人
者可能也自先王列之為風千百載不遐溯其音微若歎為莫可
及豈婦人之可傳者如是而已足乎及觀易家人卦詞無攸遂在
中饋貞吉以為婦人無所專成惟在主中饋斯為固守順道而書
引古人之言曰牝雞司晨惟家之索以陰陽反常為家道之妖孽
斯干之詩亦言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六經之旨丁
寧告誡大略相同然後知婦人之道原無事于可傳即芣苢卷耳
諸詩亦不過借以形王政之休美及于閨門實未嘗有取乎婦人
俾傳之後世也迨世風日下婦人多見稱于史傳如芣苢卷耳平
常無奇之事反略而無聞故或以烈彰或以節著至于毀形易貌
扼吭絕脰趣死若驚而不辭讀書至此雖未嘗不壯其為人然皆
出于時勢之窮不得已之所為察其中實亦甚恨先王教後世之
有天下者必曰毋孤人子毋寡人妻可想先王之時醕醢閭閻萬
物得所其婦人亦不知有感憤激發節烈可稱之事所以柏舟之

詩略一見于上古而具論世之識者卽以爲風之所由變焉可概見已子從伯母王孺人自笄歸伯羽韶公滌滌甘脆之供事姑克殫孝道辛勤拮据以相夫子數才載如一日生伯兄四仲弟一撫少者以長長者以壯以娶長兄早死提其孤二十年今亦頽然成如少年時嗚呼如母所爲亦不過殫婦道之常人人可勉而至者以後日史傳觀之固無足稱道然苟以予文流傳于異時使見之者儻亦如予慨思芣苢卷耳之休風而歎以爲莫可及也歲庚戌之春爲母七十誕辰予與伯叔昆弟拜于其堂因書之爲賀

馮母六十序

爲人婦不幸而寡則稱未亡人言宜亡而未亡也以宜亡而未亡之人豈樂以壽稱哉雖然婦之欲亡婦之志也婦之不忍遽亡亦婦之志也其不忍遽亡者何也蓋以子故也嗟乎子不幸爲父所棄古來丸熊畫荻藉母以成名者不少則昔之身爲夫有今之身

爲子有雖宜亡而宜不亡吾邑夫椒馮氏母三十而寡今且六十矣三十年之內教子讀書爲諸生有名于時又課其次子耕田聊以自給足未嘗履戶外三十年如一日嗚呼可謂難矣其子某廣求當代名公巨卿文人才士詩歌古文以爲母壽而濫及于予予固樂爲文以壽母且幸予文得藉母以傳特恐母之志以爲宜亡而未亡之人不欲以壽稱于人則無樂乎予之有文也亦聊以荅孝子之思云爾

壽福建巡撫許公中軒七表序代

古者于老人恆欲其佚莊子曰佚我以老故卿大夫居官七十曰老而致政退于家則曰老者而傳致政天子所以佚之也老而傳則自求佚之道也竊怪後世卿大夫貪位慕祿至老無饜及不得已而退又皇皇然持籌握算操奇贏權子母下至米鹽凌雜莫不以身先之孔子論仁智曰仁者靜又曰仁者壽惟靜則壽惟佚則靜理有必然故古者之壽常至百歲且或過之後世生六七十年卽

歎為稀有非今人異古人夫亦不能得乎佚之之故以致此也然卿大夫之佚與士庶異士庶求佚莫之禁若卿大夫身為君有未至其年不能遽求佚年既至自顧材不足以塞職未嘗為朝廷著有功績雖可佚而不敢佚即天子優而佚之其足自愧也蓋已多矣以觀我兄中軒先生則可以無憾乎兄弱冠補弟子員旋棄去中武科無何出關踰十餘年後隨王師入關當豫王下江南平定諸郡縣兄之功居多已而官江西視總兵已而召為兵部理事官決疑獄凡若干條一時稱能詔代巡江西鋤強禁暴復以能著擢福建巡撫漳海餘孽未靖海疆遷徙流民載塗兄以次蕩平海孽流民俾有室家聞人德之蓋是時兄年已幾七十矣兄年既有合古人致政之時功業赫赫又無忝乎國家之優禮及奉詔退于家杜門卻掃日陶情友朋詩酒管絃竹肉時或登眺名山川不倦求佚之道信為得之莊周稱彭祖吹呶吐納熊經鳥伸以為壽未免挾小數以逆天常其言不足信不若佚老之說為有合于聖

賢靜壽之理宜兄之所取在此不在彼也予自視茶後濩落一甔旋罷官家居已酉秋奉特恩還職需次選人乞假歸顛毛種種欲求佚而不可遽得每念與兄敦昆弟之好近二十年解衣推食誼有加靡已時時向兒子輩稱說涕零昔管仲鮑叔一時意氣感激過于同胞故管子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況同為一姓所分者乎兄德業在天下無事擔撫為言然述其梗概將使見子文者皆以為無間昆弟之言如此也

趙大谷先生七十壽序

江陰趙大谷先生予同年燦兮尊人也癸丑春王先生七十初度燦兮預以壬子秋乞言于予予不敢辭予覽燦兮乞言引有云先生無他嗜惟嗜詩文然詩文惟足不朽者乃嗜三復其言躍然起曰若先生者信可以壽矣古無為壽之文詩言萬年萬壽不過頌禱之詞不足為據邵子曰人生百二十年之物今世之壽有能至此者乎既而思叔孫穆子以立德立功立言稱三不朽蓋所為不

朽殆將與天地無終窮又何萬年萬壽之不可言壽人生有盡者
形不與形俱盡者謂之不朽能不朽則壽莫大于是苟徒較量于
形之存亡此世俗之所言壽而非士君子見道之言也且夫盈虛
消息者天地之常數使有來而無往則天地之運亦幾乎息昔人
有言彭祖歷年之數容或諺聞之過使有之其戚屬朋友亦有與
之抗年俱存者否若蓬萊瀛州方丈與夫黃金丹砂之術司馬遷
已斥其非歐陽脩亦曰自古有道無仙可以知仙之誕而求仙者
之謬矣人苟自欲其不朽于德功言毅然自勉三者不能兼各隨
其詣力所至得其一亦足以不朽孔子歎短命莫如顏子而顏子
已不朽卽彭祖之壽果真第以熊經鳥神之術自衛其生而何當
于三者故雖壽亦不足貴古人有壽而又能自立于三者之間于
左傳則見延州季子年九十餘將兵絳縣賢者七十能執土功于
杞于詩則衛武公九十五猶使人誦書其側作抑戒自警而伏生
勝授書于晁錯已九十三經賴以存數君者或因其德或因其功

與言而及其壽非徒以壽重數君也今大谷先生年七十猶好學
不倦窮蒐百氏書發爲詩歌古文先生之欲不朽其言意不在小
且篤孝友以義方教子成名孝廉當尊君家世中落豪強并兼先
生謹操其門戶尋光復之非先生之功德而何予願爲先生壽者
知先生可重不徒以壽而先生之壽當益重漢部使者行郡訪有
耆艾篤行之士徵詣公車天子幸學宮脩袒割饋醕之禮其在先
生其人乎

王雙白六十壽序

王子雙白學于佛髻而緇遊今世所爲名僧者之門嘗曰吾儒必
師孔孟其名儒其形儒其言無勿儒究于儒之道未嘗盡吾老于
儒而世無所用不若學佛猶可以度世予曰子因儒之不能見用
而思學佛以度世意非不善然佛欲度世而先自絕于人倫使天
下盡如其所爲則人類且絕何世之可度春秋之義責賢者備子
旣爲儒而溺之且并儒棄之其爲聖賢所不取必甚于他人之學

佛者李研齋謝石臞今之好闢佛人也嘗至予齋雙白適與之遇色勃然已而其飲酒雙白酒肉恣飲啖則大喜石臞曰微子飲啖吾幾失子雖然佛亦何病于人哉治平之世士農工賈九流百家下至輿臺厮隸娼優之賤皆得以其所業衣食其身長養其孫子聖人卒未嘗曰某也善某也不善以其不善者比于盜賊淫亂誅殺之故佛之得存于今日以聖人之道容之也設使聖人不能容草薶禽獮彼佛無父子之親夫婦之愛一再傳而已絕惟時雙白若罔聞知飲啖如故予則為雙白忸怩跼蹐心怛怛動以雙白本儒者稍不能自立致為人誚讓如此也昔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後人稱之雙白已加伯玉十年毅然復歸于正即不能見用于世而讀書窮理求盡聖賢之道吾何能測雙白所至乎研齋嘗作佛論有云佛生彼國未嘗知我中國有孔子故自成其所為道其後教入中國中國之人衛之不過奴隸于吾儒烏足亂我孔子之道今雙白反為之奴隸是亂孔子道者不在佛而在儒豈

不悲哉且佛之為教必去父子之親夫婦之愛斷酒及肉雙白無一免者特形與言佛耳是雙白所為必佛所深惡乃今日所為僧未嘗絕雙白者猶以雙白之儒足以衛佛實非以佛取雙白且今之僧亦未能盡佛之道故與雙白浮沈其中而雙白則處于不儒不佛之間實無一而可也予與雙白交厚壽不以頌而以規知雙白必廢然知返也予

黃封君七十壽序

代

古者于養老禮最重自家而鄉而國皆秩然有文而于國老庶老為尤重是故養或上庠或東序或右學凡使酒人共酒羅氏共鳩外饗其割烹以至燕射食饗之節遺人司門之屬靡不致其職業何典而則詳而有體也家與鄉之禮無貴賤皆然獨養庠禮則天子主之又視國老庶老為隆替國老者以爵與德兼而稱也德可自立爵不可倖致乃有材不必試于事食不必及其祿卒能享有其爵國家之寵賚惟于封君為然翁為隴西望族弱冠補弟子員

好積德一以忠厚長者之道自待教子讀書成進士初令子某君
官江西大令歷小司寇皆有聲封君不徒教其子舉進士又能使
恪其厥職不負于君親 國家以褒典封如子官不知者皆以封
君之爵為榮知者則以為封君盛德足以自致孔子贊舜之得壽
必本于大德積德之道帝王與匹夫同以翁之德不徒得爵而又
得壽也竊見世之號為封君者錦衣肉食誇耀于鄉黨甚者行其
恣睢鄉黨鄙之不為恥謾罵之不懼而于子弟之在官者雖武健
嚴酷賤民之膏一無所匡正反以為快意及乎身被禍謫向之怨
毒于人者莫不勃勃然欲得當益無其德而遽有其爵爵適為不
祥之物而壽之得不得皆不足論若是者以供翁奠除之役而有
不肩豈可與翁同日語哉某與令子同舉進士去年代巡翁鄉稔
翁之德最大故緣國老之說以為翁壽翁其聞予言駭然而舉一
觴可矣

畢推官壽序

山東畢淄濬以進士謁選得吾郡推官蒞任數月值初度之辰郡
縉紳欲擴公生平為壽而命予整齊其文予曰古無為壽之文然
竊觀孔子之言一曰必得其壽一曰仁者壽言必得則必本之大
德言仁壽則必先言靜是孔子推論所以得壽之理而非徒以為
文也夫積德之道帝王與匹夫同而必以見之治術者為大帝王
無論內而卿相外而郡縣諸臣皆代天子以行其德者若靜之說
無貴賤皆可為功然安閒無事特庶民之所為靜耳惟居官之人
實能以靜之理見之于治而其要尤在明刑一官今制明刑之責
司寇之外惟郡推官帶司之順治十五年悉令二甲進士外授著
為例推官遂無由他途進者帝舜舉皋陶為士師丁寧告誡曰欽
哉欽哉惟刑之謚哉謚之義為靜予嘗慨後之治刑者刻深周內
法以意造于是鑄磨鍛鍊以快其意如商鞅刑棄灰嚴延年決獄
水流皆赤擾擾焉惟刑之是問而何暇言靜昔蓋公善黃老之學
嘗云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曹參為齊相用其言不擾獄市而齊

以大治豈非靜之爲道凡爲吏者可用之以立效而于明刑一官尤宜加意者哉公蒞吾郡未幾折獄數百條案無留牘郡人莫不快公之敏決而予獨鯁鯁然以是爲言蓋以文壽公不告公所以得壽之理既無益公徒使予涉諛頌之具文尤兢兢不敢出也語曰芻蕘之言聖人擇焉況乎其言本于孔子公由是日有得乎靜之故息事寧人省刑薄罰思爲朝廷治好生則公之德莫此爲大漢于公曰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冤子孫必有興者其後定國爲丞相子永爲御史大夫德之食報且有以及乎子孫而況于其身之壽也哉郡縉紳皆以予言爲然遂書之爲序

郭教授飲霞壽序

古者養士于學使之磨揉砥礪勉其身心性命及治天下國家之道由是拔其材試之于位大而公孤卿相下至一州一邑之英取之無盡藏用之皆有濟于家國而必擇士大夫材行醇美可爲人表率者尊之爲師故其時好學之士彬彬咸有以自立迨其後天

下郡縣皆置學官或以優明經或以孝廉選授其材行未嘗復如向之所擇而官于是者亦往往坐待資俸爲進身之階求其實能鼓舞士類百不得一二是故士之出于學者賢者固有人不肖者亦復不乏爲可歎也廣陵郭君飲霞舉進士筮仕得吾郡教授凡教戒之方井井有法能不失古養士意吾郡士子咸體其意奉約束蔚然變其所爲兩漢傳循吏如潁川零陵桐鄉密縣諸君凡于課農桑治盜賊斷疑決獄諸異政莫不具書而稱首則一文翁按文翁所爲非能軼諸君上而置學宮立左右生徒遂爲諸君所莫及聲稱到今有由然也學故有尊經閣久煨君毅然興復之又捐金購六經諸書藏其上使諸生課業漢人尚經學耑守師說弟子轉相教授故有田何施孟之易伏勝歐陽生大小夏侯之書大小戴之禮申公轅固之詩董子胡子之春秋朝廷有大事各以師說對嘗由此至大官吾郡士子被君之教數年來以經義自勉舉科第對于大廷者不可悉數其敢忘所自哉他日著之國史君豈

第如文翁冠于循吏必將竝稱儒林理學諸人而凡居弟子列者亦得藉君以同傳詎非厚幸乎歲辛丑春值君誕辰同人請予言為壽予不敢擴期頤鬢臺之虛文故為是說以當贈言之意云爾

翼震西七十壽序

嘗讀萬石君傳歎其居家不言而躬行于姓化之天下信之雖齊魯諸儒皆自以為不足自世風日下人用機智相傾不能以忠厚長者之道自待子弟習于佻達目不識古人書若生世家大族則益恣睢無忌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有由然也震西翼先生自幼以恭謹聞于鄉里讀書攻苦屹窮年舉進士司理湖州力行惠政決獄多所平反亡何致政家居恭謹如諸生時葺宗祠脩家乘纂先世遺編孝思備至課子讀書一室中質疑問難藹然如良師友諸孫亦皆奉先生教無所為佻達者方之萬石君躬行以化其子姓庶幾近之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先生之功成勇退又近之竇太后曰儒者文多質少不及萬石君詔以長子

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先生既以恭謹聞而令子又好讀書他日舉科第為建慶笑難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澣灑先生令子克盡孝道又近之獨史未明言萬石君之壽而其子至老而白首則萬石君之壽可知況觀其文高祖東擊項籍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至慶為內史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在元朔五年歷高帝以至武帝已八十餘年則萬石君此時已幾百歲今先生年七十猶強毅如少壯時過此正未可量而先生尤好為文章能貫穿經史百家言思竝古人傳于後世此固萬石君所不能兼者而先生兼之矣予與先生居同里知先生深故不敢同世俗之所為壽特取古人行事有合于先生者使親串聞之相與進一觴而冀先生之盡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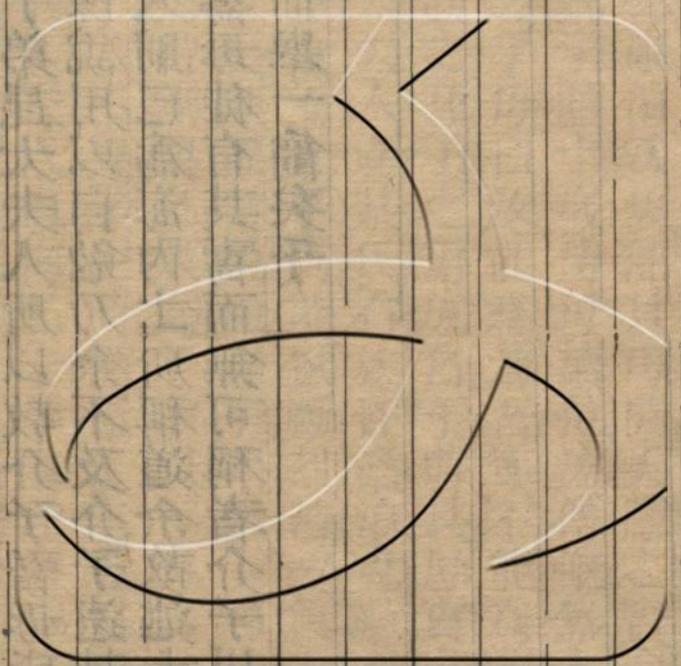
臧太夫人七十壽序

長興臧介子眉錫以書來乞璣一言為母夫人壽璣與介子同受

知金谿蔡先生有同門之好微介子請亦當脩不文之辭以祝母
 璠嘗觀古之賢母欲成其子之名無所不至陶母截髮剉薦而侃
 興晉韓康伯為吏部其母聞吳隱之賢命康伯薦于朝康伯之名
 益振蘇子瞻十歲侍母讀范滂傳慨然太息子瞻曰軾為滂夫人
 亦許之乎母曰汝能為滂吾寧不能為滂母其後子瞻卒成名臣
 由此觀之凡子之得成名于時其母實有所以相成之故而非偶
 然也太夫人產某氏右族性澹泊克勤家事教子日讀書治絲麻
 以給飲食而介子則能鏃勵刻苦勿負太夫人之命生二十幾年
 成進士長興固僻邑而介子年又少鄉黨莫不誇榮太夫人視之
 恆澹然若無與且戒介子勿以一第自快意或行其恣睢故介子
 恂恂下人不異諸生時猶憶丁未夏璠歸自都門母宜人諳諳告
 誠不異太夫人自悔二十年來浮慕虛名謬為四方君子不棄往
 還酬酢殆無虛日致以飲食累宜人而宜人必手調目視無倦色
 一時比之陶母宜人聞之愀然顧璠曰侃固名臣然當督軍荆湘

蘇峻偏天子以不與願命不欲討賊于義不無少損嗟乎如侃者
 尚可議汝幸叨科第行當民社之寄將何以自處也予與介子歡
 好過于弟昆太夫人所以教介子吾母所以教璠兩人相遇時每
 各相陳說用以自勉乃余不及介子遠甚而介子能淑其身以揚
 太夫人則已為海內士所稱道余故述太夫人之教以別于世之
 所為壽母徒有其壽而無可稱者介子以吾言臨進之太夫人其
 颯然而舉一爵矣乎

學文堂文集卷五



學文堂文集卷六

夫椒山人陳玉璣賡明

序二十一

霜哺篇序

吳門袁節母年二十九而孀撫二孤成立垂五十七年年八十有六矣其子駿日走四方乞當世賢士大夫之詩若文以頌母歲茸一卷裝褱之到于今凡三十有八軸昔陳徵君繼儒題其幀曰霜哺篇世之人遂無不知有袁孝子者丙申夏四月袁子來毗陵肅衣冠掘拜予庭乞節母詩予既書之卷中越十五年爲歲庚戌又來毗陵謁余掘拜如初乞文以序之且曰必得先生文以重母子顧何足當此然觀袁子與予始交越今十五年爲母請乞之誠在予一人已如是宜乎四方賢士大夫樂有言也嗚呼是乃所以爲孝也與予惟夫夫婦婦人道之常婦人不幸而以節稱則變矣易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禮又曰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可知先王以婦人處變之道一如其至常故婦人而節

宜也婦人而樂以節稱非所宜矣何也樂以節稱是樂有是變也豈心之所安乎儻以婦人所不安者其子皇皇焉冀所以稱其母其又何以安母之心然人見其皇皇焉冀所以稱其母也而稱之稱其母則必并及其子而稱之則似乎其子幸而有母之節以成其名又豈人子所宜安者乎故爲大子者必實能立身行道有以揚名而顯父母斯可稱述若徒藉父母以成其名何足道哉袁子狀貌癯然能讀書識字好以禮義自維不苟言笑與四方賢士大夫交言而有信鄉里交歎爲善人君子所爲立身行道袁子信無忝焉乃觀于世之稱袁子者第以其勤勤走四方乞詩與文之故而名之曰孝子詎不失其輕重與不靈惟是律令未三十而守志踰五十則請旌儻母生二十九年時逆計其踰五十之旌而勉焉爲之則夏之日冬之夜必有大不堪干此者惟母直視爲固然不必勞面割耳誓天比日安于分之所宜日撫呱呱之子歷艱辛荼苦之狀甘之如飴故得優遊以至今日度母之心卽與草木同腐

而無病至于崇臺綽楔之衰豈其心之所設由此而觀母惟不樂以節名故卒得成其節也雖然不樂以節名者母之志而必以節名者士君子風勵之心且使袁子浮沈闒茸足迹不越井閭不能交當世之賢豪長者其姓名必無由見知于世雖有聖善之母亦湮泯無聞則卽袁子之勤勤走四方乞詩與文之故而稱之曰孝子亦未嘗不可爲袁子之孝也

續毗陵人品記序

嗚呼余小子何幸而亦得生于是鄉也居恆讀古人書見其人有
一行之善必咨嗟慨慕詳其里居或車轍所至過其人故里必低
徊畱之不忍去又必詢之故老曰其子若孫猶有存者否儻得見
其子若孫必晤對欷歔如見其高曾祖父蓋聞風慕義人有同心
而況生長于其人之里時得與其子若孫遊者邪然自周以來數
千餘年而所記止此數十百人其間泯滅無聞者不可勝數嗚呼
苟不爲是編之所錄卽泯滅無聞之人矣可不懼哉其人生平大

節合之前代史冊所載既皆不爽至賢人君子義夫貞士或一節之美可稱于鄉里而為史之所逸者亦必錄之自泰伯而下凡若干人然則人之顧而自勉者亦將求其可傳于史者乎抑止求一二稱說于鄉里而已足也記成千古菴毛公而增定于嚴所吳公所錄之人至明萬曆而止嗚呼啟禎之際國家亦紛紛多故矣吾毗陵之以忠節著者尤指不勝屈惜二公之不及見也余小子固陋論定補次誠非其人然竊據聞見所及錄若干人各為小傳妄續是編寧簡而不雜寧直而不諛寧失一時之議論不敢失千萬世之是非求為吾毗陵之信史因即為 國家信史之助或亦二公之所許也于是敬為序

擬重修常州府志序

郡之有志即國之有圖籍也然人皆知圖籍足重而不知志之重今觀圖籍所載不過山川險要阨塞城隍郵驛之名戶口賦役甲兵戰守防禦之數若忠臣義士理學孝友文學武備隱逸方技烈

婦貞女之異其人科甲明經徵辟庠序吏掾之異其目奏疏詩賦書傳志銘論贊頌說攷辨之異其體皆不及載將俟諸史冊而後定而志則已預載之然則志又不特與圖籍並重且通乎史也吾郡志自明洪武初郡先達謝公應芳始續之成化閒郡文學朱公昱又續之萬曆閒郡太常唐公鶴徵又續之今所傳則太常志也嗚呼自太常至今日又五十餘年矣我朝定鼎代且更易其為山川險要阨塞不有昔以為可恃而今以為不可恃者乎其為城隍郵驛不有廢興之殊乎其為戶口賦役不有存沒繁簡因革之不一乎其為甲兵戰守防禦不有因時而異用者乎其為忠臣義士理學孝友文學武備隱逸方技烈婦貞女不且代各有人乎其為科甲明經徵辟庠序吏掾不有昔之所重在此而今之所重或在彼者乎其為奏疏詩賦書傳志銘論贊頌說攷辨不有今人可勝古人者乎然則志又不可執向之所傳者為定而更有賴于後人之續之也予以讀書之暇考諸野乘訪諸故老傳聞為續志若

千卷附舊志之末儻朝廷知志之足重詔集而考之其閒形勢之重輕賦役之繁耗人才之多寡美惡皆瞭然指掌由此相其地而善其用損益去取其有裨君國較圖籍爲更大況天子方命在廷諸臣纂修明史令探啟禎兩朝遺事今觀前志止于萬曆末年則所遺者正啟禎之朝苟非有續之其何以佐在廷之採擇哉雖然天下大矣余所續者第一郡志何足爲史助然今日果詔集而考之天下之大當必有與余同志者又豈敢以郡志忽之也哉

開益錄自序

開益錄余所手錄書取開卷有益之言也經子史百家之書及稗官野乘全文宜錄者別有編次其一事一語之有益于吾無不錄于此錄無前後無次第無卷分類別如記米鹽凌雜如理亂絲而紛之嗟乎余之爲此非得已也孔子曰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余蓋所謂困者與然益之六二曰或益之以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六二處中正而體柔順有虛中之象人虛其中

以求益故有可益之事則眾朋助而益之余其以是錄爲朋助也或謂劉歆總括羣篇分爲七略荀勗因中經更著新簿謝靈運造四部目錄王儉撰七志阮孝緒爲七錄皆各以類從子旣勤勤于是不卷分類別使後之學者便于考索詎不甚善予曰然人之讀書貴有得于心而已有得于心雖紛紜雜沓叩之于心無不井秩秩及有所用指使輻輳各隨其類昔蘇子瞻教人讀書當作數迴過每一過以類求之蓋類之乎心非類乎書也人各有心所說如五味鹹酸食者遇口焉絲竹金石之音聽者遇耳焉使第藉夫卷分類別以便觀覽則歆勗諸人書猶有存者取而用之足矣而余必勤勤于是何爲哉

施培菊醫書序

周禮疾醫掌萬民之疾凡民有疾分而治之歲終各書所治入于醫師辨其愈否以垂訓誡法至善也後世醫師旣廢方術日多各立耑門互相訾鑿嗟乎此皆未嘗各書所治入于醫師故求其足

學文堂文集卷六
四
以垂訓誡者百不得一二焉周禮又言醫師歲暮稽覈醫事恆以
餼廩什失四者品居下失五者則黜以觀今日每一歲所計失五
者可勝算乎又奚翅失五也施子少為諸生棄去學醫大精其術
因萃凡手所治而驗者著為書復集前人所傳摭摭損益以為證
據嗚呼儻今日行古之道君知不外施子而求所為訓誡者矣因
思世有良醫者出羣天下之人聞其名而震之然使病者在千里
之外既危且急招之則不及待否則試于庸人之手且立斃矣苟
非賴有是書之行遠而足以為訓誡豈當世之幸哉予故樂施子
之有是書為之序

王氏家譜序

嘗讀周禮至宗伯之職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
子掌其政令未嘗不作而歎曰此譜之所由本也蓋三族者父子
孫人屬之正名也親疏自上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為親
輕服為疏也掌其政令者所以考其行事也夫禮雖未嘗言譜然

掌之為職苟書之則為譜矣迨大宗小宗之法立凡卿士大夫之
家有世譜之可傳者掌之太史而其副在有司于是譜遂重于天
下漢魏以迄六朝姓有苑官有譜氏族有志雖有不失古之遺意
其間世次年數傳疑襲偽已不可勝言而譜遂不足重大宗伯王
公有慨于此作為王氏譜著其地曰來自任已示不可混也明其
世斷自三世以上以傳信也此即周禮三族意也記其名子女生
卒必書配媵必書葬必書此即周禮辨親疏意也傳其事曰內傳
會祖而下各著其生平以及閭儀婦範亦必詳其本末質而直莊
而有體親有善焉不敢沒也親無善焉不敢贅也懼贅而傷吾親
也此即周禮掌其政令意也曰外傳書女子所適之姓氏也此又
廣周禮辨親疏之意也嗚呼非獨漢魏以後所為譜者不能及且
未知昔之掌太史者亦如此秩然無憾否也然思周禮之傳久矣
使為譜者皆法之豈不盡善乃卒未之聞者豈必俟居宗伯之官
盡其職者而後能邪舜典曰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寅敬也惟

能敬而後為不負天子之命公之居官朝野既已知之家譜一書非其敬之尤大者耶孔子曰敬其所尊其此之謂與

臨安胡氏族譜序

胡氏出陳胡公後其為神明之胄蓋數千年矣臨安之胡當元末有某公者仕蘇州總管為張士誠所害故以上世次不得詳而胡氏之譜遂斷自貽安公為始祖云家之有譜所以傳信重一本之親敦屬族之義也然世之為譜者或本文荒闕世系紊淆生卒葬無所據或遠希華胄妄祖其祖而昧所自出故不失之略則失之誣失誣者無祖而有祖失略者有祖而無祖其于傳信之義何居是皆祖之罪人譜所宜禁絕者也而胡氏譜覈而有本兩者之弊俱絕豈不善哉胡氏于臨安為望族代多冠蓋中葉閒貽蘭公之子出繼其舅程氏後子孫繁衍程氏亦為著姓是譜也合程氏之系世世稱伯叔兄弟焉嗚呼異姓相繼典禮所不許自春秋紀鄆之義不明世之以舅姑子相冒姓者自漢唐以後往往有之不可

得而變革今胡程氏合為一譜則雖不奪程氏之姓而世世子孫猶知吾祖宗固胡氏所自出瓜瓞之生厥有根本豈非亡于禮者之禮惟能善述人之事者乎吾于是益有感也晚世教化不興風俗日澆薄一父之子視若路人至從再從以下幾于秦越且或仇讐焉者族誼之衰于茲為甚而胡氏猶能聯其遠世異姓之親與為一體則其敦睦于本宗可知世之薄其同姓與夫棄宗譜而不修者其亦可以瞿然而有省也夫吾郡伯駱公于胡氏甥也謬謂予為文屬其譜序之子不敢辭而為序如此

休寧夏氏宗譜序

先儒有言曰古之氏族煩而知之反易今之氏族簡而知之反難非煩者之易知而簡者之難知也自氏族既分宗支即判人未有不知其祖者乃有恥其源流之不古名行無聞而好稽荒遠援前代賢喆以為榮附會牽綴而莫媿其非崇韜拜墓知遠稱漢自昔已然而況于今乎此遠而難知之弊也周禮錄小史之官所以繼

世次而辨昭穆至唐猶考天下之譜牒退新門進舊望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自唐而後紛更悖亂至于廢絕而不講于是賤而貴者恥言其先貧而富者不錄其祖甚至賤者貧者亦攀援同姓之富貴囂囂然以號于人曰余伯叔兄弟也嗚呼尚忍言哉此近而難知之弊也以予觀于夏氏宗譜則皆可以無此患矣按夏氏以大禹開祚傳少康會諸侯封子無餘于會稽奉禹祀此得姓之始歷傳八十五世有圖又按夏氏來休寧自唐歙州刺史元康公為初遷一世祖嗣後歷宋元明代有聞人所紀詳而信井而不亂其編年定次辨名著諱生卒配耦以迄祖功宗德或隱或仕莫不具書豈非遠近皆可知者乎夏翁達柯為元康公二十六代孫年七十有八矣目昏指瘳而編纂譜牒日夜不輟歷十數寒暑而成又喜為人稱道祖先事子歎慕不能自己宋王炎之敘譜曰善治資產者謹身節用不犯非法不為非禮以廣其衣食之源學而入仕者習詩書尚禮節近賢士遠小人以保其衣冠之緒

可知譜所重不徒以敘世次紀名稱可誇于後世惟勉為忠孝節義有光于前而垂訓于後斯足重耳今夏氏之功德昭然者按之具在達柯又能敦本力學以名節自鏤砥勿墜先人之休則豈獨無難知之歎為善于宗譜也哉

何氏族譜序

國有史家有譜然譜之體皆原本于史氏司馬遷作史記有年表有世家有列傳為譜者必先區以圖而後詳列其爵里諡號此即年表體也列其爵里諡號尤必及其德行功蹟俾始祖而下凡一祖所自出者子若孫瞭然可考此即世家體也德行功蹟不能一二言盡尤必為傳志以述之碑銘以記之此即列傳體也然則族譜雖一家之言非具史才者不易作於潛何公霜崖治江之五載績用告成朝議既擢其官公以為忠國者必孝于家因取家譜編輯之上自漢晉下迄本朝分支別派秩然可觀有史氏之長焉余于是重有感也儒者有志史學凡于年表世家列傳必詳究其

統系爵里生歿及遇功德可稱之事必歎羨之或著之文章意汲汲如不及顧乃于祖宗之統系爵里生歿若罔聞知碑銘志傳或目以爲無益之文棄置之未嘗寓目嗚呼何其貴疏而略親不于何氏有重媿哉古今族譜自眉山蘇氏而外不傳于後世者多然往往見之古人文序中其序傳而譜因以傳余拙于文知不足以傳公譜特爲言其合于史法者著之簡端云

傅氏家乘序

有姓非古也古者賜而有姓姓賜則立爲宗立爲宗則一宗之事莫不聽治夏商而後不待賜而莫不有姓夫古姓止百故別其姓爲宗其族簡而易核後世姓日繁不可復別不得不以一姓爲宗宗法廢而人多漠然于宗祊至一父之子視若塗人君子憂之創爲譜牒以維其窮譜學又廢傳訛襲僞莫可勝詰苟非有賢子孫起而整頓之推其遠始而覈其派別則仁人孝子之心何以自安乎按傅氏家乘得姓最古今通守公加意考核萃唐僕射公以來

之譜彙爲一刻先是尊大人都督公創建祖祠成卽議脩譜而未遑至通守公始成其志譜成走使屬余爲序予因是感譜祠之竝重也生事于庭死祭于寢或及父母或及大父母而止惟聚族之人拜于祠高曾祖考音容陟降儼然如有見焉則惟祠之功然祠之祭止于高曾祖考若譜則大宗小宗雖支分派析猶若同堂聚處譜之功較祠爲更夫今觀傅氏父作子述建祠脩譜交勉不遑仁人孝子之心何其至哉僕射二十世孫懿容作譜述云吾姓最著者無如說當年弼商之功炳然書冊其發迹之所乃在版築閒使子孫能爲說則何地非版築予嘗偉其言故凡譜之得傳于後者莫不恃有一二偉人開其先然其後每陵替衰微至于廢墜爲可深悼今都督通守相繼振起功名正未可量懿容之言以驗嗚呼無姓則姓重有姓則望姓重人亦貴自樹立寧獨傅氏子若孫哉

韓莊蔣氏族譜序

郡志載山亭鄉侯碑唐齊光義爲延州都督蔣挺撰宋紹聖間裔孫之奇重刻山亭地屬陽羨子姓蕃衍某公自陽羨徙居郡城其自郡城復徙青山之韓莊則天驥公始故天驥公爲韓莊始祖云鳴岐距天驥公二十九世毅然以脩譜爲任旣成問序于予予聞族者屬也有情義以相屬也周禮司徒掌地官之職有比閭族黨之制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莫不有情義以相屬是古或以聚處爲族而非必以一姓爲族也迨得姓而後有同異姓之分遂各以姓爲族而情義或反不如比閭族黨之相屬君子有憂焉于是立宗法以維之卿大夫之適子賢者世爵非有大罪者猶世食其采地實任收族之責而族人亦嚴事之死爲之制服至族屬之內冠娶必告練祥必赴有餘則納不足則給其禮爲甚隆而情義爲甚洽後世宗子或爲氓隸旣無以收卹其族人支庶間有賢勞官爵安能盡屈于宗子且或諛語起于家庭又何以聯其族人若手足臂指古法之不能無弊有由然也宋歐陽氏蘇氏族人各

自爲譜讀者油然生孝弟之心所以救宗法之窮豈不甚善說者猶以有小宗而無大宗爲憾蓋大宗廢則小宗無所恃以獨行也今觀蔣氏譜以山亭爲大宗韓莊爲小宗支分派別靡不井井不獨可觀其孝思且足爲法于天下後世鳴岐之功大矣予讀山亭侯碑見敘述蔣氏功德自漢以至于唐聲稱爛然或不事王莽以氣節著或居杜陵以孝著或爲大將軍以戰功著或兄弟以禮讓著或官御史以忠著或以良二千石著子孫能表揚其祖功宗德其孝猶小惟能法祖宗所爲使後人亦可稱道斯爲至孝耳詩曰厥初生民時惟姜嫄貴所生也又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貴自振也今蔣氏有賢子孫其亦可以興矣

吳卷石印譜序

篆與刻之不能並傳也久矣秦攻和氏璧篆者李斯而刻則孫壽魏梁鵠書受禪碑鍾繇刻之迄今三家書具在而刻已無有古人視篆刻非小技必以帚精而後工故工篆者不必刻工刻者不必

篆以絲之書實勝鵠而不敢兼今世率以刻爲利篆與刻皆若一人所優爲至古法盡亡而不計爲可歎也歙州吳卷石能作古篆先王六書賴以不墜而令子摹勒又能步趨古人父子授受各以耑而精夫篆亦難言矣自倉頡見鳥獸蹏迹之迹引伸觸類製爲文字謂之古文其別出者謂之古文奇字及太史籀著大篆略變古法而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則皆從古文其後諸侯去其籍言異聲字異形古意漸失秦并天下取而同之李斯趙高胡毋敬因籀大篆變爲小篆而識者猶議之今之人目不能窮古人之源委以意爲損益不特獲罪孔子左丘明亦且爲斯高毋敬之罪人宜爲卷石厭惡而不取也卷石萃生平所篆而令子刻者譜印記若干帙子愛而敘之嗟乎士不幸不見用于世其聰明才智無從發露不得已託于技藝之末以寫其無聊不平之感世人不

知遂徒以技藝之人目之如卷石者可勝道哉

重脩迎春鄉馬蹟山志序

班孟堅易八書爲十志而後世志因以名然以三國南北二史且不敢作志信乎志之難也國有史以紀一代之終始然事亦往往多略若志視史加詳矣志有省有郡有邑郡邑志視省爲詳若鄉有志則視郡邑尤詳然鄉志不嘗有鄉非不可志非其鄉不足志必無博雅之士生其間慨然以網羅散失爲任故鄉率無志也周官比閭族黨州鄉縣遂之制凡事物名數井然有序先王採之以觀風故曰觀鄉而知王道之易鄉之所係甚重而無如人之貴遠忽近從事者寡爲可歎也吾邑迎春鄉爲東南之一鄉兀立具區中山名馬蹟相傳秦始皇東遊神馬踐石成迹故名事無考馬蹟之東曰夫西曰椒史載夫差敗越卽其地山之得名已久而有志則自明嘉靖間山人錢西青先生始志卷帙無幾凡山川貢賦人物風俗災變之屬皆備距今已一百六十餘年而一百六十餘年之事漸致湮沒予慮無以徵信于後世十年來加意採探于古蹟前賢忠孝節烈力表暴之近又得徐君午義續志彙一編爲之整

齊其文正其聞見之未確刪詩文不足觀者成志若干卷昔孔子考夏商之禮慨歎文獻之不足苟非錢徐兩君子予亦何所藉而薈萃之哉江淹云脩史之難無出于志柳子厚自序其文曰本之太史以著其潔太史之最潔在天官八書予文媿鄙何足當其任而揆之北閭鄉遂之制生是鄉者實不敢辭然亦不過述舊聞事紀載非敢自附作者儻今日任採風之責者錄之以為史助謂僅鄉里之志云乎哉

三吳總志序

司馬遷作吳世家謂吳自闔閭始通中國予嘗咎其失言吳越當楚東南去中原稍遠然衣冠文字未嘗與中國異唐虞以來東南久為文明之區禹朝諸侯于會稽舜南巡狩至于蒼梧之野自古已通朝聘周泰伯仲雍亡適吳吳人樂其德而歸之是知好德莫如吳言游為聖門高弟子季札來聘熟諳先代典故閱覽辯博賢于子產叔向諸人是文獻莫如吳禹貢五服東西南北各五千

里舜葬蒼梧禹葬會稽皆在五服內殷周盛時不滅虞夏惟幽厲中衰或數十年不朝而友邦聘問往來如故也儻自洪荒未通中國若所謂斷髮文身鳥語獸舌則舜禹何以往泰伯季札言游何以稱世儒耳食遷史之言重誣吾吳蓋千百年于茲矣三吳向無總志予家居無事偶檢數郡志薈萃成若干卷凡山川人物風土文章之屬舊志已載者斟酌去留五六十年來所未及載者以故老見聞益之卷帙繁多不能刻板行世命善書者鈔錄裝潢以備觀覽嗚呼無論通都大邑即遼壤深莽之間一二人與一二事足傳者必賴鄉里後生表章之而後見至時移事改一旦震赫諠詫播為奇聞終得不沒于後世豈非志之所繫為甚大乎三吳山川之秀麗物產之多縉紳先生冠帶衣履之盛甲于天下因憾上古之世何以渺然無聞以致作史者之缺略不知上古之事六經所載亦已寡矣何況其他司馬遷信稱良史而班固已譏之曰是非謬于聖人子故斷闕始通中國之謬而吾吳之為吳亦可由今

遯昔遙揣而得之也矣

感應篇序

感應篇道家言多鬼神之說吾儒不樂道顧嘗伏而思之其教雖不同其理亦多與吾儒有合吾儒道其常感應窮其變吾儒言義理而吉凶在其中感應言吉凶而義理亦在人日與言義理或以為迂而厭棄之若神以鬼神之說莫不勃勃然動及得其吉凶之故必更瞿然有會曰鬼神非荒忽誕怪之所為皆有義理存其間即爭趨于鬼神而無病然則謂吉凶善惡之言始于老氏非也易曰積善有餘慶書曰作善降祥又曰惠迪吉聖人見善者之必吉惡者之必凶汲汲然如已焚已溺思有以救其惡而引之于善故曰吉凶與民同患世之人不能體聖人救世之意相率而趨于善聖人惘然慮之不得已亦偶一言鬼神孔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孔子之言鬼神其理微欲人存誠于不見聞感應之言鬼神其理淺雜以功利禍福之見駁而不醇然

其所以救世之意則與聖人一也先中丞宦楚時刻其書流傳于世板畱沅署吾郡見者絕少玉璫較訂重梓以廣先人之志先中丞自敘曰予自為諸生迄今通籍數十年仕途升沈順逆閱歷凡幾總惟至誠一念期無愧屋漏而趨吉避凶有莫知其所以然之故璫嘗三復斯言歎先中丞不一述鬼神荒怪必本孔子之言誠以為教誠于小子敢不思所以自勉篇中故有靈驗記述古來吉凶善惡之報不爽于刪其善者什之七惡則莫不具載且或以近日之見聞益之蓋以善者可以感人而惡則使知所畏憚知畏憚必不敢為惡能事事不為惡即不必求善而自無不善昔孔子作春秋記災異不記事應以為事應或有不合將君子以為偶然而怠于為善予亦稍得其遺意而已矣

識字錄序

識字錄予編葺以課童子取韓昌黎讀書先識字語也予見今之俗學末師教子弟率以取科第為急經書讀未竟輒課作文文稍

成篇輒命應試父兄之望遂由此而奢至于字學則絕口不談或
湖方言或狃偏旁一字或止識一二聲或止得一二講解再叩之
茫然無以對毋論于先王六書寔失以此應試亦往往多誤于是
歎昌黎之言為有當也字學自程邈增減大篆謂之隸書庾肩吾
曰卽今時正書然猶帶分隸遺法自漢梁鵠毛弘師弟相承專工
楷法去古漸遠晉楊肇李式諸王兼隸楷行草任意損益而法亡
矣古人于字學最重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漢
制太史試學童能作書九千字以上得補為郎又以六體課最得
為尚書令史吏民上書或不正則劾之唐取士有明字科學館生
往學書日紙一幅古人于字學如此今乃委之俗學末師承譌襲
謬而父兄之教又忽焉視之然則予以去古憾晉人而晉人猶得
為法書所宗若今日者何可勝歎哉予才識寡昧何能訂正古人
之書竊觀許氏說文沈約禮部韻二書以為字之形聲庶乎可據
而沈約妄以吳音欲一天下之音議者極言其非在當時束于功

令至後世學者猶拘忌而莫之變豈不可怪明宋濂一洗沈韻之
陋復採三衢毛氏昭武黃氏等說訂為正韻天下于是乎同文字
按說文正韻所載刪其繁復去其奇異撮最切于用者得若干字
以便後生之習學或曰古韻字凡八萬八百有奇沈約止收九千
五百餘字世傳僅八千八百字洪武正韻增至一萬二千六百八
十一字今子雖稍廣于沈而于正韻多略奈何予曰噫苟能習此
自小子以至成人終身用之不盡若惟多是驚則世傳字彙篇海
諸書具在是錄也存而不論而可哉

序二十二

募建皮場廟大殿序

吳山之有皮場廟自宋建炎南渡始按神張姓諱森湯陰人漢時
為洛東皮場鎮吏鎮集北地皮鞞為市鬱蒸成毒蝎螫殺人以萬
計地故有神農氏廟神事惟謹朝夕禱神農氏冀免其禍又募壯
士二十四人採藥遂除蝎毒神沒土人祀之黃巾寇相州土人禱

神夢授方略破賊獻帝賜號皮場云宋南渡神像入杭州祀吳山
至理宗命剏廟咸淳中壽和聖福太后出帑金脩葺自是迄元明
遞圯遞葺康熙癸卯袁方伯復葺之至辛亥火到于今未有過瓦
礫而問之者道士朱重遠慨然思復舊觀會予婦翁許侍御青嶼
先生假寓其間予亦適遊武林時得過從因請文于予予惟神之
宜祀有五記云有功德于民則祀之神為鎮吏即惻然為民請命
採藥殺毒壯往而有功其功德孰大于一宜祀古人以醫卜農
圃為技之小不列六藝中不知醫寄人生死神農味草木作方書
以療民疾黃帝命岐伯作內經雷公究脈息皆大聖人神聖開天
利濟萬世豈得目為小技神知醫能辨藥物二宜祀士君子生忠
人國歿為明神其靈爽所憑不與形俱盡古來史冊所載陰兵兆
夢雖近荒怪亦往往藉以成大功神授夢破賊三宜祀宋南渡諸
臣鮮有以君國為念有一岳忠武卒死奸人之手神既歿猶不忘
人國苟生宋何難與忠武並舉大功屹然廟祀俾有宋諸臣過者

因敬生愧而作後人忠孝之思四宜祀至人精靈洋溢宇宙不以
廟食有無為生滅然非崇峻其棟宇壯其衣冠使禋祀不絕于時
則無以彰神功而答神貺五宜祀嗚呼神之功德如此乃數歲以
來棖梅不治使風雨侵而雀鼠窺見者何以自安予愧囊無長物
不能率先以勸斷然徒託空言必有起而笑余者雖然司馬遷
不為扁鵲諸人立傳後世孰知其人之本末史既失考且廟祀
未徧于天下儻予文得廣為流傳使天下後世見者皆聞風慕義
崇祀立祠則不徒于一方之胥蠻一時之修復為有助也矣

陸蓋思梅花圖序

予僑寓西湖月餘日偕老僧訪昔人遺迹過斷橋而西見桑柘園
數畝僧曰此梅花嶼也為林處士故居徘徊久之因慨嶼以梅名
而今無一梅矣至孤山拜處士墓墓有梅五六株皆後人所植
非故物也處士所好惟梅賦詩尤好詠梅至今詠梅詩最著故梅
藉處士詩以傳今雖煙荒草蔓無復舊觀而過之者猶必追思往

昔稱道不衰桑枝柘影之間尚若有梅存焉者雖不幸而猶幸也
吾友陸蓋思與處士有同好擇舍旁隙地種梅百十株客至相與
飲酒其下陸氏之梅行與處士並不朽而蓋思猶恐梅之無傳命
友作爲圖梅旁繪以已像自爲詩紀之蓋思之汲汲于此豈徒爲
梅也與哉夫天下產梅之地何可勝計不遇則冷落于山巔水涯
遇則爲名流騷士所愛玩遇不遇有殊而梅自若嗟乎人之一身
自少而壯而老富貴貧賤之得失數會禍福倚伏無端恆不能自
必而聽之于天此何異梅之遇不遇不能自必皆聽之于人乎士
君子往往意有所鬱結不能達則必比物連類稱小以喻大昔之
梅遇處士今之梅遇蓋思故二君流連景物溢爲詠歌雖寄託有
殊而興感則一一若二君反藉梅以傳其詩然則梅于二君亦無
負矣圖成同人皆題詩其上屬予言弁其首畫梅者惲君正叔紀
容者謝君文侯
節略初編序

甚哉女德之難也庶于嫡尤難小星之詩可謂賢矣猶援命自制
不能無憾于詞二南盛世且然況乎後世兩漢而下如夫人最著
者莫如雷姬姬生子六人而恬洽大有名洽復生珣珉王氏以雷
昌周安東過汝南李氏其女絡秀聞外有貴客與婢殺羊豕作數
十人食不聞人聲安東密視之求爲貳室遂生伯仁兄弟然王導
柄國世有雷尚書之目既非婦道所宜而絡秀亦無他行事表見
予近交長樂伯騶兄弟年二十四不幸先生死當承訣時卽嚙指出血
副室生伯騶兄弟年二十四不幸先生死當承訣時卽嚙指出血
欲徇身以託孤故毀容苟活負土葬兩喪卻強鄰復祭典脫金縉
贖先人藏書數十萬卷以教二子成立苦節三十餘載而終伯騶
幼有詩名既長車轍半天下所至輒有詩去歲來吾毗陵與予多
所唱酬其詩能一發乎性情爲海內所推重嗟乎人之樹立難矣
有賢祖父未必卽有賢子孫張良而有辟疆劉向而有歆蘇過爲
軾子嘗父事梁師成朱浚爲熹孫附賈似道而不知恥此其人頗

覆家聲殆盡諸君豈不能教子孫而不能必子孫于其後豈非人不自樹立雖有賢祖父無益而又何有于母教哉伯騶幼失怙未嘗親承祖父之訓獨秉者母教耳卒能自立以成其名可不謂難焉數年前家昌基孝廉自閩來攜所著詩古文屬予評選酒酣耳熱嘗述伯騶之名并悉其先世簡齋學士與林子羽高廷禮輩鼓吹休明開一代風雅之始伯騶爲學士孫子歎閩詩之始盛而今繼以盛者不于吾陳氏重有賴哉伯騶謬以予爲文出節略編乞序因略述伯騶爲人使天下知母夫人生令子如玉有恬洽周有伯仁若其節烈可稱行事卓越則又于雷李遠過之也

葉子容痘學真傳序

嘗慨今世醫者第以人病試藥未嘗以藥治病予身驗之每發三歎成人血氣定能以病所由告醫藥卽小誤猶或可救若嬰兒血氣未定不能言小誤立弊矣凡病必始饑飽色慾思慮醫不外此數端求之而嬰兒則無一焉故治愈難老子曰赤子體弱骨柔而

握固不知牝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嗑不嘔和之至也物負氣之初固足以生弱柔亦足以病往往而然若痘則發乎自然并非論于此黃庭經曰上有關元下有命門痘自關元命門而出是爲氣稟而不可爲病病可治而氣稟不可治在有以順之而已症險雖藥無功非險不藥亦愈然父母之愛其子險固求之醫不險亦求之醫醫苟不能辨則藥必雜施反因以致死者比比故昔人謂痘死非死痘死醫嗟乎可哀矣越人對魏文侯曰長兄視色故名不出家仲兄視毫毛故名不出門巨鍼人血脈故名聞諸侯顧修遠嘗語予云吾有幼子未痘葉子偶診其脈曰某日痘當發及期果然然則葉子且能辨于未痘之先又何論險與非險殆所爲鍼人血脈者邪葉子恐已之學無傳以平日所試方藥薈萃成書凡于臟腑經絡傳變寒熱盈虛之故如燭之照而數之計焉或曰上古醫書未甚著人率壽考今諸家書不可勝計何以夭殤橫死者恆多予曰噫何能明其所以然要觀于葉子書則不能禁

其不傳也

蘭陵政牘序

古者諸侯之國不過百里準以後世大縣則令固大諸侯也上而為郡守秩雖亞于方伯然統率數百里諸侯以事其上為一方之尊任綦重矣漢唐以來言親民之吏天下治亂所由關者必先守令而守又所以帥先乎令者也是故督撫藩臬之官于民尊而不親縣令于民親而不尊達上下之情而兼尊親之勢者舍郡守誰屬哉毗陵為三吳大郡人文蔚興天下稱望國然地衝而民貧比年以來水旱相仍農多失業雖舟車絡繹而非百貨之所萃賈術之利不足以操贏以故獨傲于他郡前之賢者加意撫恤而凋瘵尚未能起也而朝廷軫念東南特命我紀公為之守公下車之日延見士大夫與鄉老善人詢四境之利弊于前之利之興而未盡興者興之前之弊之除而未盡除者除之境內頌神明焉且吾聞公之在滇南也以清正仁敏率其僚屬為大吏所敬信凡兩司職

官公無不攝而歷功名大著于荒徼既以奉裁休閒諸同事者莫不引領跂足以待監司之補而公獨俯而就郡夫樂高而喜上者固凡人之情也而賢者則否賢者之志上在于忠君而下在利民苟能承流宣化使百姓實被其澤則爵秩之崇卑祿奉之厚薄固有不足計者公之俯而就此豈非志在親民灼然有見于古郡守之重而欲以一身任尊親之責者乎公為政之二年謂予曰吾俯而就郡之意朝野知之矣吾所以親民之實朝野未盡知也取平日與民注措者刊為書可乎閱一月既成名曰蘭陵政牘屬予序予見近代以來為治者務以聲譽相高眾用目則飾色眾用耳則飾聲及考其次第猷為往往無可表見為君子所不與茲按公所為書大較本之以慈惠先之以教化而繼之以勸懲故施之一邑則一邑治施之一郡則一郡治天下士大夫咸知誦法公則天下無不治漢郡守多入為三公而必以治蹟為殿最此書其左券乎予忝列仕版其敬佩公之說以為章程矣

華螿侯印譜序

古無印譜有之自宋宣和始然宣和譜不傳其後王厚之王球趙孟頫吾衍楊遵葉景修諸人各有譜然皆屬摹本古意漸失迨沈潤卿始以前人所摹及所未摹者作刻譜傳世雖較摹本差備而朱白雜然難辨古意益失矣予嘗思天地間物之最古者莫如六經此外惟鼎彝款識秦漢碑版印章爲近古後之人尚得于此見古人典刑以悟其心法之所在然昔人于印章已稱繆篆謂其不根六書以增減字畫巧布置爲工是物之近古者猶有不古之歎況乎承譌襲僞如江河之流愈趨而愈下哉昔與周櫟園先生論印章一道以爲唐宋元皆無足取至明有文三橋可直接漢人猶議其未盡脫宋元習氣若何也臣亦未免太涉擬議故漳海黃子環沈鶴生作爲款識錄矯之而今之論者又訾警漳海紛紜聚訟繆而益繆莫可如何矣予十四五歲時曾一識丘令和十餘年來得交程穆倩令和爲予刻數石大類漢人穆倩離奇錯落不可名

狀及識梁溪華螿侯知能遠法三橋而于令和則如漢人之守師說而不變雖然語不云乎智過乎師乃能如師螿侯試思令和之何以不繆乎古人并思古人何以猶未免乎繆毅然釐定自成一豈惟駕三橋令而上且補秦漢人所未及豈不快哉豈不快哉嘗按楊遵譜稱極盛上海顧氏益廣之然其閒金銀玉石瑪瑙塗金錯銀之屬人各以能著螿侯則萃而出于一手又非摹本木刻之可比故其譜足重于前人予樂爲之序如此

募修府學橋序

吾郡學左右皆有橋其右半圯予以修築語學博某君不應因爲募文以告同志而適聞近事有可爲勸者書焉予同年儲檢討玉依嘗言分較庚戌闈時首得一卷呈總裁已中式二三場遲久不得惋惜置之榜將發玉依偶檢敗籠則前卷二三場具在異之而總裁忽招玉依曰君取卷中某卷已斥去宜易玉依急出前卷且告之故總裁亦歎異則繁昌魏君康生也先是繁昌郭有橋僧康

生者募修三載工不訖燒一指自誓魏君大父捐金以成僧曰再世當生汝家為子及產魏君時君大父見僧排闥入因以僧名名魏君君嘗出手掌示人曰某亦缺一指金陵桃葉渡義民某更為橋以利涉者壬子秋有云橋邇學宮不利形家故金陵人多不第蔡氏三兄弟倡議急毀之義民痛哭赴水死及蔡入闈試血斑斑卷中不知所至兄弟皆然嗚呼毀橋冀得科第而卒不可得捐金者無孫得孫且得科第橋之為靈如此哉夫果報之說近于浮屠氏以其多偽託士君子勿道若此則子親得見聞非偽託者比嗟乎先王立學本欲人明道以幾于聖賢今人第以為科第所自出逐末忘本躁競之心生故子亦即以科第之說勸之東郭天寧寺殿近不戒火國之人徬徨若有所失議修復費約千萬金人不以其多沮一橋之費不過數十金而猶以為難尚得為知輕重大小者哉

學文堂文集卷六

學文堂文集卷七

夫椒山人陳玉璠賡明

記一

七十二峯記

震澤一名具區又名五湖吳越人稱之則惟曰太湖廣三萬六千頃其中山之可紀者七十有二而皆以峯名馬蹟者相傳秦始皇帝登此厭勝神馬踐石成迹因得名事雖無考然其迹猶有存者馬蹟之東曰夫西曰椒史稱吳王敗越者是又西曰魚息磯又東曰錢堆曰米貯曰小磯獨山與錫山似連而斷舟行適在其間望之有如二鳧宿者東鴨西鴨自獨山而稍南者大墮小墮與夫椒相對差小者小椒杜圻此十三峯者高不數仞以浮于湖水之面皆得名峯張勃吳錄云五湖周五百里即所云范蠡乘舟出五湖也五湖一曰菱二曰莫三曰遊四曰貢五曰胥五湖之中惟貢有山二而山即以名曰大貢小貢與馬蹟遙峙而可見者東西兩洞庭為七十二峯之冠西洞庭邨居棊布人善種植花果果熟易米

自給當三春花發上下如錯繡角里先生者曾居此至今有山呼
角頭遊人過之皆低徊不忍去東洞庭與西洞庭竝立距湖十里
許明文恪王公鑿家焉其餘無足稱者西洞庭之東有龜有禹期
龜與洞庭接趾獨禹期索不可得俗有呼塌者立禹廟意其是乎
北若橫若陰若葉余若長沙若衝若漫數峯高亦不數仞而亦以
峯名更北則有若五星聚者曰五石浮曰茆浮曰思夫有若兩鳥
鼓翼飛而且止者曰南鳥曰北鳥有兩山南北對而不可見見即
有大風迅雷疾作者曰大雷曰小雷有出沒橫山之東者曰干曰
紹曰曠浮有傳夫差置男女二獄于其地者曰東獄曰西獄有若
橫琴彈者曰琴又有傳夫差設粥餉囚處者曰粥有產竹者曰大
竹曰小竹有若物浮水面拾之可得者曰長浮曰癩頭浮曰殿前
浮有若龜者曰龜有若杵者曰杵有若二女娟好相對立者曰謝
姑有若柱者曰玉柱稍卻為金庭為咳為歷耳為筆格皆首銳而
末岐者稍卻又為石蛇石公石蛇一若熊羆驤首視一若老人拄

杖行一若駝馬倒飲于湖者稍卻又為鼉為小鼉若與龜龜對面
以類聚者稍卻又為青若螺者稍卻又為驚藍若隱現于二鼉之
間者凡四十有二峯馬蹟兩洞庭而外其餘諸峯皆少人居獨西
洞庭之橫陰葉余長沙衝漫六峯與東洞庭之西南山武餘厥澤
三山五峯有居人數十家或百家少或數家雞犬之聲隱隱達于
洞庭此外諸峯又為荒煙蔓草人迹不經之地者為箭為三舍浮
為苾浮為白浮為箬帽為貓鼠為石碑凡十有二峯丙午春予從
馬蹟放艇湖閒七十二峯之過吾目者歷歷皆可數從故老悉其
名因援筆為記

王文恪公記略卓絕千古後人不必更作第文恪所述山名地
勢多有訛者予往還湖中月餘以所目觀詢之故老人人無異
詞因復為此記不復顧黃鶴樓笑人也自記

北固山圖記

北固山圖明布衣沈石田作也山川秀媚之狀及亭池臺榭遊觀

士女悉淹細可愛予少時嘗攜此圖登山而望四時之景歷歷如畫未嘗不歎工且肖也南徐古用武之地自吳主建都下至宋元當時壯士健馬劔槊相摩幾無有虛日至明天下晏安已久人民樂業而布衣適當最盛時故得怡情翰墨一寫其風俗山川之美越皇清受命南徐獨頓首效順又無爭戰之擾富完休養不殊明盛按之此圖未相懸絕戊亥開海艘突犯邑屋燒燔幾盡所云北固者雖山水依然而其為亭池臺榭及遊觀士女杳無復觀予未知前代用武時亦復何如儻以今日合之此圖予反咎其不肖矣嗟乎豈布衣所及料哉昔周顛宴新亭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予歎山河無異風景已殊一圖而盛衰係之可不悲與家藏古銅器記

藏古銅器凡二十有一考鼎之制圓象陽方象陰黃耳象才之中金鉉象才之斷象饗饗以戒其貪象雖以寓其智象雲雷象夔龍以著其變意甚遠也相傳商鼎二十有六周鼎八十有一漢鼎十

有八其有隱饗饗間以夔龍或作細乳者則亞虎父丁鼎文王鼎王伯鼎也藏文王鼎一王伯鼎一三代盛時凡酌獻裸將通用于人神之際是以尊彝彝相先後而行彝用以裸既裸則已尊用以飲飲則必有繼繼資諸彝詩所云餅之馨矣維彝之恥也尊有六周設官以司之辨其用與其實故有謂之獻謂之象謂之著與壺與泰與山名各不同用亦相別藏泰一著一山一彝必有舟舟者若舟之載而彝居其上蓋相須也以酌以裸莫不挹諸中而注之耳三代無考祇漢世傳一舟藏一亩之為器中尊也成王錫周公秬鬯二亩平王命文侯亦錫秬鬯一亩秬者取一稔二米和氣所生鬯所以達芬香于外故亩之為中者惟其備天地中和之氣以錫有功賚有德使不失中和之道也藏一周制烝嘗饋獻凡用兩壺次于尊彝用于門內然壺雖一而方圓異用示為臣者有直方之義故用方示為士者以順命為宜故用圓也爵者雀也下順而上逆也俛而啄仰而四顧其慮患也深今觀爵制前若喙後若尾

足修而銳形若戈兩柱爲耳禮圖作雀形是也義可通也詩賓之
初筵曰賓既醉止載號載呶其終也至由醉之言俾出童殺知酒
能敗常先王于是制罍罍戒也戒有常也又曰側弁之俄屢舞傴
傴繼之曰醉而不出是爲伐德知酒又能敗德敗德者孤先王制
觚以儆其孤危不見禮經莊周曰危言日出以其言猶危之用反
復無窮也舉危者可以警也藏罍壺一爵二罍觚各一卮一醢人
掌四豆之賓祭祀供薦羞士昏禮設六豆于房中故豆之爲用也
大天子之豆二十有六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
七尚德也鄉老六十者三七十者四八十者五九十者六尚齒也
予向有三二失今藏一說文曰盃者調味之器王安石亦謂和如
禾故和藏一黃帝液金作神物鑑所自始也後世制日多或中虛
謂之夾鑑或形蛻而以龍螭蟠其上或以鳳飾或爲海獸天馬羽
毛鱗甲葡萄嘉禾合璧比目連理之屬或鍾乳或花如菱至背銘
或作四字七字或識姓名或紀年或以辟邪作十六符篆子所藏

不一最古者海獸天馬銘之最古則四字一識姓名一紀年一符

篆一

泰山出雲記

丁未夏乘月望泰山時天色欲曙忽而雲起忽而起漸高忽而與
天接若天之墮于山者忽而下布山之半忽而下未已漸至足山
之存者如環堵忽而復起山之半忽而止忽而又起至頂而定如
是者有頃已而定者稍動已而山恍惚若移已而見石若將崩未
崩已而樹數行出已而丹甍碧殿如雪之乍消狼籍其上已而作
雨勢已而散被林木纍纍若白衣之挂于枝已而朝霞相與盪摩
已而日出已而山之人行者鳥之翔者宿者牛羊之騎者秣者驟
者皆可見陳子乃歌曰雲隱見兮山有無山靈兮叫呼我欲乘之
而去兮其誰與徒

啞橋記

茗城內多巨津人尤稱月河爲甚予買舟遊道場山出東水關一

望而瀾漫浩淼者月河是也跨河有橋舟人瞋目驚顧曰凡舟之人慎勿語予怪問之搖手不應既過曰此啞橋也凡過此而語者勿利予因思言者人之有功于天下者也使一以禍福之事橫于前而緘默以處此則凡宵小之立于朝異端曲學之橫行于世皆不得一二君子辨其是非斥其邪佞天下事尚忍言哉請以告于橋之神曰凡舟人之過此其言而當于理者勿罪則因見知畏因畏知慎橋之為功亦大矣哉雖然古今人以言獲戾者比比皆是此孔子金人之銘所以作而魯論亦曰古者言之不出苟天下之人時若有禍福之事橫于前非所當言則緘默以處此亦可為明哲保身者也即未始非命橋意也于是乎記

農具記

農之為具不一而負牛之具曰犁犁利也利發土絕草根也山海經曰后稷之孫叔均始教牛耕陸龜蒙耒耜經云耒耜通謂之犁易稱神農氏斲木為耜揉木為耒也其制有冶金而為之者曰犁

鏡曰犁壁斲木而為之者曰底曰壓鏡曰策額曰箭曰轅曰梢曰犁評曰建曰槃如是而犁之事畢服牛之具曰軛曲木竅其兩旁通貫耕索下繫以控牛項潘岳籍田賦慈犝服于縹軛是也驅牛之具曰鞭紉麻合鞭鞭有鳴鞘人以聲相之警牛行也衣牛之具曰衣牛才牧養中毛最疏畏寒每月編織穴麻衣之如裋褐所云牛衣也漢王章嘗臥牛衣中晉劉實曰誦手繩賣牛衣以自給知牛衣之制最近古也如是而牛之事畢耕田之器則有若耜以耜也有若鑿主誅也爾雅則謂之鍤也有若耒顏師古曰鍤也有若鋒古農法云鋒地宜深鋒苗宜淺以其柄如耒首如刃故名也有若搭農家不能盡有牛耕嘗數家為朋工力相易日可劓地數畝以其齒劓土如相荅故名也有若田盪均泥器也使和水土凹凸相平也又鐵齒兩行列盪去草根也計插秧之始一月之內凡三盪越數日曰頭盪越十日曰二盪又越十餘日曰三盪也有若長鏡後偃而曲上橫木如拐兩手按之捩柄以起墪杜少陵歌長

鑿長鑿白木柄是也有若錢詩曰序乃錢鑄錢與鏹同體而異名
也有若鑄詩又曰其鑄斯趙以鑄茶鑄迫也迫去地草也考工
記凡器皆有國工獨無鑄非無鑄也夫人而能為鑄不必國工也
有若耨制與鑄略同易繫曰耨耨之利以教天下是也有若耨鉏
制又與耨略同賈誼云秦人借父耨鉏是也如是而耕之事畢灌
田之器則有若桶箍木為之糞其田也有若杓亦箍木如孟置之
柄首佐桶為用也有若瓦竇置墻堰中放水使入亦使出也有若
筐若籃郭璞云一器也所以實灰土使肥田也如是而灌之事畢
藏種之器則有若蓀若蕒魯論丈人以杖荷蓀又荷蕒而過孔氏
之門器之從草者也有若種簞形如甕用貯穀種度之風處不致
鬱浥器之從竹者也有若穀盅編竹作圍長短無定入穀中以通
氣亦器之從竹者也有若畚晉王猛少貧賤嘗鬻畚此也南方以
蒲竹為之北方以荆柳為之也有若稻包種之將布必先浸之水
際三日以俟其萌而以草束為裹俗呼稻包無定制也如是而藏

種之器畢布種之器則有若瓠種窳瓠貯種穿兩首以木篔為貫
瀉種子耕犁隨掩過覆土深則雖暴雨不至槌槌也有若秧馬榆
棘為腹楸梧為首昂其首尾以便兩髀較之偃偻而作者勞佚殊
也有若耨馬似籃而長兩端攀以竹系實跨閒餘裳斂之于內使
不礙苗竹也有若臂篝狀同魚笱穿臂于內舂衣袖便插苗也有
若簣雨具也有若笠避雨亦蔽日也二者自耕而穫皆相需而布
種尤急也如是而布種之器畢收穫之器則有若推鎌形如偃月
作兩股短又架以橫木兩首穿小輪中嵌鎌刃前向以斷禾莖也
有若笕構竹木如屋木悉倒控其穗久雨之際比積塚為有功也
有若喬并竹長短相等每三為數架田中控禾把以風沮溼也有
若杓平木為之平土壤之聚穀便曝日也有若竹杷如童子聚薪
之物亦以攤穀也有若曬槃形廣而圓邊緣微起下繫竹二兩端
俱出利扛移攤布也有若攢簞攢抖擻也簞承所遺稻也置木石
之物于簞舉稻把攢之子粒隨落也有若稻牀制如鞍而大足前

昂後低以竹爲界而中空之亦攢稻落子粒也有若搭爪如刀環以攢草禾之束或積或擲速于手挈也有若杈木幹鐵首二其股利如戈戟籍取禾穗也有若箒掃遺穗也有若擔負禾具也有若鉤禾旣成捆鉤而負之也有若連枷用木條四以生革編之又或獨挺皆于柄首造環軸舉而轉之以撲禾也有若風車如馬牛躡立中置轆轤圓轉受風背立方斗如圍而畱一竇以米穀入之旁銳其口使出糠粃則在後焉溼可使乾雜可使淨也有若銓若艾詩曰奄觀銓艾釋云穫禾短鎌也有若斗若斛以量穀知多寡也有斛盪制如尺量穀使平也如是而收穫之器畢作場之器則有若礮礮或木或石刊木括之中受箕軸利旋轉以碾捍場圃也有若平板長廣相稱兩耳繫索摩土使平也有若捶沈重之木數尺刳項爲鈕以執手兩人共舉聲相呼答用築田岸使堅或用築場也有若耨呂氏春秋曰耨也摩田亦擊壤也如是而作場之器畢屏水之器則有若桔槔長木爲箱三面如牆堵仰而缺置小板數

十如斗而以木貫之加索水閒以架相承岸橫輓軸二寸木制如椎者犬牙錯然其上立橫木眾俯之以足踐椎首尾旋轉如游龍引水上田也有若水車桔槔置之近水旁用篾篷如風帆者五六相爲牽絆使乘風引水也有若牛車制如前第以牛引之省人力也如是而屏水之器畢治穀之器則有若臼杵臼也有若碓臼之變也廣雅云曰碓下力切碓也有若碾制如礮礮碾穀出米也有若篩籜比簾疏而深上有長係可挂以篩穀也有若磨排竹爲齒外實以土下架木爲牀以磨穀出米俗呼礮或曰龍也有若竹揚杵剡木爲首謂之木杵可揅穀物又或以竹爲之卽云颺籃也有若箕簸揚米去糠也莊子曰箕之簸物去粗留精是也如是而治穀之器畢子廬墓旁課奴子耕田見農具凡若干詢之老農又考之古昔所稱圖畫所載有合有不合有名異而實同有名實俱異而所用亦殊者因爲文記之使知所考云

重修家節愍公忠節祠碑記

清興以來詔天下凡明朝死難諸臣之祀于鄉者仍與致祭于是
常州陳少保節愍公祠春秋二祭得至今不廢公仕永樂朝值交
阯黎利構逆朝廷興師問罪命公將兵三萬以佐總戎未幾就俘
交阯以平踰年餘寇復亂仍命公佐英國公張輔討之擒渠魁簡
定以歸踰年復命公往撫不一載蠻俗大變公遂還京上嘉其功
擢兵部尚書踰年復命公以兵部尚書兼交阯布按二使司事鎮
其地會宦者馬騏暴斂其民黎利復叛公復佐成山侯王通率師
進剿屢陳方略謂宜駐兵石室以觀賊勢通不可倉卒迎敵與戰
不利通走公獨躍馬突入賊陣身被數創無怖色力戰墜馬賊執
之公瞋目叱曰吾受朝廷厚恩報國正在今日豈肯偷生忍恥復
持戈殺數賊自絕吭以死宣宗聞之製文諭祭諡公節愍先是公
無專祀祀公邑之鄉賢祠嘉靖六年南畿巡撫陳公鳳梧疏請允
之賜額忠節郡守奉詔得社學廢址立祠吳季子文信國二祠之
旁以祀公嗚呼當日賜諡立祠之意暨我朝崇祀之心豈非欲

褒有功之臣使人觀感奮興以忠孝相砥礪故今日朝廷聲教
所及滇黔次第削平而交阯畏威懷德稱臣奉貢不懈孰非諸臣
以忠孝相砥礪卒能建威消萌至是哉公兄弟三人伯浚累徵不
仕賜號真趣居士仲濟仕春坊贊善贊善公附公祠左室以祭年
代久遠棟楹撓折玉璫謀族人之稍有方者共出貲修葺之非欲
侈觀不敢使國家盛典或至傾圮而湮沒工既訖功族人命玉璫
記之以永其傳嗟乎凡我族人至今日猶得握拜于茲隨有司之
後春秋致祭弗諼非以我公之遺烈赫赫天壤豈遂能沐聖代
優崇之盛典而可或忘乎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凡我族人思
所以毋負我公以忠孝相砥礪世世寧敢斃哉信不可以不記時
康熙五年八月某日

普同塔記

浮屠氏所爲吾儒所不樂稱然其行事苟有類于吾儒者未嘗不
急稱之以引之于道昔先王之時遇饑饉疾疫有荒政以聚民其

不幸死而暴露又有掩骼埋胔之令自先王之令不行于是士君子好義者設為義塚以瘞埋猶不失古之遺意此吾儒之教所以可貴也立墓山有普同塔者其僧聚無主之骨焚而藏之歲以為常四方聞風斂其骨至者屬路不絕嗚呼其在吾儒今日非即義塚之意邪苟當先王之時則如奉掩骼埋胔之令而為之何可以浮屠少之也夫浮屠之未甚絕于吾儒者皆欲引之使進于道向使遇可引之事略焉而不之稱使鼓舞踴躍孜孜焉日勉為善亦何賴有吾儒乎孟子曰楊子為我是無君也墨子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其所以詞之嚴而拒之切者以其亂聖人之道也今觀普同塔之舉不惟不亂聖人之道且若法聖人之意為之惜乎孟子未之見也苟見焉亦未必拒之如是矣或曰古者先王之訓葬則旌之以銘旌別也銘名也所以名其骸示不可混也今浮屠氏所為雜然而處莫辨一坎之內其重違先王之訓也實甚不知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若以浮屠氏雜然一坎為非未聞先

王掩骼埋胔之令與旌銘之訓竝行也予非樂以崇浮屠亦幸吾儒之教將及于浮屠使由此而漸變所為將拭目以觀其成也是為記

報國寺松記

報國寺有松十數株皆千餘年物一株東向圍可數人抱高十丈餘偃蓋一二畝時作驚濤聲一株亦東向耦立本稍亞然形略相似一株夭矯盤曲枝下垂著地人呼曰矮松西向一株相對其枝怒張交錯若世之畫兩龍而以首尾相撐突者一株挺然不支不蔓一株繁枝密幹仰者俯者蚓結者蟲鏤啣者輪旋而劍削者一株半枯死若偏右袒者其他或南或北或散處或寢或半寢或鼎足立又數株陳子與友酌酒其下友喟然曰吾不知千餘年間如吾兩人酌酒其下者幾何人矣松識之乎予曰否松能識其大者凡千餘年間治亂得失興壞之故皆識之苟無恙即後此千餘年治亂得失興壞之理猶將識之而姑待之友曰然吾聊與子酌酒

惠山華孝子祠記

惠山蓋有華孝子祠按齊史孝子名寶晉義熙末生始八歲父成長安且行謂曰我還爲汝冠後長安陷父歿遂終身不冠亦不婚或問之不忍答輒號慟竟日年七十餘以弟寬子爲後嗚呼可謂孝矣惠山無錫之名山也自唐宋以來凡四方遊觀之人車轍馬迹終日絡繹不絕至惠山者無不至孝子祠瞻拜歎息嗚呼孝子之名不藉茲山顯而茲山實藉孝子爲榮也孝子生于晉長于宋沒于齊數十年之內三姓代更當時所謂達官貴人委蛇于數主之間者何可勝計孝子獨奉其父之一言七十餘年守之而不變語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門使孝子而仕于朝也吾知必足以媿當日之爲人臣者矣獨念父所以詔孝子者不過曰還爲汝冠耳未嘗及婚也乃因不冠而遂不婚非孝而過者耶舜不告而娶君子以爲大孝孝子豈未之聞邪然今觀華氏繁衍甲于他族貴顯者代必數人人之稱者必曰此孝子後也宜昌則孝子固未嘗無後

又何論婚與不婚邪戊申夏予謁孝子祠作而思曰予與孝子不同爲人子乎不幸先君子見背予且不與孝子同悲乎先君子遺言之在耳者不亦識之弗忘乎欲爲文以誦孝子而涕泗交流每不能自畢其詞昔王偉元痛其父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號哭竟日門人爲之廢蓼莪之詩彼讀古人詩者尚然況覩其形容而相感召者哉嗚呼予重有媿于孝子矣

濬玉帶河記

吾常環縣治而河者曰惠民西達水門東而岐南行達南河北行達北水門此自昔通流也環府治而河者曰玉帶此開自明太守施公者也先是玉帶河之開以形家言曰利于守故施公奮然爲之不數年果遷秩去然河身狹民環而居者稠南又仰麗譙砂礫日下雖開而時淤未嘗可通舟楫順治己亥趙公至慕施公之所爲復奮然濬之河濬後四年趙公以逋賦謫嗟乎形家之說豈有驗有不驗邪抑官之遷與謫本不係乎此邪雖然攷古者濬渠之

學文堂文集卷七
故其上利溝洫其次通往來皆守土者之責邇年以來多不暇問
矣卽欲問之又以迂緩而告罷庶幾形家之說猶足動之使吾民
陰受其利也哉

客園記

陳子因所居西偏隙地種竹千箇累石爲山鑿池環繞其左右呀
然其深窈然其清立屋其上以避風雨旣成招平日所友之客落
之因名曰客園或曰是園也成之者子居之者子也曷言乎客也
陳子曰園雖創于陳子然凡陳子之客皆得往來坐臥于其閒陳
子不得而私也故曰客也且子觀其堂曰樂賓之堂取鹿鳴之詩
燕樂嘉賓之心也谷曰嚶鳴之谷取伐木之詩嚶其鳴矣求其友
聲也陳子之意皆存乎客則謂之客也況夫陳子者方將北走燕
趙南遊閩粵放艇瀟湘雲夢之間縱轡泝隄漳水之上陳子之居
此年不數月月不數日也以園視陳子陳子亦客也則亦宜謂之
客雖然陳子有園陳子不得而私之卽所謂陳子之客往來坐臥

者今日至者豈皆昔日之客乎來日至者豈皆今日之客乎其閒
死生聚散盛衰憔悴有不可逆料者客與陳子皆天地閒適然之
客耳獨園乎哉眾曰然因退而書之鑱其石於壁

遊蒹葭莊記

予嘗思得百畝之地有合圍之木數百株以六七十畝爲池而又
慮木不易長大必擇其地之有茂林古榦者始因之爲池而又慮
鑿之者人工難繼或卑隘淺淤不能成浩渺之觀必得源之通于
江湖者滔滔不竭而後快予心然求之卒不易得亦成吾虛願而
已吾郡南郭有茶山路者相傳爲披裘翁不拾遺金地高下盤曲
如山又不邇官道以故其地之木皆得全其生且有歷幾百年者
旁連白蕩白蕩爲郡西南五浸周圍之田藉以灌溉以其爲官河
無稅人故皆得而資之明神宗時邑孝廉吳某者旣相其地可爲
園不惜重價以得之所爲白蕩者亦不憚勉強委曲以得之然白
蕩互二十餘里止就其偏于茶山者築隄其上以斷其流而已成

巨觀于是茶山之木白蕩之水皆爲園有子固歎孝廉早已同予之願而不徒有其願也園成不數年孝廉病且死又後十餘年其子孫負債于邑之富人不得已歸焉而富人者不喜園然舍此慮無所償亦不得已受之富人雖有其園然日謀利于城市終歲未嘗一至其處止令守者牧羊豕于其中而已而所爲茶山之木朝夕嚙之死者過半富人且喜盡伐之以爲薪獨白蕩者資之以參魚得無恙然其爲園百畝許魚之利不足以輸官富人方且思仍出爲官河而免其賦稅嗟乎昔日爲園之始所爲茶山之木白蕩之水孝廉愛之惜之如恐失之孰意其今日棄之至于如此也且孝廉力能以物之在官者爲吾園之所有豈遂不能以吾園之所既有而長保所有乎則孝廉之願固已早遂于予而予之願雖終不得遂亦可無悔也已

馬陵屯築橋記

子嘗經嶧求古所謂滄浪者有淵泓然灑灑而去不知所之又嘗

踰淮過徐塘口見岸旁支流入河淙淙不絕可愛亦不知所自丙午冬公車至馬陵屯爲嶧地土人方跨溪築橋予問何溪土人曰此卽古滄浪淵也自嶧迤邐四十里至吾里又迤邐二十里將入徐塘口予曰有是哉向之窮源溯流而未之悉者今知之矣然則爲是橋也何居土人曰地爲南北通衢凡奉貢馳驛往來于王畿者必由此當三春水漲人馬皆不得渡所係于是橋甚鉅恐其歲久欲圯故復築之予曰此守土者之命乎土人曰否否予因作而思曰國家歲運東南之粟數百萬于京師全藉運河一綫之水然自渡黃河而北之濟寧河身淺狹流亦甚微皆資汶泗沂沭諸泉以相助嶧之滄浪尤著者不可以不記又作而思曰昔歐陽修有云自古賢智之士爲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迹具在使其繼者皆如始作之心則民到于今受其賜今日賢智之士旣難乎爲繼脫三春水漲奉貢馳驛之子望洋而不得濟然後竭民之力造舟浮筏以爲之渡糾工召役動糜金錢旣足以病民于事亦往往多誤又

何若此出自小民之自急其公而守土者如不聞見之爲愈也更不可以不記遂記之

小影記

予嘗登剡中諸山愛其秀潔明媚登岱愛其巔之高怪石聳立天表嘗放舟震澤諸湖愛其水澄潔可鑑嘗渡江踰登萊望海愛其怒濤巨浪之澎湃蜃樓海市怪幻百出嘗遊燕經報國浮屠愛其松盤曲奇古歷千餘年不壞然每恨此數者皆相隔數千餘里見此遺彼每閉目冥觀思移剡中之山于震澤諸湖之旁令震澤諸湖時作怒濤巨浪蜃樓海市之狀驅岱之石置之此山報國松植其上下又凡四海九州佳木美草此盛彼缺遷其地而弗良者皆得移植四時花實爛然而予相其地所宜結茅屋數處同二三良友朋把杯長嘯賦詩以自豪嗚呼此亦妄已予友高君爾騫聞而笑曰雖然請爲子實之于是爲圖圖竟一如予所思高君又爲子寫小影其上于是諸山水木石花草天作地生所不能並致者皆

爲予有遂喜而爲記

宋板書記

客有持書求售者值較常十倍閱之則三國志也語之曰是豈有異哉客曰此宋板也予曰嘻子將求之讀書者乎抑求之藏書者乎書貴其可以讀而已不論其板之今與古也若藏書者則或取焉予平日所讀之書雜沓于几室丹鉛甲乙者朱墨交施而不可別文字之漸就漫滅者無算焉他人觀之鮮有不厭且棄者而予自了然于心目今縱得宋板究亦必歸于是詎不辱之可惜耶每見藏書之家裝潢完好皮之架閒鍵諸室惟謹終歲或止一曝餘皆未嘗啟視人假輒卻之恐致損壞嗚呼可謂知好者矣而何益哉且夫人非上智古今書豈能盡讀而何以多藏爲也或曰歐陽公記舊本韓文也曰集本出于蜀文字刻畫頗精于今世俗本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尤惜之噫讀書如歐陽公者多藏固無病藏之得古本也尤足稱道而愛惜之者與予因以若

千縉易此書而藏之若朝夕之丹鉛甲乙者則奚必取此

記二

宣城鐵牛寺記

鐵牛寺祀太守某公土人云昔有言于太守者歲某欲犯水厄太守患之為治鐵牛以鎮水卒無患郡人德之祀太守因祀鐵牛迄今地坎靡然鐵牛昂頭其間若顧太守者予思水滌天時不齊之數雖盛代往往而有且有守土責者必豫為之備故古人以徒杠為王政之大若濬川築隄修堰諸務載在書策者班班可攷未聞有所為鐵牛也且幸而無患耳儻果變生不測將起鐵牛而問之耶抑束手以視其民之斃也士君子治世務為其理之所有不為其理之所或有而不必有理之或有而不必有則術數之家遂得乘閒而中其說昔許遜令旌陽以其地濱江慮水蟲為禍用吳猛言鑄鐵柱二沈之井閒據云卒殲其神于長沙若此者皆士君子所勿樂道然嘗聞之周有壺涿氏掌取水蟲若欲殺其神以牡樺

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太守豈祖其遺意耶又考司巫掌羣巫之政令國有大裁則帥巫而造恆太守又豈用巫恆之典所以禳者予固無能測太守記之以俟君子論定焉

寧古臺方言記

方子自寧古歸成詠物詩三十首皆以其地方言為題予愛其語非習聞物非恆見可傳也爰釋以記之威護猶漢言船也獨木虛中而銳其首尾大者容人五六小者二三折枝為楫亂流而渡凡舟具無一焉摩呼郎猶漢言煙囪也相木之竅穴者截如柱樹土炕外覆以筐以避雨雪引爨煙出之若巨表然護主猶漢言木槽也剗木如舟可受水石許橫置爨側以代盆盎法喇猶漢言扒犁也車而無輪犁而有箱載不以盈險不以傾冰雪時利用焉捺不蝦喇猶漢言燈架也生樹輪囷斷而倒置之足取其三一莖直立鑿以銜燈梭兒合得勒猶漢言高麗凡也平其腹稜其緣高不盈七寸廣二尺餘屈成鍵之可支可折石杭猶漢言木桶也截大木

空其中以橐凡以釀酒以腊蒸薩喇猶漢言木板鞵也長尺許耳以皮而鞞之厯雪積峻嶺逐獸如馳摩母羅猶漢言木椀也如孟如鉢斲痕麤備薦食陳嘗無貴賤咸需之差非猶漢言木匙也長四寸銳上豐下削木爲之以火曲而從革雜佩帶上便食以代箸服寺黑猶漢言木甌也狀如盆口廣二尺許底差斂于口稜其孔以引氣置粟于中蒸而始舂非炊器也猛姑撒猶漢言瓦罇也卽漢書所謂服匿也高六七寸腹大如缶口小如錢短項而斂足其質土其聲木產自高麗此方珍之以貯蘆酒呼扭猶漢言傻子也編柳條以成爲升爲斗及泉量粟悉以之亞拉桂紫猶漢言樺皮箱也山多樺木上人取爲筥以盛衣物如木如革文理蔚然不假緣采難他哈花上猶漢言麻布紙也塞俗無紙八月卽雪先秋搗敝衣中敗苳入水成毒瀝以蘆簾爲紙堅如革紉之以蔽牖你搗哈蘇姑厄圖枯猶漢言魚皮衣也海濱有魚名打不害肉疏而皮厚長數尺每春漲溯烏龍江而上入山溪閒烏稽種人取其肉爲

脯裁其皮以衣無冬夏襲焉日光映之五色若文錦禮他姑兒哈非猶漢言烏喇草也塞路險多石磧復易沮洳不可以履縫革爲履名烏喇烏喇堅足不可裹澤有草柔細如絲如絲摘之實其中草無名因用以名他四哈阿落水猶漢言荳蓉草也莖如麻葉小而銳花如木棉結實不可食食之令人狂走傳稱安祿山有荳蓉酒卽此種也哈食馬猶漢言拉姑水族也似蝦有螯似蟹無甲長寸許產溪閒土人謂天廚之珍歲薦陵寢必需焉英莪猶漢言紅草果也結實纍纍如桑椹甘好可食叢生原隰閒或言鸚哥關多此草遂名傳訛爲英莪也一兒噶木克猶漢言花兒水也因色以名也碧葉敷地實綴葉上淺紅而鮮望之如落花片片其味甘多汁人爭食之烏立猶漢言老鴉眼也幹柔葉小結實圓如珠色紫而味酸樵者採以止渴尚方舊制嘗漉其汁爲膏以錯珍交烏郎猶漢言麴子尾也菌屬巨木雨餘所蒸含苞而毳狀若芝味甘膩土人聞見不出乎獸故名伽爾密猶漢言蓼芽菜也及秋卽無生

菜取蓼花子滋之水覆以剉草置炕側煥蒸生芽如線色微紅其
味辛辣諸申木克猶漢言滿洲水也滿洲舊稱諸申呼水爲木克
法取蔬作齏置木桶中和鹽少許以水溢之其汁微酸取以代醯
飛石黑阿峯猶漢言黏穀米糕也俗重跳神祭品此爲上獻色黃
如玉味膩于脂頗香潔跳神之家主婦主嗔而男子擊鼓佐之無
親疏男女環觀祭畢雜坐分糕如受餽餽遺鄰里若重貺然詹沖
努力猶漢言米兒酒也或卽蘆酒也炊穀爲糜和以麴蘗須與成
醞朝釀而夕飲味少甘多飲不醉希福百勒猶漢言稗子米也塞
田燒瘠秔稻不生故種蕡稗亦自其芄可愛需火焙而始春脫粟
成米圓白如珠媽龍膩盟依猶漢言蘇子油也種若紫蘇而葉不
紫列畦與樹穀若實離離頽而春之炊熟置葦籠中載以木盤壓
以巨石用力多而成功少斗實得油數升耳蝦棚猶漢言糠燈也
卽穀糠油滓和以米汁附蓬梗上狀如燭而長十倍燃之青光熠
熠煙結如雲殊可觀也凡三十種云

熨斗厓記

林巒泉石之奇僻居于人迹罕經之地歷年久遠無由一顯其名
于人世必鬱勃而不能自釋昔遇探奇之士披荆荆莽以至其人
又工文詞能一吐其千秋之奇則林巒泉石必交相鼓舞奔走效
順于其人吾夫椒距城百二十餘里屹立具區之間有驚濤駭浪
之可虞故遊觀者鮮至山有堡塢名桃花者爲一山之盡三面距
湖境遼途狹而桃花之盡又有名熨斗厓孤峯峭特下與湖偏石
齒豁頰斷巒松檜茅筴攢蹙而輻轉波濤激越之聲渾然磔毛髮
士居之人終歲亦未嘗一二至可謂僻甚矣己酉春杪予還故鄉
與昆季捫蘿扶杖得涉其巔俯仰之間其奇畢露因歌詩以紀遊
而顧此失彼睨左迷右信乎奔走效順詩不能窮其奇然衝口而
出無意求工悉古今善狀景物者所未到非詩輒能工以境新而
闕未經人道其言遂異于平時所見聞也馬退黃溪鈞諸勝前
此無聞得柳州始著予才不逮古人文詞鄙野不足見稱後日獨

以熨斗之奇歷年既久鬱勃而不能自釋以時以數或者千百年未顯之蹟將在斯乎將在斯乎易困而亨予于茲亦云

馬蹟山賽神記

吾鄉素重農事民皆務本力作合耦以相助土膏方興輒計口出錢有差買酒醴殺羊豕大合樂以饗神饗畢各醉飽相歌呼笑樂而去顧其神無祠宇每歲擇二人主事神即祀于其家來歲又二人主之神來往以爲常神姓氏無考每強他神以名于祭義終無屬陳子聚鄉人而言曰噫此吾鄉猶行古之道也與吾鄉素重農事是祭也所以爲農也與禮八蜡以記四方四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蓋以有功于田雖貓虎之微坊庸之細且猶錄之年不順成即先嗇明神亦不得無功而舛蠻今吾鄉之祭蜡之所以通與嘗觀吾鄉之祀神者必敬必戒必洗爵再拜而祝曰邀神之靈庶其有秋乎毋或害我田稼乎人鮮天札得肆力于畚揭乎其于蜡辭若相符者是鄉人本以蜡視神特

未知蜡所自本故未以名耳子第願神歲歲長有此祭勿使年或不順成使鄉人謹于財而墜此典也或曰蜡者歲終之祭揆之今時毋乃不然不知先王之禮不自今日而始絕苟有得其遺意語云禮失而求之野其在斯乎或曰然康熙八年四月某日記

家舫記

丁未秋予出都門買小舟歸江南偃休頗稱人意因題其名曰家舫置之欄檻之旁客有問予者曰家有定者也舟無定者也今子以家名豈不戾哉予曰子亦知予數年來浮淮絕泗溯江流而至洞庭又由江下越南入于閩計其歲時已兩更寒暑今年又往來京師自春而夏而秋予之視此舟也若將家焉而何不可以是名之邪然予數年所歷波濤之險惡風颿之怪異命懸于是舟者不可屈指計當此之時未嘗不思歸南山之敝廬顧妻子而甘飲食超然于險阻之外而各以事牽不能遽返往往叫號流涕無可如何予豈真耽于是舟邪亦聊以名之以自釋也然予嘗見西鄰之

家高薨巨桷又有曲池怪石修竹美草森然掩映以爲遊觀休暇之嬉予童子時見其主人者徵歌選伎置酒高會管絃竹肉之聲徹我戶牖竊從隔垣窺之未嘗不歎其赫赫炫人耳目也十年以來主人者不具論予初過焉曰馨之某令矣再過焉曰又轉而爲某相國有矣三過焉曰相國死而某副使者計售之然今又不能自有矣噫予所去有定者非家乎如此轉徙無常又何異于舟耶儻知家之轉徙不異于舟則名之以示警亦未必非予之志也予又聞之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予雖幸舉進士而仕路鬱闕思霑微祿以奉親邈不可得荆溪震澤之間從此浮沈者不知幾載亦何異是舟之泛泛靡從乎昔張志和浮家泛宅予姑效之以自遣焉則又予之不欲爲人道者也客曰思深哉子之言不可以不書故書之以示後之乘是舟者

虞姬塚記

子經靈璧見荒煙曠莽之地有墳崇然人過者皆下車趨走絡繹

感歎欷歔而後去僕夫曰此虞姬塚也余曰異哉孰謂一婦人能使人如是姬行事無所考其死復不載史文然讀羽拔山詩與漢高帝鴻鵠歌情緒悲婉大略相似使羽之功成姬不且與戚姬比昔司馬遷作史以羽列本紀且冠之漢皇之上非善惜羽者乎惜羽則惜姬矣况姬從死事果實則較戚姬爲人彘何如又何論羽之功成不成也行者聞予言益感歎旣去十里餘猶皆回首望其處

竹記

予在燕嘗至一巨公家見以磁罌種竹數竿列之几案之旁不風不日竇從置酒相誇曰攜自江南者嗟乎何愛之若是乎江南故產竹地生或數畝或數十畝冷落于山間水涯者何可勝數此數竿者獨攜之來燕以蒙巨公之所愛何其幸邪况此數竿者不過數尺之竿耳若江南之佳者類皆扶疏掩映其勢干霄苟此扶疏掩映而干霄者亦可攜之來燕吾知巨公之所愛必有甚于此數

尺之竿者又何干霄者之不幸邪然物情善變橘踰淮變為枳此變之不善者蛻螂變而蟬口麗變而飛此變之善者使竹而有知因此數竿而繁衍漸以成林又因此數尺者忽變而為干霄又何藉乎攜之來燕也雖然使竹果因此數竿而繁衍漸以成林又因此數尺者忽變而為干霄吾恐燕地之所有不殊江南之所有其冷落干山開水涯者亦必不可勝數安得盡如巨公者而愛之如此然則竹之不善變者又烏知其非幸也燕京為都會之地凡可為巨公之所愛者何止于竹即如江南之足為巨公愛者當必有大于竹者乃所愛止是焉信乎不可謂非竹之幸也已

桃花灣記

馬蹟山有灣二十三處而最著者名桃花灣客曰昔人詩有兩岸夾桃花之句因名或曰其詩頗不見稱前代何足名或曰今日盡吾灣之桃計之不三四株其詩固不足信予乃喟然歎曰昔人之以名吾灣者其意豈係乎桃耶楚有桃源者因桃而得名者也然

其意亦豈係乎桃耶昔人之以名吾灣者或以為似桃源焉故名之亦不必泥其有桃否也況湖光萬頃連艣縻艦與波上下所為漁郎者亦時時問津于此則竟以為桃源未可知也且灣當一山之盡三面距湖止一境可通人迹懸崖側徑車馬皆不得入桑麻雞犬舉目具存予固知舍桃源亦無以名吾灣而外此之可名者反若灣之固有不足以名矣作桃花灣記

劉醫記

劉雲山萬歷閒醫也然當時其術未行身死三十七年而名始著陳子聞之曰異哉理可信哉客曰杭州巨室某者子患惡疾垂斃其家已環而哭之有一醫突至曰我劉雲山也視畢而病者愈贈以金不受去曰他日晤我于毗陵城之司徒廟巷踰月巨室子果至覓雲山巷之老人曰子謬矣雲山死且三十七年矣然雲山生時信鬼神會授夢斯廟之神募錢尚書地以廣其祠宇因自為像于神旁其形容尚可識也巨室子躍入驚顧駭愕抱其像哭泣而

去由是吾郡之人觀者拜者祭禱者奔走無虛日亦復有驗陳子聞之曰異哉理可信哉雖然使雲山之術得展于生時吾固知雲山之志可畢也乃負其術而不遇其時此雲山之所以至死而猶不肖泯沒者乎雖其事近于荒唐怪異君子亦當憫其志而姑信之也康熙四年三月某日記

重修邑志縣令題名記

吾邑民馴而俗儉好禮急公縉紳大夫皆敦廉節邑有大故或偶一至令所未敢以私請山川邇城郭者少故無遊觀士女舟車酒食之費平居亦鮮宴會人多厭紉綺地又乏珍產與商賈易有無一肆力于耕耨歲以所入先公後私然地卑往往苦水澇而民皆畏犯法典鬻必急官稅或有橫征苛歛亦俯首竭蹶未嘗敢赴訴三吳州縣惟吾邑號稱易治然令之至此者每多以逋賦或罷或謫予不及見者可考之前志及見者自姜某而下至張某凡數令予修邑志既各詳其姓名及政事之得失獨其所以罷謫之故或

由于逋賦每不能自釋于懷今朝廷議者皆咎之于民噫果民之咎乎此其故凡爲令者自知之而無藉乎他人言之也昔周以六計弊羣吏而歸重于廉士自讀書以來無不思奮然有以自立及筮仕而後或改絃易轍未可勝數然其閒亦有卓然于始至其繼卒不能自持而究非其所得已者亦有以驅之者然耳今年天子臨軒策多士而以守令之貪廉下問璫對策曰大吏者羣吏之表率大吏廉則羣吏不敢不廉大吏不廉則羣吏不得獨廉正本澄源是在陛下使璫言而果可採也則必凡爲令者之心所懽然善者也然予聞之孟子曰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夫人亦顧其材足以塞職有利于民已耳一身之去就可以不計使蒞吾邑者觀予之所錄以其姓名求其政事之得失而知其人之賢不肖毅然慎所以自處予知吾邑之民風土俗由此可益臻于馴且儉而肆力于耕耨者益黽勉于急公教化而成而民氣和樂將朝廷考績課最必不外吾邑而求其人矣又奚罷謫之足慮

哉

句容東郭竹林亭子記

子少好山水憶年十四時初舉博士弟子員就省試道經句容距東城里許有地崇然起古木蒼然以深竹萬箇覆其左右臺榭坻磴之屬差互曲突狀隱隱不可窮視心竊羨之思一遊其閒而僕夫疾驅車以過爲之悵然意待試畢還時求遂予思無難會從友拏舟由大江歸竟不得遂如是者十年丁酉秋復經其地子適抱疾不能步履第于車中瞻矚徘徊如向者而已昔王荆公有言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嘗在于險遠而人之所罕至若固城郭之側道路之旁至夷以近也而其難如此豈不可怪也哉己酉之夏始得縱遊竹林之中且假其亭子以寓嗟乎人有所思而終不得遂者亦多矣苟遂焉有忍翹然于此者乎雖然追思始至之時距今已二十年凡人之所思其大者固不具論卽如一山林泉石之微屢遇屢失遲之又久而始愜于心良可悲已因偃仰乎亭中思

二十年之閒其竹之生生死死與夫樹木之幼而壯壯而老以至枯爛朽壞而復萌而更幼壯老者不知凡幾今雖得果遂昔遊而流光荏苒子亦殆將老矣里中二三子聞予至迎笑而來意得忘反而予記適成謀鏤諸石以永斯亭嗚呼物之廢興成毀皆不可知更二十年而竹木之榮瘁生死于其閒者又莫必其何如亭之存亡亦焉能計也耶二三子默然退

夫椒陳氏義田記

我陳氏系出潁川元至正閒可山公占籍浙甌之樂清其後客平江遭亂道阻遂家常熟孫益初公由常熟遷毗陵五傳而有石松公始析居夫椒之桃花里石松公二傳至子祖中丞公復僦居于城而人之稱者猶必曰夫椒陳氏云子宗族素敦孝友重禮義讀書耕田之外無他務不喜爲吏又無贊通貿易山之田塍素瘠薄常至不足活妻子然畏官府黽勉急公毋敢稍怠以罹法讀書之子類能刻苦工文章舉郡縣博士弟子員者踵相接而未絕以故

四方多延致而師事之其高第弟子嘗有舉科第至大官者予宗族之大概如此予先子奉政公夙以長者推重于宗族間平時睦嫻任卹之道靡不曲至尤以宗族人之飽飢為念割夫椒之田百畝有奇為義田自石松公而下之子孫皆得序長幼而筦之凡鰥者寡者孤獨者暨不能嫁者娶者禘者祭者瘞者悉書為條教給各以差其就塾者入學者計偕者給尤稍豐以示勸嗚呼先子之用心可謂至矣予思古者因族以立宗有百世不遷之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小宗大宗一以統百世則人知共尊其祖小宗四以統五世則人知各敬其禰蓋惟其宗法既行故一宗如出乎一族一族如出乎一家一家如出乎一人族人而有餘財則歸之于宗族人而有餘則資之于宗彼此相周有無相共世風之所以美也自宗法廢而所為相周相共者誰乎甚至厚于途人薄于宗黨捐粟散財而不惜于本支貧乏之子乞升斗而怒形于色又或妄誕者流好為夸詡見富貴之子姓氏相同輒宛轉以求附謂他人父

謂他人兄恬然莫之恥其一本自出者如秦越人之不相顧棄置之若將浼己者嗚呼尚忍言哉古禮之在今日不必泥其迹而當行其意得其意變通之凡先王之良法未有不可行于今之世者若義田之舉隱然維宗法之窮且足媿天下後世之人如予之所云者不亦休乎昔周公之言曰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睦哉予小子日惴惴焉思先子所以厚于宗族者如此嘗以自勉而又以告誡我後人俾世之觀者皆以為夫椒陳氏子若孫庶幾知禮焉詎非厚幸也與

重修馬蹟山劉龍圖祠碑記

昔聖王制禮能禦大災捍大患以勞定國以死勤事則祀以報功非是為瀆倫好度君子無取焉而予鄉之人尤素重禮義不惑于鬼神故環山之地無淫祠即佛老子之宮一二存者皆唐宋時故物日就圯壞亦未嘗有竭財力增修之獨于忠臣義士之祠夙昔有功德吾土者則歲歲血食靡懈其棟楹梁桷瓦之屬稍致撓

折破缺又必葺治以爲常噫馬蹟固寰鄉也豈好爲是以瀆民財哉亦迫于其中不能自已也里故有劉龍圖祠祀宋龍圖待制劉公晏按史公字平甫嚴州人入遼舉進士宣和四年帥兵歸宋建炎間寇犯常州太守請援于公公率精銳七千人出奇破之保馬蹟山以捍寇寇至公又出奇迎戰大破之降其眾千五百人而追潰黨賊方等于宣城方圍宣城急公又出奇方大驚卻走公欲生致方單騎追之遂遇害事聞詔贈龍圖閣待制官其子四人立祠死所歲時祀之嗟乎且區東南巨浸自古用兵之地也傳載夫差敗越于夫椒數百年後龍圖又奮武其間今日之陂陀水涯皆昔之連艦糜艦斬將舉旗處也雖已灰飛煙燼而驚濤駭浪之聲若與劍槩相摩者其靈爽不至今猶在邪又考公嘗從劉正彥擊丁進于淮西進不戰而降及正彥反公謂部曹曰吾豈從逆者以眾歸韓世忠世忠追正彥及苗傅于浦城公設疑兵浦山之陽正彥就擒蓋宋至是時而敝極矣文臣以理學相矜旣無裨國事武

臣偷生惜死異懷無能平時意氣自豪謂富貴可坐致一旦臨敵烏驚獸竄其毅然以身許國者指不數屈又或中于奸人不克竟其用予讀史至此未嘗不廢書三歎使盡得如公者以國事委之或天不喪公公自愛重其身不死追逐則宋之天下豈遂至亂與亡哉然則龍圖之祀固可以媿當日之人臣而後世春秋俎豆卽徧天下可也又況于吾鄉井所謂禦災捍患者邪是爲記

冰燈記

丁未元宵夜步燕市見有以冰爲燈者大如斗方圓異體空其中置燭光晶晶然予顧而樂之旣返寓翠然如有所思因語于客曰古之視冰也重其用之亦不敢輕周禮凌人掌冰傳曰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而其用也施于大祭祀大賓客大喪今乃以爲燈而製之可乎昭公四年大雨雹季武子問于申豐豐對曰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

冰棄而不用雹之爲災誰能禦之由此而觀有冰不用恆足召災
乃余觀今數年之間災異迭見如彗如地震如山崩如旱如澇如
蝗若雨雹又其小者而京師藏冰之地亦周用冰之地亦徧矣卒
不能弭何與豈今之藏冰不能行古之禮與用冰亦不能如古之
有節與抑弭災之道本不係于冰與若此者予烏能知之客曰子
姑記之以待知者

雙泉記

修撰繆念齋因所居東偏之隙地鑿池種樹累土疊石建曲榭回
廊複閣迂直高下若絕若屬會二泉湧出于石澗之下飲之甘作
堂三楹俯之題曰雙泉巨公名下士各爲詩文以誌瑞辛亥五月
念齋觴予其中而請一言予曰然嘗觀易之蒙矣易雨雲皆爲坎
水而蒙獨以泉名蒙者物之稗泉者水之稗水出山下其流尚細
故稱泉泉之始出伏見未明故稱蒙物未離其初其天全焉物甫
離其初人事可以進故曰始進善善緣善故曰利涉大川又曰若

濟川用汝作舟楫念齋以文章取大名顧自視欲然以爲吾始服
官功業未著于天下特蒙蒙然若泉之始出念齋試憑檻以俯斯
泉漸而觀其出于江干河審其利濟者安在于涇于渭辨其清濁
者安在則必思毋負茲泉之示象者若徒引醴泉乳穴爲念齋瑞
諒非泉之所安也已

馬蹟山青龍菴記

理有似是事有似非同異之間其迹甚微不可以不辨也自佛教
既興欲與吾儒竝立千百年間闢之者多矣予以爲其顯然異于
吾儒如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以及髡而緇斂他財以壯其棟宇是
皆不待闢者獨觀其書多精微弘遠之旨可以頡頏于吾儒要皆
吾儒所已道而彼竊焉者吾儒明以言而彼故幽之吾儒實以言
而彼故虛之吾儒坦易暢遂以言而彼故鉤深支致之于是引人
也深而中人不覺人亦遂忘此理爲吾儒所本有賢賢焉爭趨
之而不可詰其同異之間所爭者毫末耳然則佛之熾然于世凡

愚夫婦焚頂燒指散財給粟而無所惜俱無足責獨怪乎吾儒之
溺之者也佛教之興恃有吾儒之受溺使凡為吾儒者但求盡吾
儒之學洞然不惑其似吾儒者而佛之為佛自不足取重于世久
之必寢衰寢滅而士君子噉噉置辨何庸哉山青龍菴為先中丞
創建時里人多不利于居用形家言構里之東偏本非有佞于佛
內不棲以僧而擇土之老人司啟閉祀大士像一僅以為神之廟
云耳予恐後世相沿徇于事迹或有好佛者延僧而居漸以滋大
為惑民之具故預作記刻石垂久俾知所戒云

學文堂文集卷七

學文堂文集卷八

記三

泰山孔子廟廢址記

泰山有孔子崖相傳孔子曾登處旁立廟祀孔子今廢破瓦頽垣
皆無復存止有碑可識其址其文又磨滅不可讀不知創始何人
詢之士人云昔有守吾州者建年歲久遠失其姓名後此未聞有
修葺之者宜其墮廢無復存也予聞之曰噫昔歐陽修曰凡有司
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有盡心若某守者
可謂師古好學者矣崖之旁有某祠者不知何神未聞得封號亦
未聞有功德于民而數千里內外之人百十為羣奔走如驚輕財
好施金錢委積而守是州者亦往往過而祀之稽顙折腰屈曲惟
謹又立碑稱功多侏離誕妄之論又或捐金治其棟宇其為屋皆
銅甃鐵甃千年不壞而當事者惟恐不捐金為福田利益之不至
故歲歲增修恐後嗟乎彼愚夫俗人固不足論豈為守者皆未嘗

夫椒山人陳玉璣賡明

稱弟子于孔子苟非然者其奈何不知輕重至此也然孔子祀徧天下何係于茲廟廢興且以孔子之德與天地日月昭垂不朽即天下徧祀非有加尊于孔子廟之有無且可不計又何論區區登覽之一隅而後之學者必汲汲于斯者亦發乎其中不能自已云爾抑聞之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以淫祠瀆祀之劣處孔子則茲廟之興反不若廢之爲愈也已

仲家淺記

仲家淺仲夫子子路故居也環十里餘皆其子姓媼族淺之義不可解或曰地屬運道河狹流淺歲歲疏濬實煩人力土人以名者紀勞也或又曰淺作塹方言殊也淺上爲仲廟祀仲夫子峩冠朱衣執笏面南側復圖容于石爲崇高宗手迹階除戶牖間松檜環合或偃或臥攢蹙偉怪風雨盪擊鳥雀聲啾啾萬狀其右爲龔翰林博士家朱門丹雘照耀人目此蓋國家優崇之異數前此未有也或曰孔門高弟亦多矣乃于顏曾孟外獨仲氏後得官非以

好勇之故乎嘗聞來鵠之言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恥之諸侯有塹壘以遏寇有甲兵以禦侮小白猶能辭其恥以救之夫子無塹壘無甲兵爲宋衛所暴匡人陵劫由也不得施其後浪死于燔臺又奚用白羽赤羽之多哉又曰祭法捍大患則祀之素王道窮由不終捍宜貶其祀以觀來者嗟乎此不待予言而始知其妄也燔臺或無解于傷勇至以齊桓律子路不智矣桓公有土地甲兵猶賴管子定民安國隱令親鄰之後始能救邢復衛孔子子路羈旅相隨其所謂赤羽白羽徒虛志耳苟子身與陳蔡之徒兵相角徒死而已于事何益即桓魋之難欲輕身犯其鋒所謂暴虎憑河之勇孔子亦必不與若匡之畏固已授戟下矣孔子止之是豈不欲捍患者鵠之言詎不大謬也哉或曰然是宜爲記

卓錫泉記

宜興南岳山有泉名卓錫據釋氏云昔有伏虎禪師者至此山結茅爲菴視其窋址石罅而土穴以杖導之泉涓然出飲之而甘久

之其徒為亭三楹于泉之上因以卓錫名泉而書于亭亭旁大樹
一株懸崖生圍十數人抱根盤曲石壁怒突天矯不可以狀相傳
禪師導泉後以杖刺土中生枝葉他枝葉無似者不名何樹因亦
稱卓錫樹云亭勢因山高下似缺似缺若垤若穴無構櫺戶檻之
設石之突然錯者四五環以短垣俾遊者可坐而休若人之置之
然南山故產茶處與洞山連絡洞山有峽名芥產尤佳今所名芥
茶是也二山茶又並稱陽羨歲貢于朝南山既得泉凡洞山人
每產茶日輒攜就泉烹之與南山人種茶者相角勝泉深尺許圍
四之泚冽如鏡俯見石齒斷斷然其上嘉木美箭婆娑偃仰早暮
不知日出沒時與雲氣相盪摩縈青繚白異態百出忽有聲從嶺
起仰視松鼠十百羣落樹下驚竄觸人衣履釋氏又云伏虎禪師
導泉後即有物在泉閒時隱時見識者以為龍種也名蜥蜴歲旱
守土者峩冠朱衣肅拜于亭具道所以乞雨狀而所為蜥蜴者洋
洋灑灑昂頭掉尾出于泉閒因命取而盛之器祀之于壇雨遂集

至今為伏虎徒者皆誇其師功戊申十月予與友遊南山至斯亭
尤徘徊他日產茶時子雖道遠必當更至酌泉而烹之
洗腸池記

去卓錫泉百步歷級而下交柯錯蔭百草翳翳尋澗行又四五十
步忽山如列屏起水淙淙下如簾左右噴薄如珠四撒又如斜風
吹雨聲細而有韻淒神冷骨不可久留乃扳崖以躋崖峻而滑修
竹雜映把之得登欲尋澗水所自發陡峭嶽人迹絕惟僧語嘈
嘈木末與水聲雜而難辨蓋下此十餘丈即所云伏虎禪師結茅
處今稱南岳寺是也相傳禪師曾于此出腸滌之其水滌瀉百折
凡六七里出山入大澗

大澗記

大澗者距山四五里舟行至此盡處也平流無聲山泉暗入邨人
臨流而居時方穫稻畢稻束懸樹間纍纍如人荷蓑空中立忽而
風行木末木葉落水際紅黃雜浮爛然可愛小魚數百頭棹尾石

下石呀然玲瓏魚隱此閒出沒無時水鳴恆鏘然顧之色喜傾壺而酌酌而歌歌已復酌歌聲益狂邨中人皆異之叩予姓名不答去

愛園記

揚州古稱華麗俗尚工巧凡公卿巨家莫不崇峻居室雕文刻鏤相矜侈而又于郊墟曠莽各占形勝爲園鑿坡池治臺榭崇簷廣阿不一而足奇花異卉遠方難致者必羅而種之歛敬之石產自吳越必不惜舟車之費越江而移置之而四方遊士過此者必治肴榼攜酒徵伎管絃絲竹之聲終歲未嘗絕也汪子之爲園則不然汪子居于城不過卽所居隙地拓其邱非若郊墟曠莽可占形勝也樓不過三楹屋之名妨者不過廣一室深三室非有崇簷廣阿也不過樹梧桐數本種竹數十个非有奇花異卉致之遠方也石不過數拳非越江而來也四方遊士不過一二因所知而偶至之非如攜酒徵伎往來雜沓也以視向之所爲園者幾無足稱

而一時名人賢者過揚州必至其處必賦詩誌其盛有能文者必爲文記之而愛園之名反大著于公卿巨家予因有所感焉試與登眺平山蜀岡之上人猶得而指之曰某嶺昔之迷樓也某水昔之二十四橋也某觀昔之開瓊花處也凡此孰非昔人所甚愛者乃卒與荆榛糞土同歸漸滅又何論今日所爲公卿巨家者耶汪子儻亦知可愛者之必歸于漸滅聊爲此以名之而意不屬耶然吾聞汪子與兄叔定奉二親盡孝道嘗曰吾親老矣雖日侍游泳其中苦來日已少也能不眷眷于是哉嗟乎此尤汪子名園意也愛園其由此而不朽也夫汪子名懋麟康熙丁未予與同舉進士賴古堂藏畫記

戊申冬予遊金陵僑寓青谿之側谿故六朝名勝地鍾山在望桃葉烏衣諸境在旁佳木美箭佛舍橋梁之屬雖非舊物其風流猶可想見時方雪霽景益奇予徘徊四顧目不給賞而櫟園先生適過余因指謂曰此非所云江城如畫者耶先生曰噫已入吾賴古

堂久矣越日先生招隱堂中因出所藏畫若干幀示之曰此非子
向之所見者邪又曰此非子向之所未見者邪予曰噫異哉向之
所見不過一日之景與一方之形耳苟欲他日之景合之此日晦
明風雨不同也彼方之形合之此方山川樹木不同也以是賁之
天地天地卒不能強而同今先生所藏頃刻而可盡天地之變異
哉先生文章事業在天地顧獨耽玩好若此昔韓昌黎以畫歸趙
侍御因作畫記自釋可知玩好之物惟文章事業之人能耽之他
人雖耽之者率不足傳然畫記人物器用瑣屑龐雜無不歷歷在
目後世觀者燦然如親見其畫則昌黎之畫不傳傳其文而畫因
以傳也先生于所藏畫悉自爲記又屬四方文人才士爲之計所
以傳其畫者甚備若予者方媿言之不文何足以辱先生之請先
生有樓名讀書蓋藏畫處也夫畫可以讀則是記也不又多乎哉
登泰山日觀峯記

日觀峯望海日出處也爲泰山絕頂由泰安州北郭四十五里至
蓮花峯皆有徑可行自蓮花峯至日觀則無徑攢巒絕巘有石無
土人必攀援扶攜斗折蛇行然後可至故人之登泰山至蓮花峯
而止者十且八九也蓋泰山之勝其峯則有蓮花丈人秦觀越觀
明月獅子而皆在其下其嶺則有黃峴鴈飛而皆在其下其洞則
有黃花水簾朝陽白雲而皆在其下其祠則有青帝碧霞而皆在
其下其木則有榛檜柿栗白楊櫻桃槐柳之屬得名者爲秦五大
夫松漢柏而皆在其下其門則有天門其峪則有石經桃花其池
則有玉女王母白龍其橋則有仙人其臺則有封禪其石則有曝
經迎駕其樓則有望仙而皆在其下予既振衣其上又思結茅道
觀旁以永朝夕盡探奇之興然其攢巒絕巘皆下臨千丈之谿石
齒犬牙差互投之以石踰時而響始定又有動搖臬兀若雲浮棋
置擇且不可駐足人之攀援而過者躋則必無幸免吾見絕頂之
難躋而可畏也予登而下因爲文以戒後之至是峯者噫世之可
畏者寧獨泰山之絕頂也哉

劉邑侯施藥記

劉侯製藥若干種命僧貯之以給有疾者且告之曰此異方也試必驗于是邑之疾人爭趨焉陳子聞之曰噫嘻侯之愛民何無已哉父母于子無所不用其愛而于疾尤甚故必延疾醫治藥物務竭其貲與力而無所于悔然而醫不皆良不幸而誤者比比也侯之爲此邑人無所費其貲力又不使庸人有誤投之患侯用心可謂至矣昔蘇文忠稱蓋公以醫爲喻蓋以其時承秦斲喪之禍鐫磨鍛鍊其民可謂已極蓋公善黃老之學嘗云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曹參爲齊相用其言與民休息齊以大治譬之人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于外百毒戢于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漂疽癰疥眩瞶之狀無所不至試退而休之謝醫卻藥而病愈矣由此而觀藥固足以治病尤以不屢試爲尚也予因醫感蓋公之言猶足用于今日而侯之爲政固亦取崔實藥石梁肉之喻而兼用之者與太史公作循吏傳于公儀休獨述其拔葵餼饋魚一二事略不及其

他蓋卽其細以知其大予子侯亦若是也

宣銅魚耳鑪記

人之情各有所好好之既篤百工技藝之末雖帝王與匹夫同昔永樂好雕漆成化好磁窰物皆流傳至今而宣德尤以好鑪聞攷鑪不一制曰魚耳其最佳者亦猶耳之似索者名索足之似乳者名乳也或曰是時內庫火金銀珠貝皆治而爲銅以是爲鑪故可貴或曰以帝王之好必不惜工費又設官以董之故良予于友人齋見所爲魚耳者心甚好曰此國變初出大內予在長安以數十金相易者予因強售之既得此鑪好愈甚朝夕置几案承以文繡火不絕晝夜如是者數年丙午冬將公車無以資行李友人令以此鑪售之越數日持金來予愀然不忍舍去友曰子何見之不廣也亦思此鑪帝王之好不有甚于子者乎其身既沒而子孫之見之無論好不好必且藏之寶庫司之中官等之弓劍之遺孰料流離轉徙至鬻于市耶以帝王之所好不能必其守于子孫者而子

戀戀于是焉亦惑矣且子觀帝王之物不能必其守于子孫者又何獨一鑪也予遂欣然歸之因述其畧以自釋云

雲起樓記

邑宰吳公建樓于惠山之麓名之曰雲起惠山故所稱九龍山也易曰雲從龍是以名焉吾友姜子宸英董子以寧皆有記釋其義余獨以為于此可以觀公之政聞之為政之道在勤其究也則歸乎暇方其勤凡一邑之務無不胼手胝足皇皇焉為之莫之敢辭道事皆就理則晏然任之而因以及乎其餘夫不能勤者偷窳之弊人所易見勤而不能暇者每疑于明作有功而其弊難知蓋無才者苦于吏事之勞午竭耳目手足之力不足以給其來而不能暇才多者厭常喜作意廣而難酬進求多于民騁其私智以趨功名之會卒至于庶事叢脞民不蒙其安靜之福于此而欲求其暇也難矣蘇子瞻曰士大夫宣力之暇亦欲為樂夫豈徒以縱耳目之娛極遊觀之致哉蓋形勞而不息者其氣易衰心苦而不甘

者其神悴竭而不復有餘書曰勞作穆穆返衡詩曰敷政優優皆言暇也春秋之時兩國兵交金鼓旌旗之聲震耀于軍門而賢者猶必以整暇為尚不廢挈榼攝飲之風況當承平之時以大才為邑宰者乎公莅治以來時和年豐民無天札目覽口答案鮮留贖四境之內萑苻不聚囹圄空虛俗敦禮義人生其時如遊乎鄧理之世因登眺錫山相地為樓于泉亭之上以聽政之暇率賓友而宴遊焉噫方公之皇皇于一邑之務胼手胝足而莫之辭者豈意其政成民安遽陶然自樂其樂哉今得以其暇為樓且既成而落之矣雲之出也彌山谷薄玄冥降為時雨潤澤萬物而必有所由起政之暇也上若無民下若無吏而必有所由成余恐後日之登斯樓者未嘗際公之時見公之治而不思其所以致此是以徇公之請繼姜董二子而更為之記云公名興祚字伯成清河人

投壺記

投壺古禮也陳子燕賓設壺行古之禮也考脫履升堂受矢送矢

就筵釋算數立馬諸禮陳子與客莫不做古行之若司射命工
作樂節投壺之禮則曰請奏狸首閒若一其詩曰御于君所陳子
奏不狸首不敢奏也乃命童子歌古人詩合射禮者以樂賓詩不
同狸首禮同又考魯鼓薛鼓曰取平以下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
禮年世久無由知其得失陳子堂有鼓擊之以勝為節雖未合古
禮同司馬溫公曰博奕者以詭譎殘賊相勝孔子猶以為賢于飽
食無所用心者况投壺禮可以治心可以脩身然竊嘗觀今日荷
矢之法有變于古者蓋衙奇設巧古人所不取而竝舉之實無有
病有曰躍矢擲地踊起若舞若蹈或再而三而後入若然有聲有
曰雙兩矢高擲如龍之跳空人歡怵以助其勢有曰射戟壺橫巨
木矢橫激之中為正左右為偏君子以陽位中正取乎中也有曰
背以壺置後矢反入若背水然有曰橫矢橫加壺口翫然欲墜不
墜有曰倚竿耳倚竿矢將入不入如鳥之翔而忽止有曰帶劍貫
耳而不至地如箭之插房柳子序飲以為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

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糺逃而密今以投壺算爵亦若是
哉于是陳子之客飲無不醉

惠泉記

以一物之微享天下美名至數十百年之久豈不賴有表彰者力
哉陸羽品泉曰廬山泉一惠泉二今廬山不易得羣天下人無不
思飲所為惠泉者以其泉釀酒味甘色白可愛于是謀利之子恆
不惜舟車之費徧市江湖閒予思未有羽之前茲泉不過山閒一
壑耳人何從異之自有羽以來數十百年名聞天下信茲泉有賴
于羽也雖然當日羽之迹果徧天下乎天下之泉果莫有勝是者
乎恐深山大澤未經人迹所到者不知凡幾羽亦無從得名之也
然羽既無從得名之名亦至今不著噫泉一也或得其人顯或
不得其人竟湮沒而無聞豈有幸有不幸與士之以道自處者雖
不急急于求天下之名而終其身泯滅至老死人莫之知者亦何
異深山大澤之泉未得如羽者一表彰之也此子之所以慨也

雪堰鎮駱郡侯德政亭記

吾郡東濱太湖自郡達湖則雪堰鎮爲要津其地界浙西郡外縣吳縣長洲無錫宜興並接壤故水陸往來號衝繁凡由雪堰出湖則之浙西者可不道滸市關而達故事稽察貨舶歲時偶一行之然商賈重犯法又不肖以賞試險蓋盜賊風波之害太湖爲多焉而雪堰地衝人眾市井白徒游手取衣食者每每倚關蠹借稽索名侵牟行旅小民日用米薪魚鹽之屬罕或得免居行人苦之凡百十年莫有能爲民除其患者康熙某年駱公來守吾郡簡訟賑荒革羨耗戢吏胥善政靡不舉已又講鄉約崇先賢書院率諸大夫士講學興起教化境內大治于是雪堰武科吳讓公作而奮曰吾雪堰之害民者除之此其時矣乃具狀條諸公公曰聞之稂莠不翦則嘉穀不殖故聖人搏阱虎豹以生人迎貓虎以驅鼠豕吾爲政在愛人奈何愛害人者使奸民蠹胥食小民以自飽乎乃立上其狀于藩臬使者暨督撫報可按名定罰有差勒豐碑垂于後

之人永絕其害于是小民歡呼桴鼓捆載之人出入貿遷如游陂池無有求索俾得全其利養其父母妻子嗚呼爲治之難也興利除害自古以爲不易然何以百十年之蠹公之決之若衝風之振橐而棄之地然以爲易則公以前且百十年何以宜去而久不去也嗚呼公之治吾郡其大者不具論論其小者而公之才與其仁與義亦可以觀矣讓公等旣勒碑與其鄉長老日夜跂足觀公之化成而公遽以內艱去遠近聞者莫不椎膺涕泣若乳子之脫慈母讓公乃聚族謀曰向者碑立河干懼歲久風雨且剝蝕吾黨盍爲亭覆之見碑如見我公焉碑在而奸蠹不敢作如公炤臨焉後有仁人循公之法如再見公焉鄉長老皆曰如吳君言乃捐眾資建亭而踵門請于玉璫曰是我公之德政也名曰德政亭君其爲我記之余惟是舉也有三善除民之害久而不敝一也良郡侯之德以小推大以一測其餘歌思既往用勸將來二也吳氏之義鄉長老之厚能報其上三也于是爲記

魯子敬墓記

潤城外三十里地名見壁即宋武帝斬蛇處後爲雲山武帝陵在焉又十里爲苦竹山山愈深外環大江相傳居人王氏將卜葬夢偉丈夫劍佩甚雄語曰護我一棺次日鑿土得古塚視窆石吳魯子敬墓也王氏傷其棺一角遂爲災遇陰霾輒見萬騎閃閃戈甲若有聲禱關壯繆侯夢侯語曰立孫權祠鎮之王氏駭因立祠墓旁設權像而以子敬侍立由是災息吳諸將多智謀然卒務攻取獨子敬知大計操勢大非一吳可支故聯蜀非獨爲漢正爲吳也周公瑾拘拘然懼蜀策之成子敬獨否其識超公瑾數等使攻樊之功與遷許之事成蜀進宛洛吳進淮徐首尾夾攻操時年已髦不過過文士豈蜀吳兩主敵縱不即滅魏不必懼兩國之強不敢遽圖受禪即受禪而漢社之亡罪不在吳吳即其蜀建號不得謂之篡夫縞素爲義帝發喪寧吳主不辨特以蜀怨已深不得不臣不讀史至此恨天不假子敬以年使其謀得遂也子敬而在必不

規小利白衣搖櫓之計不施况荆州雖得亦終爲魏有微陸伯言吳事幾殆伯言不乘勝以深入白帝亦知吳取夔益魏必取巴閬然後歎蜀之不可無援子敬圖魏不圖蜀爲慮周而計遠也嗚呼凡忠臣義士爲國之心雖死不變即歷年久遠子敬之靈猶眷眷吳土若是而壯繆則亦不能一日忘情于吳特原子敬之心竊慰且歎而又惜之授夢建祠以安子敬且令後人過此者愧吳主不能用于敬言卒至敗而壯繆之憤亦藉少舒也堪欲爲子敬立碑表葬處倉卒未果故爲文記之時康熙十一年三月某日丹徒舟中

借竹軒記

子東鄰丙舍有竹三畝許自童子時即把卷日哦其下嘗見其始生而蝟腹虵蚘以至劒拔十尋不數日而生之事畢是天下之怒生者莫如竹每當讀書賦詩爲古文辭或與良友朋把杯豪飲之際顧其怒生之勢胸中輒勃勃然動蘇子瞻記篔簹畫竹曰畫竹

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蘇子可謂善于言竹而豈止爲竹言乎予兄介夫以能詩古文名近僑居桐溪因其地多竹遂以借竹名軒吾江南何地無竹語竹輒賤之甚或斬而爲薪何獨介夫戀戀若此且若不敢有其竹而曰借也人詰之曰人生天地間何者非借吾言竹偶然耳予曰是言誠類達者而不盡然凡人心思才智莫不有怒生之勢特無以激之則不能發太史公非歷覽名山川少陵非遊于瞿塘灩澦之險柝州非涉黃溪鉅鉤諸勝其詩文富不能至是三百篇詩人非有得于鳥獸蟲魚草木之故亦不能達其性情然則山川鳥獸蟲魚草木皆借以成吾詩古文之具何況竹之爲物乎韓愈曰苟可以寓其智巧使機應于心不挫于氣則神完而守固今試以竹之機應于心則必如畫家胸中之有成竹振筆而出自油然沛然如風雨驟至鬼神莫可端倪不然徇迹而略其神則竹之自始生而至劒拔亦何與于吾第以其蒼鬱掩覆爲足娛也豈借竹意哉

介夫曰然遂書其言爲借竹軒記

記四

慶亭記

慶亭距吾邑五十里西與丹陽界相傳孫權射虎地郡志又載晉顧眾與蘭陵太守季閔于此擊賊將張健卒平之及讀隋書載麥鐵杖事尤壯其爲人按鐵杖始興人以驍勇稱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性疏誕使酒好交遊以漁獵爲事不事生產陳亡楊素遣渡江覘賊勢得實還報再往被賊擒逆帥李稜以三十人衛之至慶亭衛者哀其困解縛給飲食鐵杖取賊刀殺衛者立盡予嘗謂古今山川名勝地湮沒者不可勝紀幸而以陂陀木石之屬自獻其奇或經名人遊詠而後傳若地有忠孝義勇之士行事卓越則雖培塿灌莽其名恆赫赫千古今慶亭在孔道旁旣無山川之勝名人遊詠復不屑至而流傳到今者詎非以鐵杖與眾閔之故乎哉鐵杖嘗語人曰大丈夫性命自有在豈能艾炷灸頰瓜蒂歎鼻治

黃不差臥死兒女手中他日度遼謂其子曰吾受國恩今是死日我死爾當富貴惟誠與孝爾果戰死鐵杖本武人不知書且起于羣盜能立言得大體卒盡忠人國又訓誠及後人人顧自暨立亦何可量哉鐵杖官汝南太守贈宿國公謚武烈

忠佑廟碑記

郡城忠佑廟殿祀道士某募金脩葺工命玉璣記其事廟祀隋司徒陳公果仁公字世威晉陵人生梁太清朝舉進士仕隋官監察御史當陳亡隱居隋高祖累徵不起大業間被詔討賊不可辭五年平洞寇于長白山九年勦樂伯通叛眾十萬累授銀青光祿大夫義寧間東陽婁世幹叛奉詔斬之拜大司徒隋史不載公姓氏劉昫載而不詳宋祁視昫尤略竊怪魏鄭公與公生同時耳目聞見不遠及身為佐命臣乃略言故國之忠義若此然忠臣義士生忠人國歿為明神血食死所其忠義之氣薄于天壤亙古今不敝史之傳不傳固不必計也郡志言煬帝弑沈法興起義兵陰

與李子通謀據晉陵公娶于沈偵知異謀懼發置鴆酒殺之而昫不載第言法興自克晉陵謂江南可定端立威刑誅將士公受害或在是時又言南唐保大十三年吳越兵至柴克宏進禦夢公語兵助及戰風雨晦有黑牛突陣闖克宏存馘千人事聞于朝封烈帝又言宋宣和二年方臘寇睦州犯寧國距界百里郡人禱之卒不犯又言建炎間陝右兵討亂武林軍變所過邱莽獨吾邑免于害當賊至吾邑時殺羊豕犒師一卒忽作神語賊相顧變色縱火雨輒作望城上皆紅衣巨人持兵賊駭走夫陰兵兆夢近于荒怪士君子勿道然吾邑為公所生地墳墓并舍尚有存者故老相傳當亦可信况乎烈丈夫不與形俱盡其靈爽所憑非生死得而閒之者哉公死後白晝現立雲端鸞尾注矢鏃射法興立殪後人壯其事于公死日作雲車弔之雲車者治鐵線繞如雲上承小兒操戈戟若戰鬪狀有力者負之趨流傳至今日云

擬建鄭陸橋張義士祠記

王子夏子從江陰歸艤舟鄭陸橋因驟雨舟不可禦登岸假坐一
叟家叟曰吾鎮昔有張義士明嘉靖間倭犯江陰偪吾常勢張甚
義士張邦定突出率鄉勇百人扼之力戰橋左右斬倭首千百級
水流盡赤卒不支死而倭亦不攻常州考志不爲義士立傳其事
僅一見向洪邁赴義卷序中憾之序言已崇祀典而祠又失考尤
憾之烏寇在當日蹂躪內地壘閘制江及大江南北漸不可撲滅
然其志在歛利利則爭先敗則相委棄散漫無有紀律驅除亦易
爲功苟所至之地多得如義士者隨在以挫其勢則必不敢長驅
以入武臣能作其窳墮之氣堅甲利兵如義士不惜以身徇將盡
殲其類奚難奈何將卒參安成習平時既不能訓練策防守遇變
則張皇失措致老弱疲羸之輩往往貽誤土地以張敵氣而明之
天下浸尋以亡豈不重愧義士哉義士祠旣失其所當日果建與
否及建而毀皆無據百餘年來遂無以慰義士而國家報功之典
亦不彰我朝鼎興凡前代死事諸賢皆諭祭惜無以義士祠請

續建者卽不然亦宜令附祭他祠嗚呼嚮非向君幾致湮沒無聞
卽一載于田夫野老之口亦何以風天下後世吾是以嘉向君而
譏脩史者之疏也是爲記

近園記

楊憲副青巖就舍窺隙地爲園名近園青巖曰爲其近似乎園也
予曰旨哉斯言人之爲園莫不求其似而惟恐不似是故輦土累
石欲其似山築陂陀欲其似陵谷鑿池沼欲其似江湖之水植嘉
樹美箭欲其蒼然似林木于是竭其貲力而無所惜窮極工巧有
數年數十年然後成者青巖之爲園凡于園之宜有止求近似而
止昔人云築室種樹道造自得灌園鬻蔬以供朝夕豈青巖亦欲
辨乎此邪天下之事既至其境則境已窮將至而未卽至其境反
若不窮青巖由其近似者日荒廢之以至于無不似安在其以近
終柳子厚曰地雖勝得人焉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
不待飾而已矣今以青巖爲之主可謂得人矣昔梁園鄴苑諸勝

久已無有其名猶流傳到今者時有賢主故文人才士遨遊其地
作為詩文以紀勝園雖亡而猶存自近園既創四方名流踵至青
巖固好客相與賦詩飲酒相娛樂近園之以詩文傳當與梁園鄴
苑並不朽雖存亡尚可不拘其迹又何論乎今日之近與非近也
衛公子荆居室始有曰苟合少有曰苟完富有曰苟美孔子善之
孔子非徒善其居室蓋以立身處世之道不以物累乎心可即小
以觀大其說與老子知足不辱之論相通青巖官憲副年齒方壯
盛遽致政歸可謂不以物累者然則青巖之以近志不獨在園也
已

破舟記

癸丑三月三日子舟泊京口南城外見有以破舟置岸以居者斷
檣櫓之屬為楹篙之屬為柱周之木板為垣窗戶略具上疊之以
帆稍蔽雨雪外聚敗器斷瓦礫礫然以為藩居之者不知何人觀
其色怡然羣少兒躍內外臨流植柳數株桃李樹各一若將終

身焉者予因慨舟之先凡山川之異燕吳荆湘之遠江海之播蕩
無所不歷乘風破浪舟子耶許以張其勢其閒達官貴人顧盼自
豪簫鼓之聲不絕一旦失勢以至於深悲雖然吾見舟之
沈于河爨于火者亦多矣今猶為人所居聚族以長孫子不可謂
非幸敗器斷瓦既以不材委諸地且以不材之用助之莊子所為
無用為有用者意在斯乎作破舟記

胡忠祠擬增祀諸賢記

癸丑冬予至西湖即走謁岳忠武廟既出見廡旁有祠漸就傾圮
門扇不得入讀碑文知為胡忠祠也祀宋劉允升施全隗順允升
建州布衣聞忠武被逮詣闕訟冤秦檜置之死全為殿前司後軍
使臣憤檜挾刃刺不克被擒磔于市順獄卒也負王屍潛瘞九曲
叢祠徇以玉環種雙橘為識至孝宗詔求王屍敕葬此山三人之
祀宜矣嘗考其時牛皋為忠武將累立戰功檜使使毒殺之今其
墓猶存張憲亦忠武將張俊迎檜意手具獄詞憲以冤死皋未立

祠憲雖別祀而未嘗合食紹興中太學生程宏首訟王寃孝宗始
復王爵諡武穆命改葬棲霞嶺雲耐其旁由此觀之宏之功大矣
既不爲立祠又不得與劉施諸人並祀何以作忠義之氣而安其
靈明弘治間爲劉施立祠而不及愧至萬歷閒義士高應科始請
增入而不及程余于茲不能無憾嗟乎宋至南渡後君臣皆置國
事度外有一忠武卒陷以死忠武死而國亦浸亡詎不可歎宋亦
未嘗乏人乃訟忠武冤者一布衣瘞忠武屍者一獄卒請復忠武
爵卒得賜諡改葬者一太學生使數百年後聞風慨慕徘徊于荒
煙蔓草之間亦重可悲也已祠宇頽壞必有起而修復者義士如
高應科輩豈無其人儻自之有司使牛張程三君皆得合祀一堂
之上俾依忠武之靈而左右之千秋血食不衰則所以發潛德之
幽光而垂訓戒于後世其功非小企予望之知必有屬矣故預爲
之記

濟寧關侯廟記

舟泊濟寧登岸謁關壯繆侯祠瞿然曰此固重建于吾宗偉如先
生者乎偉如名益修濟人楊蘇霖嘗著奇報錄行世奇報錄者載
創廟之奇報也侯廟偪回回教祠其教主楊生花等久欲毀廟爲
門徑會州人劇貲更新遂以創建非制中當事毀之益修怒曰吾
輩不言侮神之罪過生花白當事復就其地建廟不日而成生花
聚其黨千人撲殺益修于肆中復刳雙目實以礮灰昇屍投其家
而預殺一瞽者抵罪觀者咸舌橋不能下益修夜半忽甦見一神
持酒至曰勿怖飲此可活次夜又見一神曰腦中死血去方可生
已而目中血流如注次夜又見一神曰爾無眸吾有羊眼在吞可
復生益修吞之至曉呼其婦曰天已曙邪婦駭起視之兩目炯然
矣嗟乎死而復甦者有矣無目而遽有目不可謂非神使之或謂
事近荒怪士君子宜勿道不知至人精爽不與形俱滅安得以荒
怪目之古來忠臣義士沒爲明神歷久而人彌尊信者不徒以慰
忠義之魂實爲萬世爲臣子者勸今以侯之靈如此將爲臣益勸

忠爲子益勸孝有裨風教非小卽果荒怪亦何必深斥其非閱數
月流賊李自成至濟寧生花佐其擄掠旋戮于市亦劊其雙目踰
年而益修成進士試觀今日廟貌崇然翼然于濟水之濱者非皆
益修之功其地雖三尺童子亦能道其事濟之人自此益奔走侯
庭惟恐懈雖然侯忠義之氣充溢宇宙不藉茲廟有無至土木衣
冠又豈侯所恃以憑依者廟卽終毀亦無傷于侯特以因侯之故
致無罪殺士故爲侯所震怒不得不委曲以生全之若生花後死
非命及益修成進士人皆謂侯之所以彰報孰知死生窮達皆天
所命而侯豈居之哉

影壁記

距五牧鎮半里許有農家陳姓者日影中見壁上行人去來不絕
長不盈尺頭面鬚髮手足畢具或徐行或驟或持戟或挾弓矢或
佩刀或連騎蹀躞或冠或脫帽或鞞或履或跣足衣或方袍或戎
服或朱或紫或白或甲冑錚錚若有聲最後一人衣黃袍冕旒乘

輦羣力士擁衛之鄉人觀者日如堵莫不相顧錯愕有少年揮劍
斬壁上其人皆怒而不畏如是者一月而滅始自甲申三月某日
也或曰天市垣影也主兵或曰遊魂也主人民死亡離散或曰妖
也主敗亡主人懼徙而遁尋亦無有災患或曰徵不在一家也予
聞湘潭界中方廣寺每至四月朔日在東壁照見維揚宮府樓臺
及人民奔走狀市物慙慙可數福清紫微院每三鼓後貿易聲喧
闐皆浙人音達旦乃止嗚呼天地之氣相搏相攝其噓翕之變有
不可以理測者故君子存而不論

宿遷迷路記

自宿遷早行漏猶未斷行十里餘迷路呼僕夫不至扣邨者之扉
問曰孔道耶曰謬矣左左又行十里餘復扣邨者之扉問曰孔道
耶曰謬矣右右予不敢復進止道旁天色漸曙僕夫亦狂趨至讓
之僕夫曰勿讓也此地左右皆屬通衢雖白晝亦多誤何況暮夜
予恍然曰暮夜之失天也若白晝而失者胡爲耶宜爲僕夫所誚

也噫士君子託足毋爲僕夫諸人所謂而可哉因記之

漏舟記

三吳澤國舟楫之用居多舟不一制最小者上以蘆爲蔽中可容人四五或二三跌坐而不能立不能左右顧臥則盤屈其體童僕舟子雜處出入必偃僂每舉爨煙火相逼汗浹頰背淚且簌簌下然行甚便疾日可百餘里故予往來上下數百里閒恆安之今年春梁溪吳大令相贈一舟廠而麗窗戶畢具可坐可立偃仰莫不如意向之所苦悉無有命家僕四五人操之又擇一長年爲舵師僕與舟初猶不習漸乃就熟所爲南人使舟其能性然也甲寅五月乘往嘉禾不及吳江十里許怪風忽觸巨石臥榻之下水湍漲然入震蕩若將覆凡舟之人各操銅器木杓瓦缶之屬爭挽之童子亦用兩手掬水向外嗚嗚而號舵師曰無恐取敗絮以手捫摸損處盡力填塞復躍水至岸取黃土斗許覆敗絮上又以甌石壓之由是得挽而竭然沁入者津津仍不止也至吳江覓匠人修治

期以旬日始完固不能待仍乘之去早暮命童子守視水漸沁漸掬夜命一蒼頭臥其側予寢不成寐時時躍起同蒼頭敲石出火以伺之蒼頭睡稍熟輒叫呼鄰舟人皆以予爲可怪也予思向者乘小舟雖苦而意恆適今易大舟早暮反靡寧處且有性命憂旣而思古者賢聖之士恆不使身心稍就于逸大禹惜寸陰周公坐以待旦孔子告子路曰先勞無倦子自得此舟若將安意肆志于其閒者苟非觸石之警將日就于逸以至于嬉遊不爲聖賢所大戒乎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予當以此舟爲法家弼士而以怪風巨石爲敵國外患而可哉故書之舟中使常目之以示警吳江道中記

醉鄉十老圖記

嘗考唐雜社耆英胡杲年八十九吉皎年八十六鄭據年八十四劉真年八十二盧真年七十八其方七十者白居易也狄謩盧貞以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列圖宋雜社則七十九者富弼七十七者

文彥博席汝言七十六者王尚恭七十五者趙丙劉幾馮行已七十三者楚建中七十二者王謹言七十者張問張燾而司馬光以方六十有四援狄祕書盧尹例亦不與圖今吾邑乃有醉鄉十老湯啟陽九十五湯之盤九十三高蘭泉九十二金枝八十五薛國華陸大成竝八十四須兆寅朱先段尚綱陳觀祥竝八十三老不必皆能飲託于酒而逃故曰醉鄉也而予與朱君為尤善君嘗和東坡詠雪險韻詩至二百章莫不臻妙工畫草蟲花鳥恆用鶯翎麥梗之屬為之奕奕然神動四方之人爭得其尺幅以為重而君每厭苦不即應若當文酒之會與良朋雄談縱飲輒呼取鶯翎麥梗據案揮灑雖數十紙不倦君謂予曰雒社諸公齒爵皆極人閒之崇今吾儕遺逸在下縱馬齒日加長行與草木同朽腐子何援以為言予曰否士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窮達殊途士君子恆抱道以俟之苟終不遇于時則修身樂道惟恐人知然逃名而名隨東漢如向長逢萌之流自謂聲銷影歇史氏卒得其姓

氏著之簡編垂于後世今諸老雖伏處巖穴他日自有載君姓氏者何必若子真君平必待揚子雲之稱述而後當世知其為隱者哉君因出圖索書其語予生也晚既不能列之圖中猶幸以不文之詞廁名于後使後世追想盛世休風予亦得附以傳也

學文堂記

予自丁未冬釋褐歸遽遭先人大故既終喪而謁選之期尚遠爰就舍旁隙地築室三楹名之曰學文堂聚先人所遺書于其中朝夕讀之伊唔不異諸生時客有謂予者曰子行作吏當習為用世之學何徒效經生家為予曰此正子之習為用世者也士君子一身為天地民物之所寄雖伏處一室常若天地閒之民物森列吾前故凡天下時勢人情之安危事機之先後大變大故之成敗利鈍莫不歷歷如燭照數計當其時常若憂患困苦阨塞鬱結而不得達逮至得志有為則沛然取諸彼以與此如江河水之就下其勢自莫之能禦諸葛孔明抱膝隆中房杜諸賢在河汾受業范文

正作秀才時不過退然一下士其後功烈卒不負其所學志士宜
用爲師法豈得以古人多讓之客曰信如子言子用于時試之無
不效矣予曰否其說有三學而不能則爲迂儒學究譬如夜光
之珠蘊櫝而藏其誰知者學而好用則浮躁輕率有初鮮終譬如
干將莫邪其鋒雖利日試則必至于鈍折學而誤用則如漢人以
經斷獄王安石之用周禮其流弊至不可勝言吾儒誦法孔子當
一以孔子之言爲歸孔子教弟子曰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
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而未嘗及仕蓋以能如是則仕之
道不外乎是譬如原泉有本則混混不舍晝夜故曰凡事豫則立
又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仕與學相需而莫可歧視而子願
謂用世之學別有異哉雖然予亦學焉已耳未嘗試之于仕未敢
遽信吾學第終其身求爲弟子而仕與不仕姑不必計莊周之言
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至北海東西溯視
不見水端始望洋而歎學之難窮猶是哉桐城邵邨方君適過聞

子言是之命磨墨汁數升濡筆書學文堂三大字刻板顏其上而
寧都魏善伯冰叔慈谿姜西溟宜興徐竹逸先後至皆爲作記而
予亦自爲文以附諸先生後俾鑱諸石

警齋記

學文堂左个闕二室曰警齋中列經史百家書闌楯外有池有石
有佳木美箭池有紅魚百頭一石兀立水中名小濼濼蜀諺云濼
濼大如象石稍類之因以名也荆溪任子爲予作記謂山水木石
魚鳥之屬皆可隨觸自警寧都魏子則曰古人圖史莫非所警之
物予曰因所見而警無所見必不警聖賢之學固因境而有會而
善會者無事乎境禮曰君子終日乾乾向晦宴息可以自適而必
曰夕惕朱子教人靜坐讀書曰各半人知讀書之爲讀書不知靜
坐之亦讀書夕惕靜坐皆無事乎境者也予嘗謂善學者功以漸
而深始之必警所警繼之警所無警終之則忘所警譬如入江湖
之舟鮮不畏其震蕩而舟子則視爲安瀾臨危崖俯深谷徑不受

趾鮮不偃僂匍匐怦怦然心動而樵者負薪而趨往來若履平地何也因習而忘焉也予苟能爲江湖舟子危崖深谷之樵者則是齋也可不復以警名矣雖然豈易言哉遂爲記

遊響山記

宣城有名山二一敬亭一響山響山下有潭名響潭相傳嚴子陵嘗釣此上有釣臺予客宣偕友往遊出郭數里憩柏山寺僧憇憇導行拂草走山坡半里許歷蠶叢又二里許始至披荆棘上一荒邱耳潭止數尺水左右無澗無古樹周遮亦無所爲釣臺志載唐路刺史跨潭建兩亭于東西崖梅聖俞詩每過響山下常思路中丞今廢亦無復見悵然而歸天下山川不足觀者何限彼旣無名我亦未嘗以名求故無憾惟有赫赫名而不足以厭人望則有名不稱實之歎噫山川本非求名者苟不稱實猶未免于譏况皇皇焉惟名之是求者哉因慨然爲記

遊敬亭山記

李太白詩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予幼讀之卽知有敬亭山今年客宣城始得偕友往遊出北郭十里許至雙塔寺僧云唐禪師黃蘗開山處塔頂碑上橫碑文太白書可望不可卽有廢井坎窪然莫測僧又云黃蘗入定往西竺國募巨木構殿木從井起至今誇爲神二里許有亭曰古昭亭梁昭明太子建屢修復自此松蔭夾道澗左右水聲潏潏然再上爲五賢祠祀謝玄暉李太白韓昌黎晏同叔范希文再上爲翠雲菴山勢迴抱如列屏門外傑閣名雲齊閣曠如也復下五賢祠迤邐至最高亭再上爲額珠樓僧云名樓義取黃蘗額骨若珠故意不足信予觀山踞東南勝勢一峰突出如額樓適當其間昔人命名或以是再上愈險峻石峪呀錯立石罅出樹皆合圍離奇怪幻難狀候雨勢隱隱東壁下子志躋其巔不及者二仞無道路可迹止巨石瞰諸峯若棋布雙塔隱樹閒已不辨其處已而雨至疾走下五賢祠而衣履盡溼命童子折枯樹枝敲石火火之解衣環立半晌客謂予曰祀五賢于太白

不能無議太白嘗依永王璘蘇子瞻以爲當由迫脅子曰亦不盡然當時安史亂天下嗣君播越璘據要地舉義師誰得議其非幸而唐室無恙故璘卒及于禍不然江淮亦足偏安以存唐祚晉之安東可鑒也白依璘豈盡無見客曰噫璘罪信可原白非佐逆者歸途并記其語爲敬亭遊記

記五

放生池記

吾郡北城內有廢圃二池廣各四五畝順治閒僧募建佛寺就其池爲放生池每月某日邑人各攜生物至爭投之予作而歎曰佛氏教雖小物必使遂其生如此哉易大傳曰庖犧氏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歐陽修引其言以爲教民取物資生爲萬世利此所以爲聖人浮屠氏謂殺物者有罪放生者得福則庖犧氏遂爲地下之罪人此與本論相發明子則以爲天地之大德曰生齊宣王不忍一牛穀觶孟子曰是心足

以王子于佛氏無所好獨以戒殺放生二者足與吾儒仁民愛物之道相通去年冬子客武林見西湖上宋放生池碑尚存略云天禧中郡守故相王欽若奏請爲放生池邦人歲以四月八日用釋氏法隨願買禽魚放之謂爲誦聖而唐乾元閒亦奉詔置放生池八十一所顏真卿撰碑文有介社蒙福等語二者所爲詎不善然以祝壽祈福則非吾儒所樂稱欽若不足道魯公之言豈非儒者之過與嗟乎不見夫逐利者乎先期一二日漁人取魚獵人取鳥其勇百倍往昔其爲物大約生死半生者亦漸就死而放生者意本不在物故不暇計生者縱死者棄垂死者猶縱狼籍臭穢孰知其死皆以人求生之故而速之是好生而轉因以殺生豈非誤邀福之一念果可爲有台吾儒仁愛之道乎哉作放生池記

東竹院樓記

癸丑冬假寓昭慶寺東竹院樓樓向不戒于火重建未久窗櫺未完具垣滂葺不治門檻亦閒缺折予解囊金稍葺之樓前後皆有

窗二戶久鐫令洞開前望隱見湖棋磬山在後山下一池泓然
名哇哇岩左城右寶石赤霞諸山保俶塔兀立山上湖光山色陰
晴早暮時變換子每啟視輒浮白大醉歌詩數章一日念樓前不
可無竹况院舊以竹名命奴子向山中移十數竿至植之又輦土
積如小山移荒圃中牡丹一本種其上雜以美草客笑曰吾觀仕
宦者視宮署且如傳舍聽其敗壞不之顧子寓此暫耳何不憚煩
若此子曰叔孫昭子館于諸侯一夕之宿必修將行必葺墻屋補
缺壞而後去春秋多之郭林宗每過旅舍必躬行灑掃後至者即
知爲有道宿處蓋知賢者用心不以暫而忽小之爲一時之去就
大之卽可以觀其終身苟以爲暫卽終身亦暫以爲非暫雖一日
居處猶終身且吾觀忠孝節烈所爲皆由暫而成稍遲回顧慮卽
不能自必故有士君子讀書談道平居以忠孝自矢及臨大故澳
忍囁嚅無所不至而愚夫婦一念所發勃不容已舍生取義遂由
此以成其名易言需又言夬夬之義爲決天下事未有不成于決

而壞于需者然則可易言暫哉昔王子猷于寓處便令種竹曰何
可一日無此君古今人有同心子種竹適與相符而非必效之也
是爲記

瑞木屏記

西湖昭慶僧舍佛座前設一木屏子諦視良久隱隱見山水人物
花木宛有文若篆書僧曰此瑞木也君知其所以然乎子曰子烏
能知之史載南唐末溧水天興寺桑生木人狀如僧右袒拄杖蒲
團畢具色如漆可鑑明萬曆閒柘城柳樹內出人物各類車馬冠
裳姚思仁巡按河南進開採圖事見圖中近七八年前如舉馬蕩
木中得大士像眉眼毛髮靡遺事亦上聞與屏木正相類天地閒
氣機之變化莫之爲而爲有其事不必有其理故曰天地之大也
聖人有所不知若佛氏教則不必有其事亦必強爲之理如神天
鬼怪輪迴因果諸說妄誕不經佛氏皆以爲理所固有然則是木
也亦可以理信矣哉且不觀史乎宋太平興國六年瑞安民張度

鑿木五片中皆有天下太平字慶歷閒澧州獻木有文曰太平之道汀州復進柚木文曰帝王萬年宣和紹聖閒各一再見文同太平興國德祐二年寶應縣民析薪中有天天下趙四字獻制置使李庭芝玩其文義不可謂非瑞而未幾宋亡是理之可信者亦不可據况理本不可信者乎天下瑞莫大于黃河清鳳凰見明啟禎閒次第見告不旋踵國祚以斬兩漢盛世天變地震災祲屢見天下卒無事豈非遇災而修省災可為祥遇祥而忽人事則祥亦為災吾儒所信者惟此若其所以然之故奚暇辨哉僧曰然請書之以解吾惑遂記之

敝衣記

予將謁選銓曹治行李檢敝衣之垢者浣之破者補綴之長短者改截之家有一奴子善縫委其事弟曰近日絲布價俱賤即更為何難何矯若是子曰雖貧豈吝此嗚呼汝不聞之乎吾祖中丞公撫楚時曾出一葛袴命補綴奴視之敝甚告公改作公怒曰未敝

盡何改為完之又數年又嘗製衾衣有請易以絲者公曰無然大布暖今吾衣雖敝未至如公之袴可不知惜耶近見十年閒朝野以焜耀相誇一冠嘗至數十金下體履皆用繡錦暴殄已極數年內朝中二三大臣思以儉為教凡于燕會衣飾日用之屬皆反純樸庶幾國奢示儉之意雖然儉之為道激而為之則必詭詭則偽偽則為小人魏毛玠崔珍選人先用儉節一時朝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輿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潔于是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輿服大吏或自挈壺餐入官寺故和凝議云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焉可繼吾徒誦法孔子當守與奢盜儉之說不必有所激以立名亦不至樸慙簡陋以廢禮先王之教在通人情吾亦求其情之所安而已矯云乎哉弟其識之必審所自處也

洗象記

客都過順城門見城壕中洗象象凡二十有四夫象本龐然物入水則出沒轉旋莫不便利時立時臥時行如舟噴薄如風雨象奴

使與已狎言語如相響答招之輒至麾輒去怒罵輒俯首不敢仰
視人言象之威不可測發狂則壞邑屋若卷籜人民蹂躪至于死
傷物之悍戾者莫過是一象奴乃能制之唐庚嘗作射象記述監
稅蒙順國持矢射象中項背若蝟毛象不動最後中耳象奴馳之
以鼻鉤其漆碎首折脅以死庚惜其不量事力冒不測困于無助
至殺身予曰縱得助亦豈必取勝哉吾聞象性嗜稼畏豚聲嘗引
類入田人取孤豚束縛懸深樹閒豚唬象怖乃遁又聞象奴初制
象時誘陷坎穽使饑餓叫號不可忍然後出之後乃聽命而晉帝
嘗以象車爲前導唐明皇賜脯引象至前拜舞皆中音律然後知
馭得其道物雖悍戾必受制且其材足爲我用不得其道徒以力
相角吾見碎首折脇者不徒一順國也

蟹斷記

挈小舟出北郭見河內置蟹斷十餘處舟過若然有聲若狂風雨
驟至岸各設蟹舍人伺其中蟹斷義見陸龜蒙蟹志曰漁者緯蕭

承其流而障之斷其江之道曰蟹斷近則不緯蕭而編竹竹勁故
有聲夫蟹本水族之微者古人每著簡編易象爲介類禮經左氏
傳國語爾雅太玄晉春秋勸學等篇皆載之而龜蒙且以喻人之
爲學因歎昔人雖于小物不忘明道如此楊升菴丹鉛錄紀蟹甚
詳較呂亢蟹圖又備然不過考據援引未嘗觸物窮理如龜蒙吾
觀蟹斷或百步置一或五十步置一使蟹可盡截而取則一斷已
足惟其能越軼而遁故必多爲之防然雖多爲防而越逸者如故
蓋知立法愈密則逃于法者愈巧秦漢之際以至三國五代龍戰
虎鬪上無所爲法奇才異能之士相與角立爭雄長踔厲于功名
及天下既定創爲法度引繩切墨使人帖首抑志莫敢隕越甚而
猜嫌日起誅戮相繼于是有挺而走險卒非法之所可制關尹子
曰蛟蛟而已不能爲龍亦不能爲蛇爲龜爲魚爲蛤使蟹能爲龜
爲鼈爲螭蠖放蕩江海中孰得而制之龜蒙曰稻之登也執一穗
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惟其性不能無欲不安于窟穴故遂受

制于人然後兢兢以越軼為幸豈不哀哉同舟有門人數人書吾言為記時甲寅重九後二日

醉墨齋記

水環于郡學而左右趨小橋前後相望古木數十樹夾岸吾姪象采居其間作為水榭臨流以自娛名之曰醉墨齋乞吾書而顏之且屬為記子曰異哉人之醉以酒而子之醉以墨也象采曰子生平不善飲酒少飲輒醉每以醉為懼自是竟不飲故酒不能醉子然聞之詩曰憂心如醉文中子亦云心醉六經可知人生可醉者不獨酒也予少喜學書初學歐陽率更不能似又學王大令亦不能似愈不似愈學又嘗學畫臨摹宋元諸名家亦不能似已而專做黃子久倪迂窮日夜忘寢食若將終身二者日費墨汁升許非予之心醉于斯乎以云醉墨何不可予歎曰昔王勃屬文必先磨墨汁數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而成文是古人未嘗不以飲墨為樂事北齊朝會儀郡守遣陳土宜字有謬誤濫劣者令飲墨水

一升策秀才書罰亦然蘇子瞻監試呈諸試官詩云麻衣如再著墨水真可飲是又以飲墨為罰矣象采能書畫又工詩固當與子安竝稱而無慮子瞻之誦今而後即號于人曰子果飲墨而醉而因以名吾齋也亦無不可哉是為記

郭巨埋兒故里記

行自汴梁而北有碑道旁曰郭巨埋兒處予停車久之歎曰此固世所稱郭孝子哉既而思巨孝如是何以漢史缺載若夫明著于史與巨事相類者則有郭世通通與妻傭力以養母生子慮違養瘞之宋文帝旌其門而韓愈謂世通不腰斬于市幸也况復旌焉文帝于是失刑嗟乎世通之為也豈巨作俑哉曾子曰孝子之養其親也樂其心不違其志父母之所愛亦愛之至于犬馬何況于人酒肉之養將撤必請所與由此觀之在他人猶且分甘矧屬子姓巨惜此以自賊其子何哉使一旦母詢其子安在實告則傷母心不實告則欺母傷母心而母疾痛以死其不孝又孰甚况不孝

有三無後爲大儻于斯竟致絕嗣不孝又豈獨在母乎且古來貧士之孝養者多矣不聞天皆有所賜何獨于巨而得金神之以丹書標之以孝子此與牛腹鷓尾之誣何異苟得金而留子則殺子原非本意得金而子仍棄則金已足以養母而子可不必殺可不殺而殺之忍益甚焉古人斷一樹殺一獸非其時皆爲不孝況殺子哉夫孝順德也菽水承歡人人可以自盡使必矯情立異如巨所爲則天壤閒豈復有完子卽有尤而效之如世通其人者雖被國旌亦必爲士君子所見絕然後知巨孝之不載正史爲得其正而後人之附會致與曾參閔子同類而竝稱者之失其倫也昔易牙烹其子以進齊桓公公食之美以爲愛君管仲曰親莫如父子而忍焉于君何有彼殺其子不得爲盡忠于君殺其子又豈得爲盡孝于母乎子車轍所至凡于忠臣孝子之墟墓必肅衣冠展拜低徊而後去獨于此不能愜于懷且深斥之者仍恐世人博名干譽拂天理而悖人倫求爲孝子而反爲僂民也是爲記

卷八

學文堂文集卷九

夫椒山人陳玉璣賡明著

書一

上章祭酒議孔廟從祀書

月日璣頓首再拜謹奉書大司成閣下璣爲國子生時辱閣下以孔廟從祀諸賢及漢唐宋明儒者古今進退因革俯訊于璣倉卒應對慮有未詳耿耿于心越今二載敢復奉書以對璣嘗考史記孔子及門之士顯以年名見于書傳者自顏淵至公孫龍三十五人有名無年不見書傳者自冉季至公西葳四十二人總之七十五人再考小司馬索隱謂家語所載與此數同獨無所謂秦冉鄔單與寮而別有琴牢陳亢懸豐三人再考世傳家語僅七十五人且無所謂鄭國申黨顏何與寮與冉而別有懸豐作懸宣一人再考杜佑通典載七十七人外又有蘧瑗林放陳亢申棖琴牢琴張六人再考漢唐宋明從祀儒者在唐貞觀而祀者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高堂生以至范甯賈逵二十一人在宋元豐而益者荀記

揚雄韓愈三人瀉祐而益者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五人景
定而益者邵雍司馬光二人若祥符議革者琴牢一人至元而益
者許衡一人明太祖進董仲舒而罷揚雄天下稱之正統進胡安
國蔡沈真德秀吳澄四人孝宗進楊時一人嘉靖進后蒼王通胡
瑗歐陽修陸九淵五人而子公伯寮秦冉顏何之謬則去之于荀
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之疵則罷之于
二申之重祀則存根以去黨于林放蘧瑗鄭玄鄭眾盧植服虔范
甯之未妥則改祀于鄉隆慶進韓瑄一人萬曆進胡居仁陳憲章
王守仁三人益羅從彥李侗二人迄今因之此固古今進退因革
之大略也然愚嘗思之四配定矣以顏曾之祀于堂而俾顏路曾
皙侑享別祀有所未安夫顏路以魯之公族而能折節受業皙欲
修明禮教夫子善之皆以子之故不得與兩廡諸賢同寓目于金
聲玉振之樂卽曰別祀所以尊二子孰知禮之隆殺已顯然有別
乎昔人有升二子于四配之上俾父子祖孫衍享一堂之說似屬

未便不若做禘祭之禮于十哲之前另設一座奉二子以祭祭畢
或別爲一室以藏之不則仍奉其主于啟聖之祠誼或兩全此一
議也鄭曉曰十哲直取陳蔡一時與難之賢非孔門定論王世貞
曰宰我冉求朽木之謂見鄙聖門短喪之私得罪名教豈可使偃
然一堂之上與顏閔比肩曉與世貞之言是也愚以爲十哲之數
或不可缺則有有若之類聖人公西赤之志于禮樂南宮适之見
稱于夫子皆可升況有若之議升宋咸清已言之因某祭酒獨持
異議遂躋子張夫孔子歿子夏子游子張欲事有若茲令張也升
堂而俯視欲北面事者乃居廡下豈爲安乎則退宰冉而升有若
復斟酌于赤适二賢之間以足十人之數又一議也李之藻曰左
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屬說與何忌于夫子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
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則何忌固弟子也論語註孺悲嘗學士喪禮
于孔子是悲亦弟子也而家語懸竈張氏謂卽史記之鄭單從家
語祀竈而去單理成宜然秦冉顏何以不見于家語故裁然顏

齋之推真卿俱稱孔門顏氏有八若去顏何則僅得七人又史記載顏何字冉索隱註引家語字稱則家語原有顏何不當黜祀至于公孫尼子作樂記緇衣篇業已吐詞爲經而庶祀未及信爲闕典藻之言是也則進何忌孺悲公孫尼子且崇亶去單而復祀顏何又一議也若夫先孺之祀唐得二人矣而孔穎達撰定諸經之疏號曰正義當時著爲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功豈在二人下邪宋之名賢收錄殆盡而范仲淹之以聖人之道爲已任且教張載以讀中庸魏了翁力崇朱學而遊酢謝良佐呂大臨胡宏楊簡何基王柏諸人亦表表足稱元之劉因金履祥吳棻皆有功聖賢豈概宜略之邪明祀四人而羅倫之剛介鄒智之忠讜亦庶幾乎文章懋之行誼亦足齒于文清之後蔡清之經術張元禎之操養亦無愧于新會陳真晟之高蹈亦足配于余干其他如吳與弼曹端羅洪先鄒守益湛若水王艮高攀龍皆傑然一代聞人悉宜錄之以俟論定又一議也伏惟閣下細加觀覽其間儻有今

日宜行者閣下卽白之朝廷定爲千百世鉅典尊賢重道其功不小璣不勝惶悚待命璣再拜

與曹峨嶠書

峨嶠足下僕昨至京師攜所爲文數十首謬爲諸大人先生所推許甚而索予文者戶且滿屢私竊自喜以爲昔揚子雲著太玄世無知者子雲曰後世復有揚子雲當必好之僕文雖不敢擬子雲乃不待後世而已有知者此其所以喜也旣又退而自疑昔韓退之欲謁宰相其初上書曰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采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使其時宰相一見而卽知其文當不待其書之再而三矣今世之爲文有敢比于退之者乎乃僕自到京師以來諸大人先生之能文者一見僕文交相稱可飲食贈遺之禮且以備至僕之所遭似過退之不知其何以遽至于此也中夜自思怍怍于中嘗躍然以起爽然如有所失究乃不能已于憂也僕觀天下之人多矣其人而安爲泯泯無聞之人則已旣已

願爲文章其文章既已謬爲當世相推許苟不殫精竭慮冀可傳于後世譬如三春之華暫榮旋萎則何益哉則何益哉杜少陵詩有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知爲千古事則必不敢輕爲至于寸心知而後求知于人也始無所愧僕求諸心究何足恃求諸心既無足恃乃謬爲諸大人先生所推許無亦愛僕過甚而舉未足爲定論邪然僕深自幸者僕雖舉進士去授官之時尚六七載自此以往葺東郊之敝廬命奴子耕舍旁田數十畝以自給痛絕無益之人事耑肆力于文章儻得一二可傳者卽不質之當世大人先生而有以自信然後僕之憂可已僕之疑可釋徐以冀向之自喜者則庶乎其可也雖然豈易言哉足下好爲文章平日又極稱道僕文故奉書告僕意伏惟敷迪不宣

再與曹峨嶠書

瑾再拜僕見足下近日所爲文多合古法欣喜不勝然更有請質左右者文章一道實所難言今之學者競稱唐宋八家亦思八家

之前有八家乎學者止于八家求八家必將不得爲八家譬如三百篇而後有漢魏漢魏而後有六朝有初盛中晚唐愈趨愈下其勢必然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學者未有不窮其本而可爲文章者夫所謂本不外乎六經而已 國家以經義取士士之窮年斫首于經者不過明白其大義求爲制舉之文且各守一經以進取求其旁通而兼貫者百不得一二其病皆以制舉視經未嘗以經學視經故通經之士少又皆以經視經未嘗以古文視經故人之有得于經而爲古文者更少古人有得于經而爲古文者莫如司馬遷之史記今觀其書多引用六經甚有裁割其語而爲文規摹其法而爲體者而韓昌黎平淮西一碑顯然本之尚書其銘辭又從大雅常武之詩摹出總之八家爲文非必盡有意摹擬熟習于經久故不必求合而自合于四子書亦然蘇老泉平生熟讀孟子而成其爲一家之言此最著者他如兩論中若伐顛與言志問津諸章其文筆之古峭格法之緊嚴自非常人

所及惟大學一書宋儒顛倒前後處似多隔礙不若于古本求之儻今之學者能取六經四子之書亦如八家之文通篇繕錄朝夕涵泳粲然必有所得昌黎曰學之二十餘年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其所爲三代聖人者非六經四子之書而何書乎足下近選古文廣攬博收極古今文章之巨觀以僕視之皆所謂以八家求八家也足下銳志爲文熟知體要抑深維孟子昌黎所云必求其本而以三代聖人爲法也一得之愚不敢以默惟裁示之璫再拜

與王教諭書

僕嘗觀孔廟之祭思其所用之時日與陳設之物知古人各有深意旣用以尊孔子且教人顧名而思義也如時用仲取四時之正也日用丁取文明之盛也雲山之象寓于罇罍以吾道與天地同體也奇偶之數形于籩豆以吾道與陰陽同用也奠幣而後獻爵先誠而後物也再獻而後旅爵先尊而後卑也釋奠以致其厚故

合樂以興爵也釋菜以致其薄故無樂而無幣也酒必以玄致其虔也幣必以帛尚其質也嗟乎今日之祭皆已沿習爲故事其顧名而思義者誰乎然有名在而求之思者未有并其名而去者之反能思也昨丁祭之日僕三鼓肅衣冠趨而至見儀禮多疏闊而足下升降拜跪之禮又簡略不恭心竊憾之及觀陳列諸器物又缺焉未備如罇罍也而易之瓦缶籩豆也而易之盤盂噫是果誰咎哉僕聞先正言恥近今之職于學者以講章句課文字爲事而不能以德行道藝之備于身者爲化導之具今聞足下并講章句課文字而不可問遑及其他則僕今以祭器之未備者責足下足下必以爲迂怪可笑矣僕向在都門寓天壇道院得聞其所奏樂又考其自昔傳習之書知其流傳庶幾近古因語于某公曰今天下辟雍之樂猶存遺意而音器已非其舊何不以此廣敕天下學宮使天下猶知古樂之未盡墜邪某公笑而不荅然則僕之迂怪固不待足下知其可笑也哉

與岳吏部書

仕途至今日壅滯極矣聞足下擢銓曹欣慶彌月意必有法處此乃一歲以來壅滯如故足下必曰今日人才多不能盡用故若此僕獨以爲人才固未嘗多而用之者亦不以盡用爲有濟也當于不盡用之中又立用之之法今日用之不能盡者莫如吏員一途陞擢銓補十居六七此固朝廷破格作人之意僕特慮所用并未必果吏員卽果吏員亦未累千百皆可用今之投充者倚頂首爲進身然部院諸吏擁厚貲結奧援終身居此不樂他徙乃有無籍之子買三考爲榮否則或爲富民之假託又或身爲州邑吏者懼罪營窟于其中目不識法律之文心不諳簿書之事有吏之名無吏之實其入官也違可問乎此僕所以謂所用未必果吏員吏員未必累千百皆可用也且足下亦知古之所爲吏乎古以仁義爲儒以教化爲吏故儒與吏出于一後世以章句爲儒以法律爲吏故儒與吏出于二夫儒不以仁義而以章句吏遂得挾其所長爭

勝于儒矣儒以章句弋科名錢穀兵刑之書夷然不屑吏則童而習之以空疏與練習爭勝乎不勝乎居官三年而遷視公府如傳舍吏則長子孫于其中以遷徙與積久爭勝乎不勝乎一人之耳目雖至聰明不能盡察吏則數十百人并力一心黨援聲氣呼吸相通以孤子與眾多爭勝乎不勝乎嗟乎挾三不勝以與勝者角宜今日之以吏員爲可用也惟今之計僕謂縱不能使吏通于儒而不妨使儒習爲吏誠于春秋二闈外另設一科令士之通吏術者應其選由是而中式者服官必習于吏事服官習于吏事則不爲吏所欺如是則法律之中猶可寓詩書之意而不至徒以刀筆市井之人加之民社之上且目今兩闈中式額裁其半士之困厄不得伸者不可勝數儻更設此科使士子多一進身之階將見習于吏事者必歡忻踴躍不恥其名之卑國家從此亦收吏之實效語曰芻蕘之言聖人擇焉足下誠以此法請于朝未必不爲銓法之一助也或慮今日吏勢甚昌此言一出羣吏必譁于廷而足

下之詞必塞然僕知吏員一途行必不久使足下今日不言後日爲他人言之豈不爲足下惜雖然此皆以朝廷方加意此途故爲調停之法足下儻能毅然直斥其非去此一途不特壅滯可通而國家之文治必盛若謂此途必不可廢試觀之順治十八年閒號稱平治未聞收一吏員之效者某某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孟子又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以此推之又不得吏員一事矣并望足下察之

荅華生恭玉問合祭書

門下慨然有志古先王之禮以合祭爲問偉哉斯言夫分祀合祀古無定論嘗博觀往籍書曰類上帝禋六宗望于山川偏于羣神而獨不及地祇蓋類者萃合之名祀上帝則地祇在不稱地祇所以尊上帝此合祀所由昉也周禮冬至則有地上圜丘之制曰禮天神夏日至則有澤中方丘之制曰禮地祇此分祀所由昉也漢唐主合而宋主分其間合而復分者如建武采元始中故事合

祀洛陽復命營北郊是也分而復合者如秦始中先郊祀北郊後復親祀南郊方澤不別立是也明太祖命陶安考正祀典制爲分祀禮以冬至祀天夏至祀地後因雨暘未若感父母之義定爲合祀禮一祀于奉天殿再祀于大祀殿舉以歲首以上辛此郊祀分合大凡也由此觀之分合雖或不同而分陰分陽者禮父事母事者情父之于母有尊卑之異返諸仁孝之思則一誠無如合祭爲攸當矣世祖皇帝時定大享殿合祀禮酌古準今垂一代之大典今日言祀典者孰可舍此而別有所議雖然持分祭之論者亦以周禮爲可據不知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魯無冬至祭天于圜丘事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若後世之禮是地先天食矣至于夏至祭地者月令于四立日各迎其王氣之神于郊而中矣爲后土是祭地本與四郊列爲五帝未可與郊天並論郊者交也考之三王郊祀一用夏正天地交萬物通始終之正也易曰殷薦于上帝詩曰皇皇后帝皆不言地而言帝蓋地已統乎天然則

天之于地本無不合之理王者之于天地又豈可有不合之祭乎
惟門下察之

荅友論元祐黨碑書

僕向見倪鴻寶先生元祐黨碑題詞謂先生未加詳審槩以為黨
人而賢之妄書數言于後又謂諸賢不協恭和衷其圖國事有三
黨之紛紛致蔡京得藉為口實伏承足下以僕言過當未嘗設身
處地又言章惇何以列名疑僕考據未確僕故敢以書對漢唐以
來黨人之禍殺其身無益于國昔之論者既詳且盡然皆君子與
小人各為一黨至宋之洛朔蜀則一廷之內君子與小人既分為
二而君子與君子復分為三古之以眾君子敵眾小人者既多敗
而少勝今小人合為一而君子分為三是以君子之寡敵小人之
眾也勢力之不足亦已明矣且其時小人縱令不可化誨吾方與
彼共號為君子者而獨不能降心以相從乎蘇軾曰天下之患起
于小人而成于君子之速之其論最為公平然子瞻能見及此而

卒身蹈其轍詎非未明于協恭和衷之說耶至以章惇列名為疑
夫此何事而僕敢妄言乎章惇之不應列理也足下之疑持理之
正也而無如惇果列矣當日黨人之數共三百有九人欲與足下
殫述恐累紙難書時黨人名皆以爵為次其首列曾任宰臣執政
者則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曾布梁
燾王巖叟蘇轍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
李清臣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黃履張商英蔣之奇章惇二十
八人惇固儼然在也足下試求之史籍必有所載且足下亦知惇
所以列之故乎大凡小人之用心無所不至出韓富歐范諸君子
蔡京之公評也入章惇蔡京之私怨也出韓富歐范諸君子而假
公入章惇以釋憾所以為小人之尤者也至足下云石工安民當
鐫碑時泣免鐫安民二字恐得罪後世至今讀黨碑者皆若有一
安民在偉哉是言自古小夫細民奮其好義不平之氣與君子並
傳不朽者代不乏人足下吳人也吳閶門外有墳崇然而稱五人

墓者足下亦知之乎當周公順昌被逮吳民萬餘人遮道環泣而
顏佩章向某中丞訟冤願以身代繫楊念如沈揚倡言乞疏免逮
馬傑大聲詈忠賢緹騎怒以械擊沈揚周文元突出奪械與眾殺
緹騎二人及棄市五人者皆談笑無所怖畏仰天歎曰吾等固負
義死非戮民也嗟乎彼鄉里小民生長編伍名不越閭閻之間老
死無足數者何可勝紀此數人者義風一奮聲稱到今豈不與安
民等知足下必樂道故連類及之不宣

奉荅魏相國書

月日璡謹獻書相公閣下璡孽不道遭先君子大故苦塊間忽接
台札蒙賜厚賻感激不勝隨泣告几筵具宣閣下哀憫至意先人
之榮莫大于是璡去夏在都閣下謬以璡文爲可幾古人諄諄訓
勉望其有成椰子厚曰士之修身立節竟不遇知己前古以來不
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遭逢之難至于如此
璡幸見知閣下使不思發憤自豎立仰副曲成盛意何以自安自

恨賦質魯鈍又遭遇坎坷神荒志耗邇來痛定之餘羸有措撰率
多悖戾古人來剖以爲追班馬而陋機雲媿矣媿矣昔韓退之嘗
自通于宰執三上書而不獲見璡去年在都不敢妄事干謁雖聞
閣下禮賢愛士自顧不肖未必爲閣下所禮愛之人故終不敢效
退之之上書居月餘有河南彭士報者至寓云奉閣下命大索璡
數日矣遂引璡見閣下閣下接以溫顏與之卮酒握手談笑日影
移晷夫璡之才萬不及退之而所遇相過豈非閣下愛士倍于古
人抑以璡之不肖而閣下愛之如此天下之賢于璡者不知所愛
更何如也伏承教云漢唐宋元明詩文迄今無定論子歸可與吳
梅邨先生協力圖之因致書梅邨云近見椒峯陳子知其所學已
成立古文詞卓犖不羣追美古人無難老先生若與之左提右挈
尚論千古著爲定評誠千載一時也黃貴先生張西銘所批漢魏
百名家至今傳誦乃自唐宋以來諸家著作漸以零落散失又元
明以來亦有數十百家詩文尚無定論參伍進退似亦在此時璡

出都時閣下又贈詩一章末曰此去好觀滄海日雲山深處續遺
編閣下不特謬許堪文且以千秋不朽之業相委屬堪何足以當
之哉抵里卽走婁東奉書梅邨先生先生讀書而喜則以爲所選
文體當求合于唐宋大家西銘時文尚六朝故所選多近六朝今
所尚非六朝當不必取六朝元宋明之文大都多近大家者若唐
人之集不能多見止文苑英華所載差備而所爲六朝之文十居
八九如顏真卿陸贄李翱皇甫湜李漢張籍李德裕杜牧元結劉
禹錫李觀白居易李商隱劉悅孫樵諸人文皆有大家之體其餘
近六朝者槩置勿錄則所宜甄拔者似不外此十五人中矣至于
宋人之集最多拔其尤者如王禹偁穆修柳開韓琦范仲淹司馬
光范純仁劉敞黃庭堅秦觀程頤程頤張耒陳師道晁補之鄒浩
楊時張栻李覲劉弇鄭樵周必大羅願陸游呂祖謙陸九淵朱熹
葉適楊萬里李燾王十朋程大昌王炎陳耆卿陳亮劉克莊陳傅
良劉辰翁魏了翁真德秀文天祥謝翱四十二人皆梅邨先生與

堪定也堪近又得閱未見諸文又擬增孫詠李廌李綱鄭俠羅泌
黃震陳造七人梅邨先生奉荅書曰文爲載道之器自二程朱陸
西山鶴山以及元明諸子講道論德之言惟先生洞悉其源流手
加分條于文士之外都爲一集若然則二程朱陸西山鶴山之集
不必列于四十餘人之內矣抑數君之文非關講道論德者仍錄
之爲一集邪又觀宋人集如周必大陸游諸君卷帙浩繁豈能盡
載卽明如金洲四部彙亦然非大加刪定不可由此推之卽集之
少者亦宜一爲遴選非必如西銘之盡載也至于韓柳歐蘇曾王
八家皆有端集盛行似可弗入李杜詩亦可勿入大約詩止可附
錄于文必以文爲主而詩輔之不然唐人之詩錄之不能盡錄惟
閣下裁之元人如劉因許衡吳澄虞集揭傒斯黃潛柳貫吳萊楊
載范梈楊維禎危素王逢趙汸十四人梅邨先生與堪所定而堪
又擬增黃澤歐陽玄姚燧元好問史伯璿金履祥熊朋來七人梅
邨先生云元人之文實能步趨歐會諸君子惜世不經見故莫由

知之今宜急為表揚應先宋明人集刊布堪反復詳閱知梅邨先生非妄許可者明人之集向聞曹秋岳先生所藏有二千餘家可稱極盛苦不能盡見今據所見者與梅邨先生酌定得三十一人劉基宋濂陶安高啟楊基張羽徐賈蘇伯衡方孝孺曾棨楊士奇劉定之李東陽程敏政薛瑄邱濬陳憲章莊景桑悅李夢陽何景明吳寬羅玘王守仁邊韶李攀龍王世貞霍翰王慎中唐順之歸有光璩歸自婁東徧揆友人家藏集又擬增王禕王英王直解縉于謙崔銑王鏊楊慎王維楨趙貞吉趙時泰張居正黃佐茅坤孫鑛馮琦徐渭湯顯祖陶望齡李維楨湛若水楊循吉薛應旂孫慎行艾南英章世純蘇桓二十七人其間應刪者尚多而未見之應增者當亦不乏大抵明人集雖多其卓然成家者不過幾人其餘可以雜次彙選亦不必如西銘之各自為集也此書果能告成有功前賢非小然剗剗之費浩繁難辦梅邨先生深以為慮台札云需好事者其成之未卜應屬誰人閣下主持文教以來四方名公

巨卿蒸蒸好古誠審擇而命之當亦無難然其事亦不必備屬二人視有同心者量其力所至或刻一家二家合少成多較為易舉某人刻者集前即識其姓名踴躍從事當不乏人堪嘗讀韓退之柳子厚集其所許侯喜吳武陵一曰其文甚古一曰可追西漢今其集已無復存歐陽公藝文志載吳武陵書一卷若侯喜亦已不覩其姓名獨載英華文粹者僅不絕如綫以韓柳二公所許之人其集皆不免于散亡今前明人集幸而具在者苟不急為刊布將來散亡之憂視昔為甚此固後死者之責堪敢不竭蹶以仰成閣下意大集授梓時璩正經紀喪事囑敝同學董生以寧較讐擬製後序一篇謹錄彙呈覽儻荷改削成文令廁名于後寵光孰甚外近作十餘首詩集一冊冀辱賜觀璩再拜

答友論廟制書

伏承下問廟制僕敢援古以對聖王隆報本之義追祀其先人于是有三昭三穆合太祖之廟而七猶以為未也又有世室以為不

祧之位子孫世世享之猶以為未也乃于萬物始生之時祀天于南郊而以祖配食萬寶告成之後祀帝于明堂而以宗配食蓋聖王制禮有經有權經有所不可易權有所不可拘則有祧無祧之異其處合享特享之異其時位視稱配之異其儀誠出乎經而參之以權即九廟非古王制而君子曰不為侈也唐之廟有文祖虞之廟有神宗夏人四廟至子孫而五商人五廟至子孫而七周公制禮廟制大備官師一適士二大夫三諸侯五天子七七廟之外又有文世室以祀文王凡穆之當祧者皆祔之有武室以祀武王凡昭之當祧者皆祔之此廟制之不同也然鄭玄馬融以為周人七廟劉歆以為周人九廟蓋昭穆有常數者理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當周公制禮時文武尚在四親廟中而未祧故為七廟懿王親盡以後文武已在三昭三穆之外故為九廟此先儒不易之說也是故九廟同為都宮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各全其尊羣廟之列東為

昭西為穆祫祭之位北為昭南為穆其廟制之嚴也如此足下博觀古昔之書必能詳審而復以今日七世之廟為問禮不云乎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謂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毀有德之王列為祖宗者言也夫在廟祀而不祧者必亦在壇屋而不廢如僕前所云周之文武可見矣今七世之廟雖未備然即以周考之成王之時亦第有后稷太王王季文武五廟豈非定其名乃可昭度數之常而傳百代之守哉惟足下審之

奉荅張尚書書

病中接讀閣下手札以繼起昨在敝邑行事顛倒恐敝邑士大夫刊揭露布欲為解紛此誠繼起自愧之萌而閣下護持之意無所不至也僕竊謂異端惑道吾儒既誦法孔子本不應為之護持況繼起前此穢蹟與近日反正所錄并為佛門所不容亦何屑復置齒牙祇以昨至敝邑種種誕怪道路遂有煩言然猶以未覩反正錄所云以為繼起尚可望故若此苟覩反正錄則必以為此僅繼

起小過亦不足與責也。凡人之不易得者，名繼起幸而得，名一言一行必思所以保此名，後可乃以為名。既成矣，可安意肆志而為之。其敗遂有不可勝言者，或亦不待敝邑之攻之，而後知其不可也。當繼起之來，敝邑寄迹太初菴，舍宜深坐，不出不則躬率僧眾，徒步誣鉢于街衢，奈何甫至而乘輿執刺奔騰絡繹，伺候于富貴者之門牆，邪所為富貴者皆以厚貲，洩某某為曹邱而惟恐不一。當某某者，殺之賤且微，而數富貴者之家所走狗畜之者也。嗟乎，毗陵豈遂無可交之人，而必先及于富貴者之門牆先及富貴者之門牆，則已失為繼起，奈何乘輿執刺并先富貴而造其廬者，某某也。台劄云繼起平日每言道人，入城市僕僕大人之門，殊不雅觀。何所言不逮所行，歟。又云敝邑士大夫因不通一刺欲攻其短，益大謬矣。敝邑士大夫正以濫通其刺為繼起，短而有所不屑攻，且繼起之來以弔楊脩撰也。聞弔喪為佛法所戒，然以平日交情稍為通變，君子猶將進之，乃呂相國陸參議已先脩撰年餘死。

始得因脩撰及之繼起于呂陸生時本無交，即謂有交何不亦如弔脩撰之期來弔至如岳副使者繼起，昔日患難受恩得不死，交當在脩撰上死已三年前，此未嘗遣一侍者今來也。又不能邀呂陸以瓣香一謁其靈，此何為者。豈富者皆當弔而貧則否邪。此固世俗之禮不足責，繼起無如繼起所行，尚于世俗也有故家某孀婦者，踞諸法名，其應與與否不敢知，乃繼起則昂坐于上，其婦仰面于下，所與言者皆與其夫存日鄙雜可笑之事，致有持老拳欲下者。台劄至欲愚父子推烏而善護之，夫愚父子之待繼起未嘗不厚，竊意其日進一日不謂舉動狂悖，一至于此。始聞而訝繼聞而惜，終聞而悲，適其徒覺堂者見過偶一述之，令語其師儻因愚言憬然而悟，大反所為，則愚言未必無救。若徒以敝邑士大夫為過苛之論，執迷不醒，嗟乎則亦成其為繼起而已矣。若刊揭露布之事，愚父子可力持毋煩過慮，請以為繼起慰某白。

書二

與駱太守論講學書

執事近翔延陵書院講學昨荷折柬相招僕以先人忌辰故未敢
赴計今又將開講僕有欲達于執事者乞裁可否僕謂講學不必
另立書院應在學宮之明倫堂其次無如楊龜山先生祠敞郡理
學之興實始龜山方其學于程門還自伊洛至吾常畱寓以爲泰
伯延陵之墟也而鄒忠公及周伯忱伯溫兄弟又與公故遂與諸
生講學十有八年始歸竊聞之程子得周子之道而北洛學于是
有源龜山得程子之道而南閩學于是有委蓋宋四子肇自濂溪
至朱子始集其成要其間學術盛衰之故殆難言之當熙寧中異
學盛行毒流海內卒召靖康之禍龜山力排斥之于前文士如蘇
黃諸公皆溺佛氏教龜山惟兢兢守師說一傳爲羅豫章再傳爲
李延平三傳爲朱子其時宋祚旣南自閩至吳極一時聲教之盛
而窮源竟委龜山所以聯屬于南北之學實于吾常首被之然則
吾常之有志于學者不可不知所本也嘗見毛古菴先生作毗陵

學文堂文集卷九

三

正學編首列龜山次鄒道鄉又次周伯忱伯溫唐彥思又次鄒德
久喻子才尤延之李元德蔣良貴而以謝子蘭終蓋以道鄉周唐
四公與龜山同遊程門而有得若鄒喻爲龜山高第弟子喻授尤
尤授李蔣淵源皆可溯至謝則聞風興起有衛正闢邪之功故爲
吾常有明理學之冠子蘭而後迄無定論先賢祠之祀旣多濫觴
而郡志所載亦未盡愜人望今日講學時必急爲釐正以竟有明
一代之學此有功于先儒非小也至于講學之任不可濫屬蓋今
日講學之人必爲異日可繼先儒之人當事必折節以請隆其禮
重其事而吾人自反亦必內無愧于心外帖然于眾論然後當之
可不忝昔張橫渠已爲關中夫子一聞二程講易皋比永撤況萬
不及橫渠者乃燕然尸其位可乎此僕願執事慎重審擇勿以縉
紳韋布而有別勿因其先世而遽及其後人勿以附和者之私譽
遽以爲實然以至公揆于至正是所望執事毅然行之也昨聞某
公講朱陸之學尊朱而毀陸此固前人之成說僕謂尊朱固宜而

學文堂文集卷九

古

陸亦未可輕毀大抵道學之傳自程宋而後分而為兩朱子以格致為主祖周子而宗程張象山以頓悟為宗詆周子而兼排朱子自是以後為朱子之學者有勉齋西山其人至明則薛文清胡敬齋之屬為象山之學者有慈湖草廬其人至明則陳白沙王陽明之屬朱子得二程之學于李延平而大充之陸子靜生當其時聰明議識過于朱子躬行心得不及朱子然而義利之辨朱子亦心服之是故讀書窮理躬行實踐以至聖人者朱之道問學也涵養本心六經皆我註腳者陸之尊德性也朱之學有本有末下學上達合內外有無隱顯為一致陸則極高明而未盡夫道中庸是故王文成倣之有良知之說陳白沙祖之有主靜之說白沙道未大行文成理學事功冠絕一代即良知二字亦本孟子然而為其徒者如敬仲龍谿諸子以良知附會養氣而入于空又以良知印合玄虛而入于禪論者往往以其流弊而致恨于其源未免責備太過夫聖人之道猶天地然莫不在覆載之中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

者見之謂之智之數子者雖所造或偏要皆孔子之徒豈可遂擯門牆之外僕每歎有宋以來諸儒立說過隘尤笑今儒沿習其說分門別戶如枘鑿之不相入似有功聖賢及叩其所學求所為磊落俊偉可與入道者而不可得昔孔子之教七十子之學宜無不人人為顏曾乃由求點赤緒賢或成其狂或成其狷即求中行者已不可多得況生千百世之後無聖人以為之師奈何不使分途競進各因其天資所近以為入道之門哉敢質之左右惟執事垂教焉某白

與駱太守論先賢祠書

執事將建延陵書院或有告于執事者曰先賢祠故講學地何不踵而行之而執事不可僕有以窺執事之微而未敢信也故敢復奉書嘗攷先賢祠故雜造局址萬歷初太守施公觀民改創龍城書院旋奉旨毀鬻其地民間至太守歐陽公東鳳捐金令民還其地建祠祀延陵季子而下六十九人皆吾郡忠臣孝子理學鉅儒

斟酌進退合乎祀典而當乎人人之心至今日莫有敢竊議者夫以一郡守之力上下千百載不使人撓以私卓越之風豈不可敬迨其後或爲子孫之貴顯或官其地者爲薦紳之故吏門生紛紛議人甚有喪名失節之夫竟儼然並列諸賢毋論爲歐陽公罪人而人子欲揚顯其親反使其親忤怍不安其位豈得爲孝乎郡先達孫淇澳先生有言先賢祠之作爲學宮鄉賢祠濫也鄉賢始非不嚴後遂陵替不復防烏知今之祠不浸假爲昔之學宮嗚呼前之人早慮及此詎不可歎也哉夫祀既如此其濫則先賢之名以僞亂真必爲諸賢所震怒揆諸賢之心祠且可廢乃更欲于此講學論道固爲有識者所羞稱今執事舍此勅彼得毋以是與然執事地望竝歐陽公才識竝歐陽公不難于六十九人外毅然進退之不以一時情面爲嫌而以千百世是非爲準昔程明道有聖人本天佛氏本心之說以爲儒與佛毫釐千里之辨況同爲吾儒其毫釐千里有不待辨而自明者乎紀僧真得幸于齊世祖請曰臣

本武吏階榮至此無所復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世祖曰此由江敦謝藩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敦登榻坐定敦顧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退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彼僧真第乞作士大夫以天子之命尚勿與況未有天子之命而所關又在忠孝理學之大執事亦何所憚而不爲哉祠旁爲歐陽公祠我郡人立以報公者近見某主簿假爲公署敲撲之聲盈耳糞土委積甚非所以安賢太守之靈乞諭歸本署或他移幸甚某再拜與駱太守請脩復忠義祠書

執事近于做城忠義祠芻隙地創建延陵書院振興理學厥功匪小僕思忠義祠諸賢大節凜凜正談理學者所宜惕然第其祠日就傾壞恐無以作人觀感按志祠遷圯遞葺皆一二賢太守主之其名竝諸賢不朽今日舍執事誰屬當宋室旣衰天下播遷德祐開元兵再攻常州朝廷起姚公嘗知州事命副統制王公安節將兵守之又以陳公炤爲通判胡公應炎爲節度判官以佐四人者

誓以身徇城調粟繕器械募兵日夜訓厲食且盡元將諭降堅不聽截紙置孟中若湯餅狀以示食炤遣子應龜乞援平江督軍文丞相天祥丞相遣將赴之麻士龍戰虞橋死尹玉戰五牧鎮亦死城中益不可支管轄徐道明天慶觀道士也亦決策姚公公曰守之不得死而已道明出謂其徒曰姚公欲與城俱亡吾屬得爲義士矣城陷言縱火自焚死炤安節應炎猶斂兵巷戰被執罵不屈死武進尹包圭及道明俱死而莫謙之者以宜興僧起兵亦戰死城既破元將又諭降舉城無一人從遂屠文丞相作詩哀常州以常州比宋睢陽危素作元史自言分脩忠義傳常州事得備書猶恨死者多逸其名又曰天地有大經曰忠義夫惟有道之朝不責其抗而錄其節至于倒戈輸款者雖爵賞之未嘗不薄其行僕嘗讀是言而偉之執事素以忠孝自矢表揚先哲之心無不至一祠脩葺費亦無幾況當書院剏興之時工用尤易爲力僕嘗見忠臣孝子之祠幸而有賢子孫守之至不墮廢否則假浮屠老子之徒

得僅存一二兩者皆不可得則望生其地好義者爲之而好義者往往以貲費難辦付之慨歎于事卒歸無補必得賢大夫起而倡率將見聞風樂善自不乏人昔孔北海表鄭公鄉過者莫不起敬則所望于執事豈小哉某再拜

與駱太守請脩復鄒忠公祠書

敝同學鄒程邨謝世執事哀憫不勝嘗向人曰才如程邨而不永年程邨有知必銜感地下僕嘗與程邨閒論知程邨夙具大志而最要則有二事一葺道鄉公祠一刻令祖黍回先生所著經解每以經解卷帙繁多資費不給爲慮若道鄉祠雖日就圯壞而聚族之人尚可共圖脩復不謂家有賢子孫遽蚤死不克成其志爲可深惜按忠公元符中職諫官時章惇柄國椒房之事言人所不敢言惇危殺公幸卽敗而公謫萬里外建中靖國閒召還蔡京在朝公又以直道不容再謫嶺表風節愈堅名愈重當時有五諫之目而公列焉嘗受學二程門所學皆有本故能卓立如此自公歿數

百年于茲子姓雖繁衍未聞有克自振拔者至程邨能以名行自
砥事親孝于古人書無不窺著古文詩賦詞若干卷鏤板行世朝
野交重爭購舉進士旋坐公事摧挫不得于時至鬱鬱以死古人
稱三不朽程邨已居其二以程邨之才苟得志立功固無難而天
限之然程邨亦可以無憾程邨家貧經解之刻縱不死亦成虛願
道鄉祠非有倡率者不能作族人好義之心今程邨既物故其與
族人向必有成說執事試召其族明經如某諸生如某某一詢之
大示鼓舞仍令斂貲召工以還舊觀不特程邨之志可成執事好
賢尚德之風雖千百世猶將景慕無窮顧不偉哉郡志載楊鐵崖
之言述郡先儒謝子蘭先生應芳生公二百年後完公之墓伐榛
莽立華表復構祭亭樹松柏百十株立石以記謝君非公氏族而
公之子孫乃有鬻墓田樵墓林者賢不肖相去何如然則某今日
信有愧于子蘭而鄒氏族人聞是言有不奮激而爲之者豈人情
哉祠成之日乞公爲文豎碑記其事將亡友之名亦得藉公以傳

某曷勝翹首待命某再拜

與駱東目太守請復建多稼亭書

某白郡治之陰城爲障稍西數丈武舊爲多稼亭按志莫詳所掘
遞圯遞葺明太守劉公廣生記云從廢址得豐碑六蘇蝕泥封命
工搨之尚可眎其字迹同時何司李又言亭無他奇獨古柏數株
老幹蒼翠爲千百年物所謂亭僅敗屋三楹某嘗至其處求所爲
敗屋者已無復存豐碑古柏亦蕩爲冷灰矣甚可慨也執事以是
亭爲遊觀燕息之所興廢何重輕于人苟顧名而思義非凡爲守
者宜惕然者邪雅大田之詩農夫所以蒼甫田也首曰大田多稼
極而至于若曾孫介景福夫豈好爲諛祝之詞惟甫田公卿力農
事以奉方社田祖民始得益力于農歌大田以志愛然則多稼之
稱豈易得此于民哉周禮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辨種稔之種周知
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縣于邑閭今周禮旣不行而是亭之
名猶不失餼羊遺意登斯亭者知多稼之稱不可易得必將思所

以效甫田之公卿致民歌詠勿負命名之意則亭于太守亦猶乎
委土之師保也執事才高氣清以古人自期待蒞政以來志復古
者非一事而于此獨缺然夫一亭聿興費亦無幾儻獲鳩工庀材
俾還舊觀異時舉觴落成宛若進襁褓之子于庭而慰勞之某也
以布衣芒屨從遊執事之側從容而盡一觴亦得與豐樂喜雨二
太守之賓客傳于後世顧不幸與某再拜

再與岳吏部書

僕前以吏員一事獻書足下荷足下俯採芻蕘今吏員已停授正
印足下可謂有功銓政而僕言亦竊幸于足下有小補也然有所
未盡者從來國家收得人之效在課名實以責官方三代以來惟
漢法爲近古其取之也採之選舉之公評及用必試之職業以驗
其才能誠以未仕者居鄉有履行之善惡所謂品也既仕者居官
有績效之成勞所爲狀也既有以定其品而復有以課其狀此名
實相維之驗也我朝仕進之階惟其人不惟其位誠爲鼓舞至

意乃昔以人才少而不足用今以多而不能盡用則以名實之閒
未盡覈而器量大小無由得其當耳今之選授者皆以進身之等
第與考職之後先爲銓除之準未嘗別其人與職之相宜故或長
才而得小邑或中才而典煩劇往往用違其實遂至簿書未習參
罰有加不歲月而罷斥者踵相接夫內而審官之部權其地之輕
重外而督撫大臣察其人之賢不肖有不當者急令調補稱職者
爲之久任而加秩如是則在位無叢脞之憂而循良莫不蒸蒸然
奮起益勉爲善吏至于今日升遷之法皆其人適與缺過度其資
格相符不必問其果優其任否也彼居其任者亦不必盡習其事
迨事之既習則已遷秩而去古人禮樂兵農終身止效一事今六
部之司一人或歷數官不惟無以觀練達之才且受其權于吏在
吏曰吾有例在不知簿籍稽考固不可廢第不論其才之可否使
人皆坐待資俸欣欣焉有必得之心豈法之善乎昔劉祥道知選
事曰今任官率四考輒罷夫官知秩滿則懷去就之心民知遷徙

則興苟且之志以去就之官臨苟且之民欲移風振俗烏可得今
試于內外諸臣用資格以馭繩趨之士破資格以待非常之人庶
因才器使而官方之效可以大著若夫以考課之法而加意于親
民之官則其說有二財賦爲國用攸關士不得不峻考成下不得
不竭其微斂勢也然有志氣方新忽遭不及察之降革爲可深悞
蓋分數有必覈而微催之新舊宜酌積遺勢難盡蠲而土俗饒乏
與年歲之旱澇亦宜別奈何槩置勿問一例考成使長材有短馭
之歎乎士自田閒來初膺民社未有不思自好者自姦胥狡役乘
閒以投其喜怒始以小忠信示其勤既以濟其大奸大貪究且挾
官之短長而官亦受制于吏誠立一法以征糧弭盜緝逃墾荒諸
大事功罪使官與吏共爲考成將曹掾亦有身家之惜而蠹惡或
可少止足下才高氣清凡僕所言皆稔知之而僕尤必娓娓言之
者語云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惟冀虛公詳酌毅然而行昔毛玠山
濤之于魏晉裴行儉李朝隱盧從愿之于唐陳堯咨魯宗道王質

杜衍之于宋非皆以典銓之故卓然垂之史冊乎足下自顧何如
數君幸勿苟且一時致令名不著于後世徒居得爲之位爲可惜
也某再拜

答繆生朝陽問諡書

昨門下以諡爲問倉卒應對慮有未詳兩窗篝燈復撫古以告門
下世傳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將葬而制諡不知人主有諡自
黃帝而已防矣若後世之二諡成湯防也人主有廟號中宗防
也人主靡不廟號東漢防也身不有天下而昌有天下諡魏防也
封爵不以地而以德戰國防也齊晉衛諡自卿止矣大夫而下無
諡班于天子之士也魯諡及大夫矣爲其爲周公後用王禮也無
爵而諡晉防也婦人無爵亦諡周穆王防也太子元士也士無諡
太子而有諡晉申生防也人臣有三諡與生而頂諡衛侯于公叔
貞惠文子公宮貞子析朱成子也皆衛敝也私諡春秋黔婁防也
宦者諡北魏防也方技有諡亦北魏防也公卿大者祖父有諡元

昉也明興創制自皇帝皇后太子而下凡親王一諡郡王公侯伯
文武二諡親郡王非諡無勿諡郡王支子而將軍而中尉雖賢勿
諡公侯伯非諡無勿諡嗣公侯伯非賢弗諡此大較也然則以爲
名乎爲實乎爲名則從其美者而已然觀蒼舒庭堅窮奇構杌美
固不可掩而惡亦不可諱秦始皇曰臣議君子議父若皆美也秦
皇尚何畏哉總之諡者勸懲之大典周公制諡悉本勸懲之意至
秦則以爲議父與君也而廢之廢之則失所以勸懲者一漢唐以
來仍行諡典然古意漸失美惡不能無爽美惡爽則失所以勸懲
者又一美惡爽則改諡之說興必至名實重違而紛更愈不可定
紛更不定則失所以勸懲者又一然美惡或爽猶有美惡者存自
明以來則有美無惡矣有美無惡則失所以勸懲者又一然有美
無惡猶屬朝廷之寬大主褒有功不主彰臣過乃或爲子孫乞恩
或爲故舊陳請必至美非其美矣美非其美則失所以勸懲者又
一嗚呼諡法之壞至于如此所謂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者安

可得哉安可得哉至門下又以私諡爲非禮固然按諡法必生有
爵者死乃有諡而士不獲與故凡高賢碩德守貞巖穴之中至老
死無聞者不可勝紀在朝廷格于令典莫可變通而公道之在人
心者又勃勃然不能自己于是私諡之說興古之人如靖節文中
貞曜文通淵穎之屬要皆合乎人大之心而當于古今之理雖屬
草野之私而覈實定名不異朝廷慎重之意亦禮因義起君子不
得而廢也竊觀近日私諡率多濫觴門下之言當有憤于此然古
來如秦秀之駁賈充卞壺郗鑒之議周札鄭羲許敬宗之繆于名
實楊綰蕭禹之蒙惡名夏竦之見斥涑水有爵者是非尚不易定
況諡之出于私者乎門下審之而已

荅繆生朝陽問二十一史書

二十一史古今已有成論門下復倦倦以優劣爲問不得不摭前
聞以告門下文中子曰聖人述史三焉書詩春秋是也書以紀事
詩以採風春秋一書則有所筆削以寓王法故曰知我罪我惟春

春秋成而左邱明作傳以翼之開後世編年之祖司馬遷祖述其義更爲體裁遡軒轅迄漢武勒成一家言夫左之始末在事司馬之始末在人左則專主編年司馬則廣推之紀傳漢獻帝命荀悅約略其文用左法曰前漢紀袁宏復爲東漢紀其才各有所至皆不可與遷史同日語然遷稱良史而班固譏之曰疏略牴牾是非頗謬于聖人固自爲書如列儒術于諸家褒郭解以謙愛志五行引書失宜者四敘事乖理者五其疏略牴牾又孰甚雖以曹大家補志顏師古註釋亦不能盡正其訛范曄作東漢書自謂方孟堅整密稍變班馬例贊外有論其文拘礙踏駁晁陳氏多議之董宣節義士而抑之酷吏蔡瑋失節女而稱曰烈班失之同范失之誕豈虛語哉陳壽志三國敘事有良史才而帝魏寇蜀大綱已拂戾因父髡故短武侯將略益非矣晉書初成虞預繼之者八家太宗敕房玄齡褚遂良等重撰以臧榮緒晉書爲主一時史官多稱文學乃好采詭謬碎事不務篤實惟李淳風深明星歷諸志可觀

南北八代二書百八十篇皆成李延壽雖于襍祥談嘲無不載而無南北正史完穢習故溫公以佳史稱之然以不作志致數代制度湮沒而不彰南朝則沈約撰宋書裴子野更爲宋略江淹有齊志蕭子顯更爲齊書蘇綽朱弘皆脩周史而令狐德棻特著隋書則書李百藥有齊書蘇綽朱弘皆脩周史而令狐德棻特著隋書則魏徵總其事皆文氣衰靡猥以小說傳會故多失當韋述撰唐書劉煦復增減之繁略不均竝不足取歐陽脩宋祁撰新唐書事增而文省議者猶病其氣窒味短梁唐晉漢周各有史宋薛居正輩嘗脩之歐陽脩以其失實脩新五代史衰貶謹嚴最得古法然以天文不載變異憾之宋史作非一家而立傳惟計官階詳遷擢濫漫不堪陳桎續編差得其在遼金二史揭傒斯獨爲脫脫總之明初胡粹中宋濂等奉脩元史得失亦相參昔人有請敕宋遼金元四史宣付史館訂補刪正者要之金史簡質雅則不與三史同也宋治平中涑水司馬氏患簡冊汗漫規春秋編年法蒼萃爲書人

主假以祕藏優以清秩聽以書局自隨得肆力編纂而且擇人受簡以戰國迄兩漢屬劉攽三國迄隋末屬劉恕唐迄五代屬范禹于豔嬖佞倖闖豎權貴竊命移祚之故每三致意朱子謂其書漢以來未有而帝魏寇蜀黜唐紀周猶得指而嘗曰溫公不識王霸之辨朱子訂正之著綱目一書削曹魏帝昭烈去武曌錄中宗卓然可稱他如書張良爲韓人陶潛爲晉處士揚雄爲莽大夫改幸太學爲視尚公主爲適書房州懷乾侯之志削光宅滅如齊之醜此類未易縷指明二百九十年未有成書自洪武寶訓外如吾學微吾諸編憲章傳信諸錄獻徵法傳世法諸書瑯琊史料烏程史槩皆足備觀覽先中丞輔世編一刻尤加意按羅嚴加考信然而諸書所載皆未及啟禎二代近見明季遺聞一刻未免多訛舛望漏夫忠臣義士至明末最多望漏則無以慰幽魂訛舛則益使含冤喪氣今 國家設局纂修表揚別白正在此時可拭目以觀其成故連類及之

與黃刑部書

足下擢刑部尚書郎欣慶累日從此操三尺法爲朝廷治奸生者在足下矣僕嘗思唐虞之世始制五刑命皋陶爲士師反復告戒一則曰刑期無刑再則曰欽哉惟刑之恤聖人立法之心至今可以想見皋陶士師也而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伯夷秩宗也而後世稱之曰伯夷降典析民惟刑則知工虞教養皆先王所以化民之具士師一官不過弼成教事而非以爲致治清濁之原也秦法最苛無論李悝爲六篇之律蕭何爲九章之律而張湯趙禹復廣至數千房鄭公爲十二章之律而長孫無忌輩復廣至五百蘇軾曰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入于忍人足下將何去何從哉後世之患莫大乎不用律而用例律有定例無定鍛鍊周內欲出可比生例欲入可比死例有至死而不知所罹何條者昔郭解門客殺儒生公孫弘謂解雖不知然以睚眦殺人甚于知之竟族解霍光治桑弘遷罪匿故吏史吳家少府欲罪遷赦吳光謂廷尉

少府弄法皆棄市凡此皆刻行其意不用律之過也禮經曰刑者
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易故君子盡心焉刑不易于律每易用
律之人故汲長孺云刀筆吏不可為公卿誠慮之也今日部訊口
供每滿文爰書既定而後譯漢語其間保無酷吏深文與吏胥之
作奸者僕謂宜滿漢同時竝立以示公使人皆曉然而無所疑若
流徒之法不必拘遼陽寧古前仗極邊遺意可做况遼陽寧古為
龍興地乃以罪人處之無乃不可至事稍可矜者則有先王不孥
之典在伏惟大破成例斟酌變通足下請之司寇司寇請之朝
必求無負生民之命而後止則國家元氣可培而足下食報正未
可量幸察不宣

與張邑令議復濟農倉書

做邑數年來水旱頻仍饑民流離徧野昨執事大召縉紳議設粥
廠數處各蠲米穀付司事者給散僕雖貧敢不悉索仰遵執事命
第僕思古人有言救荒無奇策非無奇策也以爲救之既荒不若

備之未荒之日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未嘗不早而以
不瘠告未嘗不饑而以不害聞語云三代而上有荒歲無荒民此
之謂也做邑向有濟農倉明洪武間奉詔設豫備儲糧倉四所在
東西南北四鄉其後則合并郡城濟農一倉今太平倉旁故址猶
在僕十年來所交當道莫不激切言之冀其脩復或以工用畏難
而止或以迂緩竊笑今觀執事仁心爲質不以僕言爲河漢欣然
以爲可行故敢復奉書并以古人已行成法向執事詳述之僕觀
唐宋以來雖有社倉義倉之不一大率皆常平遺意蓋莫善于常
平莫不善于義倉義倉之法凶年則散豐年則斂其初未嘗不善
然官與民償貸其弊易生况償貸必寄之里胥詐冒之事必多甚
至與貧民通訐爲詭詞而斂散之粟無幾矣且有借止一石或償
至數十石不足借止十年或徵至十數年不休故細民有鬻賣子
女甘流徙而不肯窺倉廩之門者常平則不然豐年穀賤則增價
而糴以爲備凶年穀貴則減價而糴以濟饑願糴者予之無所強

受糶者去之無所追其利常周而本不什故公私兩便今濟農倉不能卽復太平倉尚有數椽可因陋就簡爲之以濟農之名而行常平之實平時多方那融設法遇豐而糶委之富民以計其數雖官有大役亦不許借支及時凶而糶立法使糶不出一人人不過一石而又嚴爲之防俾所糶皆貧民而富者無敢侵焉且執事亦知濟農倉之創而旋墮者何哉奉法者營私自便而法不行也今民之以貲賜爵及補吏胥者有不以金錢乎諸公田租稅有升斗入乎城旦者必以粟贖乎則今日固未嘗貴粟矣而郡縣官又不以贖緩餘羨貯之以備不虞徒法外橫加箕斂投一訟牒輒計有力無力耳非大較曲直也爰書已定復加之罰及所罰非穀所入又非倉民當豐歲而吏能凶之况暇言備哉僕尤有慮者吾鄉賦役煩重昔之民以有田爲樂今以有田爲憂是以庶民之家有中人之產者經營爲吏役閭里莫不誇榮務本而力農則鄉黨笑以爲拙將爲農者日寡而田畝之荒蕪必多今日勸農之令似宜急

行毋曰錢糧考成日嚴徒以鉤擿敲扑爲能而昧所自出也惟執事垂察焉某白

與弟書

吾家龍遊河祖塋前有小姓一塚近堪輿家言于吾祖塋有妨而其人適欲改葬因以數金助之踰數月又囑里老來言某改葬有阻之者而前所與金已盡又不敢負恩願平其塚以報予聞之勃然曰是何言縱與吾祖塋有妨亦聽之况堪輿家言豈可盡信前適聞彼欲改葬故與金耳否則是吾以利誘也損人利己之事雖小勿爲况關陰隲之大者今吾遠行恐復有以此向弟言者須嚴止之金亦不必責償大抵葬者藏也古人藏親第求其地于風水無害者而他計是古人之卜地爲親今人之卜地爲子若孫每卜一地必求其若何富且貴若何子孫眾盛是以祖父之骨爲子孫市富貴之具豈爲人子者所宜聞嘗見形家書宣州沈少參卜地啟土得一古穴視窆石乃先代名公墓沈急掩之懼後人復有

發者立碑以識少參夜夢一峨冠者告曰掩吾塚蒙德已厚況兼製碑當以公嗣爲報李八公葬其子某地顧孫曰葬後期年恐不利于汝孫曰親安願足矣雖有損何惜其後孫亦無害且益昌向使少參得吉壤而不冝棄不掩古穴八公孫聞言生畏更事改卜無論二者之禍福何如一子盛德有虧一使父骨不得早安窀穸豈仁人孝子之用心由此而觀堪輿家之說未可盡據而冥漠中反若有陰相之者古人云積德爲求地之本良然距吾祖塋三里許有稱某氏南園者其先人勅建時環園鑿河得棺百十口盡焚之棄其骨不數年某公死子罹慘刑迄于今亭榭陂陀之屬皆蕩爲冷灰此吾地數十年近事余與弟皆習聞者可不畏哉可不畏哉

與張黃岳論文書

遠承台翰兼賜大集歎爲天下至文僕嘗論古文一道今日能文之士鮮不奉法唐宋大家上者秦漢而止不知昔人之所以得成

其爲秦漢大家者莫不本于經今人置經學不講第求之秦漢第求之唐宋大家宜乎不能爲秦漢爲大家語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未有取法乎中而可得上者足下之文無不根據六經譬如黃河渠并旣分而禹之導之必由積石龍門以溯其本此僕之所以歎也今人作文莫病于摹擬秦漢大家之前未嘗有秦漢大家乃必規規然曰我學秦漢我學大家縱極肖不過爲古人奴隸況不能肖乎譬如古人旣往爲土木以像之不可卽爲古人也而優孟復過焉曰不如我之能笑能鬻將優孟遂得爲古人耶僕嘗語于人曰人知無法之爲病不知有法之爲病惟能不囿于法始可得古人之法始可自成爲我之法且夫文以博稱固矣然博則易雜雜則不能潔椰子厚曰本之太史以著其潔知古人未有不以潔爲尚者而蘇明允之論史遷以爲其詞滄健簡直蓋與椰子之言合獨病其裂取六經傳記雜于其閒六經傳記之言非不善雜之則不善試盡去其裂取者而觀之太史之潔固在也然古人之裂

取止于六經傳記今人則泛濫而莫可窮詰甚至釋氏之言亦得竄入文體之敗一至于此求潔之道既以此爲大戒而又從篇省句從句省字至排偶對仗之句尤所痛絕寧少毋多寧以質勝而不以文勝譬如五品之金惟金爲最貴金之質清質清則體重文能質清而體重而潔庶幾矣僕又謂用法之妙大略有三曰起曰轉曰止起不知其所自起而後可爲起轉而不轉不轉而轉而後可爲轉欲止不卽止不應止竟止而後可爲止昌黎畫記至矣猶憾其末幅稍溢此應止不止也柳州梓人蝨蝨傳捕蛇者說皆露正意亦微憾之吾人論古之識宜爾諒古人不以爲罪高明必有以垂教焉向未見足下全集時于友人處得數十首選刻七首然僕選不足爲足下重也某白

書三

與某先生論來瞿唐理學書

昨讀先生大集中有引及來瞿唐特祠謂當時之議以其直接仲

尼之傳不宜在孟子下故詔爲特祠以尊之僕稍稍置辯而不敢終其說者以瞿唐夙稱理學非後生可以輕訾及歸而思之竊以爲此事所關甚大不容不與先生辯先生謂從祀重乎特祠重乎從祀雖不得獨專其尊然通行于天下者也天子臨雍釋奠則命大臣分獻若特祠則祀于一方止有司春秋致祭耳從祀既不足以尊瞿唐豈特祠反足以尊之哉當時廷議想未悉瞿唐之學未閱瞿唐之書而草草爲此舉耳瞿唐之學以格物爲始以遏欲爲功于聖人之學不謬而僕之所議者正以其格物之未精與遏欲之未純其太學新圖圖與濂溪異而義與濂溪同弄圖一篇頗爲切括然以朱子未有天地先有此理之說爲非則試問從未有天地之前何以無端而忽有天地陰陽未判又何者可名爲太極而生此陰陽乎至帝王大混沌一圖以皇帝王霸歸于世運適然康節亦曾及此此不必論特其言曰時勢不同則聖人之性反不同故在唐虞曰嚚訟可乎在文武則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是以堯

舜為有意遠其子文武為有意私其子矣以文武之子孫均之罷訟而文武獨傳之者矣且果以世運而言則堯舜當極盛之時原不宜有朱均之子文武當漸降之會豈宜有子孫之賢反過于堯舜之子乎又小混沌圖說云人生世上一浮生也一日止有九時生餘三時亦如死亥子丑時夢寐之中雖生猶死身在何處亦所不知雖帝王聖人亦自如此僕謂浮生一語既非性命誠實之旨即淺言之而聖人夢寐必自與凡人不同凡人之夢昏憤顛倒安知不夢為淫蒸夢為盜賊夢為弑逆聖人夢寐中則諒不及此瞿唐謂聖人之夢無以異于凡人不將謂聖人之死無以異于常人之死乎浮生之說誤矣若其註大學古本則更有離奇背謬者以德為五倫以明為人倫明于上之明因謂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即敬敷五教非明其德而後親之更云德就虛靈說將一部大學通說空疏更無下手處就五倫上說便徹頭徹尾夫明德本也實有其德而實明之何言空疏格致誠正皆所以明德何言無可下手

況不明其德則無仁義禮智信之心又何以處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交而謂之五倫乎其註親民也既不合程子當作新之解又不宗新建親其民之解而割裂其辭義曰親者九族也民者萬民也親親二字即親親而仁民也即以親九族昭明百姓也親字管齊家民字管治平若不能親親以齊家而先去新其民親其民是以厚者薄所薄者厚也嗚呼謬至此哉夫民者該家國天下而言也書曰維天敷錫下民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彼所謂民豈家人九族不在是數哉據此解則其離奇背謬已甚而餘解之荒唐亦不必述矣至于理學辨疑一卷則以天道為無常天運為不可知其辨月之不受日光也則曰月光從地四旁既可上受于月宜乎月光常滿何有盈有缺此并不知日月之行相去有東西遠近宜乎混沌圖說中定月缺至三十夜半止月盈至十五止也盈則為望望何嘗必在十五日而一月又豈必皆三十日哉其辨日食之不關于月掩也則曰正德年日食盡滿天星斗皆見而月

在何處安能掩日至此今設問兒童曰日何所掩亦必以為掩日者即月而乃云月在何處乎即問稍有知識者曰月小于日而日何以至既必曰日遠于月而高于月人自下視之不過與月等大而月食之遂既豈云不能掩日至此乎凡此數說亦見其格物之未精矣大抵瞿唐天分本自尋常而于理性象數皆欲駕周程張朱而更為透闢之語愈闢則愈不透故用功彌苦遂至勞而日拙焉其格物固然其過欲也亦如是彼之以三欲為戒也曰色曰勇曰得即君子之三戒而同時戒之者也然過之也止可曰不好色而不可絕色止可曰不好勇而不可無勇止可曰無苟得而不可期于必不得富貴者人之所欲得也聖人無必不欲富必不欲貴之心用行舍藏藏之時未嘗不有行之之願佛胥召子欲往矣公山弗擾召子欲往矣而瞿唐自舉孝廉以後毅然歸老梁山置天下之治亂若秦越人之肥瘠雖欲明心見理而決意不期于有用則是一深山枯坐之人焉耳于聖人有體有用即體即用之學

全未會通心如是小理如是拘乎而謂之明心見理也然乎哉在當日推尊之者亦不過曰士林之清修明世之高蹈而已曰二十餘禩有司不一見其面而已曰寄興于寥廓而歸宿于仁義以遊逍遙之墟莊周之所謂至人而已而正之者止以李卓吾相較謂卓吾以怪破天下之常卒以怪殺其身先生以平常救天下怪異之習不免執常而岐其同中庸其至難言之矣觀是說也則瞿唐之位置可知由其論太極者斷之其言理言性與聖人殊由其論古本大學者斷之其言德與聖人殊由其辨疑者斷之則言理氣象數亦必與聖人殊與聖人殊是叛聖人也由其出處言之以必不可富必不可貴禁其欲得之心推之將必絕色而後必不好色也必無勇而後為不好勇也彼既誤視心之虛靈以為玄寂雖闢釋老而不覺已流于釋老釋老者聖人所不收而亦必不與較梵宮仙院輝煌金碧于文廟之外視之亦如有如無即任其特祠焉亦無不可也然則先生之說毋乃過乎哉至易註一書尚未細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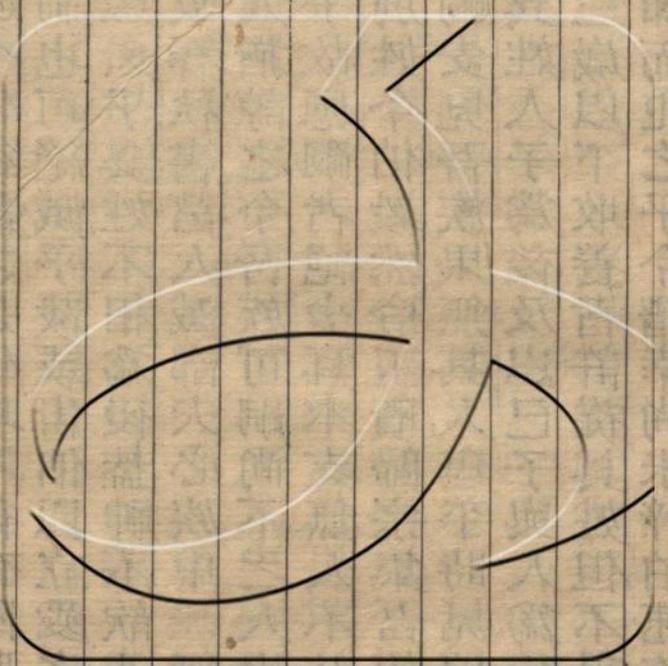
閱竟當更為先生論之

與伯詢于書

吾家白石松公而下不幸無嗣者多矣其立嗣者恆取族子應嗣者嗣之未嘗及異姓子也有之自吾伯始璡修譜牒于伯嗣子玉瓚下大書係劉某子今嗣某伯之邑愀然若不欲璡書者無然也苟不書而後世子孫信以為非劉氏子是欺吾子若孫也苟後世子孫信以為劉氏子而吾今諱之是欺吾祖若父也欺子孫不可也欺祖父尤不可嘗見世俗所為自襁褓而取之既長不令其知父母姓名以為自我生也嗟乎人孰無口豈能諱之適成其為世俗之愚而已吾豈為之哉況乎在襁褓者猶或可諱當嗣璡時璡生已十七八年伯雖欲諱璡詎能自諱即伯意以為不諱則璡必不盡孝于我使璡果有自諱則凡人之生未有不愛其父母者璡忍不愛其所生之父母璡之不孝孰大于是即盡孝于嗣父亦不足取昔歐陽修因晉出帝絕其生父敬儒大斥其非以為為人後

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恩有屈于義故降其服以期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今伯欲諱之是使璡不得有降服服者先王之禮而萬世之通制也可絕滅乎哉或告伯以立愛之說以為可不拘同異姓禮不又云乎異姓不相為後蓋神不歆非族以他氏子承祧與斬祀等故春秋書莒人滅鄆夫必族中一無可嗣者不得已而求之異姓人猶諒之今吾族可嗣尚不之人也特伯本支人丁落落俱無次子故應嗣者絕少耳本支無人不妨求之別支別支雖疏猶愈于別姓今伯毅然令玉瓚歸宗集吾族之人而告于廟公議為伯立嗣安見吾族果無其人璡平時見伯喜讀律律有云凡無子而乞異姓人子為後及以己子與人為後者罪惟均其子歸宗又云在三歲以下收養者許從其姓但不得便立為後豈未閱及此乎抑知而犯之乎今譜幸尚未梓伯速改圖之璡當執筆易書也

學文堂文集卷九



學文堂文集卷十

夫椒山人陳玉璫賡明

王節愍公傳

傳一

王章字漢臣號芳洲別號雲岷武進之魏野人也以徇節諡忠烈
 順治十年 詔褒明朝死事諸臣諡節愍人稱王節愍亦稱王忠
 烈云公八歲喪父母夫人姚教育之弱冠能文嘗讀書魏野觀觀
 祀陳司徒杲仁杲仁以忠死國者也後封烈帝一日公夢神揖升
 殿坐左蹴不寧神曰忠孝至性吾與君等他日功名君當過之公
 領其言舉天啟辛酉孝廉崇禎戊辰成進士初令諸暨有賢聲巡
 按某上其績適報東海寇竊發鄞當其衝缺長吏以公才調治鄞
 先是公授諸暨親朋置酒為餞稍畱連而公又好酒每醉母夫人
 呼責曰朝廷以百里赤子授酒徒乎且王命有程豈容荒宴公伏
 地不敢命杖家人力勸乃免公自是不飲酒公將由暨赴鄞暨民
 立幟拒鄞民之來迎者于境曰公我公也爾何為者鄞民亦曰公

我公也爾何爲者爭鬪不已公笑旣而泣數行下曰余何忍棄汝等去縱敢謝臺檄敢違上命乎暨民持壺酒豆肩遮道六十里哀號不絕及治郵賢聲如響有中使齎懿旨至海上府屬皆匍匐郊迎恐後公獨不爲禮且戒舟車不得經城內中使憚之日本盜劉香者掠昌國石浦大嵩諸衛猖獗甚公計斬閒諜九人復請撫按移文閩粵舉兵會勦劉香卒就擒天子加賴擢公工部主事改陝西道御史公首疏諫止宮操上悚然曰非王御史言誰爲朕言者急止之時內璫冒功紛紛邀上賞公又上疏請核璫皆曰此非以宮操諫者耶何況我等皆咋舌屏氣避公會甘肅巡方需人詔公往而巡撫某方以貪墨竄邊政公至卽抗疏劾去莊浪告警巡撫倉皇失措徵兵急公曰無庸若屬貪而易縻乃單騎入其軍諭降悉許隸近衛與餉解甲者數千人洪化番者僧也明成祖立寺居之世久而饒生產又好鬪將卒利其財請殲之公曰不可奈何以一城命爲吾功後公經洪化諸番頂酪酥跪泣載塗公自此以兵

略著聞于朝會丁太夫人憂歸服闋遂命巡視京營時已甲申之二月矣賊李自成兵自豫擾秦及晉嚙京師右腋天子焦勞涕泗橫流命按京營軍額例十一萬有奇及簡籍病死者已十之二羸老者又十之一虛冒者又十之一餘雖存皆敝冑破盾氣力疲罷無鬪志公疏聞天子益焦勞流涕劾餉已半歲缺疏三上請給而度支無以應公頓足曰吾屬已矣如國事何亟疏請向所撫莊浪降卒及洪化番僧令入都捍衛不報適有族子南歸公援筆寄鄉人曰寇逼關門殘全晉臣子不復問身家矣亡何而賊攻眞定乘勝達京師襄城伯調兵五萬寨郭外而命公與光給事時亨守阜成門城每三垛僅一軍而朝廷日給餉僅二三十錢公知事不可爲雖堅守實旦夕待盡亡何自成已薄皇城下公手發二礮賊少卻忽各門礮聲寂然頃之賊矢如雨集給事改服前曰事急矣盍去諸公大聲曰事至此欲臣子辦一死猶不肖耶急往入宮問上耗遂躍馬前賊騎掩至急呼下馬下馬公不顧賊叱公公曰視兵

御史誰敢叱賊梁中公股遂墮復起立據鞍大罵曰逆賊勤王兵且至我死汝不旋踵賊怒拔刀碎公膝又坐地大罵賊益怒攢槊刺殺公公死罵猶不絕僕某者隨公公命速去無罹害僕不忍賊斫以刀復不忍去又斫亟走脫及暮潛行覓公屍公猶坐地不仆張口怒目髮衝冠起勃勃然如叱賊狀僕號哭乞民戶半扉解纏足布昇公而僕方以刃創力不勝忽一義士瞋目視曰此非京營王御史罵賊不屈死者耶負公走至寓酬以金不受詢其姓名不答去賊下令凡忠臣第不許一兵擾而賊尤多秦人過公者必曰此京營王御史寓也會按吾甘肅多惠政弗擾且有叩頭歎息泣下者先是光時亨在垣中稱敢言賊急時天子密與大臣計令東宮監國南京時亨聞之疏諫國君死社稷萬不可尺寸動上意決即傳旨言南者斬及與公同守阜成門猶言賊至必死逮賊入呼下馬時亨將下馬公回顧厲聲曰不可不可而時亨已下馬公之喪歸常州士民悲號塞途會奉詔建祠不旬日祠成士民又相率

詣公祠抱木主哭祭悲號盡哀而時亨卒棄市

夫椒山人曰吾常徇節死者復有金公鉉公諡忠潔以兵部車駕司主事亦分守皇城聞忠烈死嗷啼泣下曰吾獨不可爲王御史耶衣朝衣投御河死有歐敬竹者以修破扇糊口聞二公死亦曰吾獨不能效二公亦投忠義祠池死嗚呼豈不偉哉豈不偉哉

沈光祿傳

沈應奎字伯和號湛源常州武進人也少孤力學爲人矜氣節然諾不苟喜急人難嘗同鄉里俠少年遊有絕人力置鐵簡自隨意有不平輒執簡起舞光上下閃閃颯拉有聲舉萬歷乙酉孝廉教諭崑山公車四上不第遷知裕州應奎妻父邵芳丹陽人亦以氣節自矜布衣徒步入長安名傾中貴人立起新鄭高相國拱于田間一時長安嘖嘖稱邵樗休云樗休芳字也新鄭相旣用而江陵張相國居正素不相能銜樗休乃假他事殺之復計絕其後陰命族人圍其廬將以是日殺樗休兩孤應奎雋少年十餘人假丐者

縋牆入奪兩孤以歸既守裕州三載旱民乏食嘯聚山曠閒幾十
餘萬眾督撫分兵勦之不克應奎單騎布袍素冠入其壘眾駭然
見身不介胄旁無甲士稍延坐與語悅應奎且勸且誘眾曰征科
日迫忍死須臾非得已也應奎曰能從裕州守歸乎眾曰慮罪應
奎曰爾以身委我我當善全爾相與痛飲數日夜眾益感悟哭聲
震陵谷悉縱火燒山解甲去大家宰孫公丕揚過裕不遣一使迎
亦不遽謁孫公怒突入應奎署應奎方焙餅炙韭將食遂邀孫公
共食孫公奇之入朝言應奎廉應擢部議例不可丕揚曰老臣特
薦一人不用是不用老臣也詣闕叩首跨馬出都上聞曰此老躁
急猶昔命騎追之而擢應奎官刑部主事先是應奎公車經費縣
山中輿人舁入古廟少年數輩扛巨木楮其門應奎睨而笑曰是
須數輩乎揜袖平舉之一少年指神前石鼎曰能舉是乎應奎挈
之行數十步復置故處少年舌吐不能合應奎曰吾所至嘗欲陰
求天下士爾等不足爲也拂衣去河閒邸舍有驟食人觀者環列

不敢救應奎怒曰奈何縱獸食人持鐵簡奔入三撲三避之又撲
簡入目尺許乃什其人已失半面伏地狂號望應奎猶作叩頭狀
應奎少時經鄉之陳渡里土人家方產牛數月力猛如虎人稍近
輒被嚙土人家釜甑器缶之屬皆無完器屋且折其兩角厭苦無
如何應奎瞋目久之躍身跨牛背牛奔十里許應奎攀道旁古樹
并力以兩足夾牛起懸牛于空有頃復植之樹從容而下曳其牛
仍乘之歸其家蓋其好奇矜氣力類如此盧孔禮者交河義士也
路遇不平毆其人立斃繫獄論死父老歎語道旁太息應奎聞之
立詣縣語令曰方今倭曠朝鮮交河輪駝四接盜賊白晝劫行旅
公何不以誤殺貴之俾部署少年守閭里卒有事可效死力于君
毋徒殺壯士令因釋孔禮而語之曰非我釋若也吳中沈某實教
之時應奎已行孔禮哀號書應奎姓名朝夕率妻子羅拜及應奎
下第復經交河孔禮同子弟輩伏道左迎歸妻女治餐餅上食兒
子持土甌出沽酒而里中羣少年聞沈公來皆至其家父手代孔

禮稱謝又三四年持尊酒炙鷄至願與沈公共飲啖應奎狂飲
大醉持簡起舞談說古今壯勇義烈事激昂流涕羣少年皆仰天
叩頭誓爲沈公死孔禮再拜把酒曰孔禮與諸兄弟旣以身許公
公如有事當率五百人裹糧服矢以待命惟公之所使之應奎旣
官刑部主事甫視事司農以裕餉兩年缺住俸州民間如額匍匐
解京天子異之御午門召應奎與州民見州民道應奎守裕狀淚
交頤依依瞻戀應奎不忍捨上大悅賜應奎宴表裏萬厯庚戌上
不豫召閣臣至宮門卻之時福藩猶在邸中外兇懼福清相葉公
向高謂應奎曰事不可知且奈何應奎曰竭股肱之力以衛太子
萬一有變公必死之請以不肖軀徇公福清相要應奎宿朝房計
令大司馬列兵圍諸王府第大金吾領緹騎巡徼皇城戎政分部
京營兵屯九門藩府人不得闌出邸策中外寂然應奎衷甲與福
清相同臥起上豫乃出當是時代藩庶子鼎莎不得立議將立之
應奎疏核大學士李廷機不報因語錢宗伯謙益曰代藩之議儻

不悔禍當持吾簡擊殺老魅于朝堂旋自刑以明國法何暇與喋
喋爭筆牘閒乎由是忌之而出知汀州巡按御史某方至汀應奎
每夕入院指天象示之曰客星犯前星甚急巡按目笑之已而有
挺擊事應奎把御史袖曰此大事公安得不言吾向語天象云何
顧左右趣紙筆卽堂上起草御史驚且慚囁嚅退稅監高察播虐
將由汀入粵應奎大書榜示直達會城曰稅監將入海從倭抵汀
境太守當領吏民擊殺之察聞屏氣不敢經汀尋以繼母病棄官
歸踰年復起南光祿寺少卿逆奄柄國以東林削籍年七十餘卒
夫椒山人曰神宗時天下雖稱治平無事而實多不測之憂惜乎
光祿負絕人之力又得壯士五百人悉以身許卒不得用以死也
及光祿死而天下且大亂思得如光祿者而不可得豈非天哉豈
非天哉

張清惠公傳

張瑋字席之號二無武進人也本姓徐先世以進士起家始祖某

德外家張氏因以爲姓公少孤而貧事母孝爲人重氣節一介不取與人視之落落難合然與之交皆和易近喜讀書有文名領萬歷壬子南畿解額已未成進士嘗講學于先賢祠生徒環聽百餘人先賢祠者故龍城書院祀季札而下六十有九人皆郡之賢者也天啟某年天下爭請建魏忠賢祠甚有以聖賢祠廟改祀者而先賢祠亦幾不免卒奪于眾議不果清惠公素斥忠賢時方督學東粵課士暇輒聚諸生講學纂朱程語要示諸生士風大變會御史張訥疏請廢天下講壇詔削鄒元標孫慎行馮從吾余懋衡籍而忠賢勢方焰粵撫臣亦議建祠文移于公公怒裂其文仰天長歎棄官歸孫文介公慎行同里人也既罷官家居以易經教授弟子公布袍角巾徒步詣文介問難無虛日先是公授戶部主事值熹宗初立行大婚禮取給太倉餘羨狼籍時望爲金穴司農欲公典筦鑰公謝不可冢宰重公請以公官兵部員外郎協理邊事諸邊需餉急告乏方甚公日夕焦勞髮種種左支右吾相其緩急

飛芻輓粟卓犖具大計公既棄官歸踰年而懷宗立手除忠賢復起公備兵嶺北嶺北諸山寇賊方盤據蹂躪數郡公至身冒矢石跋履叢篁毒箐間斬首千餘級仍傳檄勸諭賊眾歡呼羅拜乞降然公固喜讀書雖在軍旅未嘗手釋卷生徒負笈至者未嘗以兵事卻暇則講學如平時某郡守者與賊通陳筐犒士陰以搖軍心公偵知集諸將且勸且責諸將怒已而泣麾守筐因密奏郡守狀天子下吏議治如律寇卒以平而公亦以病上疏乞休還里踰年復起公山東驛傳道尋擢南京尚寶司正卿留都設官雖等燕京而政事頗暇豫璽卿尤屬閒冷公益得讀書與諸生徒講學烏程相方柄國公上疏請罷斥以謝天下畱中不報又上疏曰旗尉挾私告訐首宜嚴禁而召賣僉派之繁苛勦戚莊田之吞并皆宜痛加杜絕又上疏曰考選已成穢途此後宜質之公論果係眞廉特賜廉旌俾出入前導秩滿加以卿寺則勸懲之義明而賄競之途絕至于督撫宜令久任專司兵事不得因地方錢糧參罰致令輕

去又上疏曰各鎮兵號數萬半係本地豪貴占役與衙役人等借名食糧苟實清汰則兵食俱足近大帥鄧垕等縱兵焚掠皆因貪淫所致宜加廬象昇部堂銜並賜劔印節制皆不報又上疏乞休旨諭張璋以清操擢用不必引請舉朝快之擢公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上居齋宮召公問天下治亂之故公奏曰宇內不靖盜賊蠶起皆由郡縣不恤其民巡方漫無激揚所致上悅因疏舉臺臣成勇忠糾巡方貪濁一人某上又大悅時總憲劉公宗周僉都金公光辰與公同視事長安人頌曰三清公官秩益高讀書講學念愈篤嘗作書寄故鄉諸生徒曰先賢祠無恙否吾仕宦二十年未嘗一日忘儻得乞骸骨歸當復與諸子遊也未幾病卒卒之日朝之士大夫走吊哭泣騶輿屬路不絕檢視遺囊蕭然無長物得遺表墨淋漓未乾曰中原寇患宜用文臣如王守仁用伍文定故事又必稍寬文法俾得展布又遺命以布衾殮不受賻毋易吾生時節李公邦華上其狀上惻然公旅櫬歸邑之士大夫以先賢祠

爲公故講學地合詞請于撫按疏請奉公木主以祭詔曰可與諡諡清惠至今竝季札而下六十九人春秋血食而文介公亦竝祀夫椒山人曰嗚呼懷宗之時朝政亦極難矣使清惠之言行不猶可補救邪奈何忌者嫉之不報也及身死上觀其遺表哀而欲用其言亦已晚矣嗟乎人臣之言有關於國之興廢者顧可忽哉

尹先民傳

尹先民者東昌人也璵祖中丞公備兵大梁先民爲軍校一日其部將坐法當斬先民請代中丞公奇之署先民爲中軍會湖南峒寇屢破殘州邑朝議復設巡撫于偏沅簡命中丞公行先民曰沅撫新設必無精兵願募百人以從吳人裴世芳短小有智謀能左右射先民遇于途與語大悅世芳又善越人周師忠金陵人王有成引見先民先民又大悅言于中丞公署二人爲中軍而以先民世芳署守備中丞公至受事果如先民言無一兵而臨藍峒賊已犯湘潭長沙先民顧謂世芳曰事急矣待四方徵調兵至事且敗

吾與若分募精兵先民往靖州得千五百人以歸世芳往鎮算亦
得千人清浪總兵羅安邦者以奉調走德安先民察其有健卒二
百人馬五十疋白中丞公疏留之隨遣救長沙長沙賊稍引去當
時賊在藍山者李荆楚廖二慶廖三慶在臨武者劉新宇劉廷相
在天王寺者江長子洪老壳李大用曉和尚和尚稱飛天王善飛
刀喫火之術勢甚臨藍先是中丞公檄屬郡堡寨殺弩手中選膽
力驍健者州縣各五十人府倍之共得三千人至是命周師忠王
有成分爲二師訓練時天王寺賊突犯安化縣而臨藍賊亦破常
寧水陸交下衡陽中丞公計曰寺賊害近而大今日發兵遽撤賊
且出而躡我遂單騎走湘潭密令安邦將周師忠王有成二師後
至而以天王寺崇委先民賴國祥者安邦將也中丞公命爲先民
偏裨先民與賊戰桃花江斬洪老壳國祥亦奮馬右脇中數矢負
創斬飛天王臨藍賊偵知中丞公單騎抵湘潭料大兵盡在天王
寺勢不暇及聯踪蔽江翼一鼓攻襲而安邦已一日夜至湘潭賊

聞遁去先民亦斬其僞千歲江長子僞軍師李大用頭獻俘于湘
潭中丞公喜曰吾初慮天王寺賊合臨藍彼牽吾左此掣吾右將
顧彼失此藉將軍今可專力南向矣時安邦復奉調德安不可復
留遂命先民制安邦軍而令周師忠王有成代賴國祥爲先民左
右將軍賊既從湘潭遁去潛約渠帥李荆楚劉新宇四出攻劫使
我兵備多力分東西奔救不及廖二慶等攻桂陽李荆楚已偪永
州且直走全州諸地先民曰賊既入粵正可截其歸路急擊勿失
時有議六月不興師願需至秋涼者先民叱曰兵不可散而復聚
餉不可撤而再請援不可卻而再檄劉新宇卒就擒劉廷相麤解
文字饒勇略號劉先生新宇敗復擁其弟劉紅鼻稱千歲先民以
裴世芳有智謀令計誘之不就擒獨李荆楚據藍山高紫二源崇
崖峻嶺兵不得入先民命匠石人鑿徑掃荆潛從源外攀藤緣木
而進四戰四捷賊驚爲天兵荆楚度不可支自縛其妻妾子女數
十人聚所掠金帛與廖二慶廖三慶酣飲大醉舉火自焚以死先

民起軍校至守備首尾不一年身經四十餘戰天王寺臨藍諸賊盡除年四十三而中丞公則年已七十摧挫老矣上疏乞歸因奏敘諸將功先民居一安邦居二周師忠王有成裴世芳賴國祥各以差次而天子詔以先民為總兵官後數年貴陽相金陵計中中丞公先民間之棄其官率三千人至金陵願以死白公冤公勸諭之使歸未幾先民竟以死裴世芳曰先民死之日以首南向叩呼中丞公者三且曰先民身經四十餘戰未嘗困人今已矣然亦無負中丞公周師忠王有成仕我朝師忠官至左布政有成官甲喇章京視總兵

夫椒山人曰明之承平貴文賤武其勢已極及其亂也非叛則驕不可使勢固然也人每歎明季無良將觀中丞公所拔識及蔡忠襄于周遇吉應時盛豈曰無人顧用之何如耳悲哉

牧子先生傳

牧子先生不詳其姓名其友魯釗曰初先生父禱于三茅山夢神

謂曰吾遣牧牛兒嗣若遂生因號牧子及長以數十金構一頭顱杯一匕首一玉印篆三不要癡男子字謂不要官不要錢不要命也又自號牧癡少時縱酒無賴嘗與釗讀書余澤寺醉出墮泥塹罵曰爾寺何神不為我治道路提神像擲塹中一夕夢神逐之將獲急聞空中人言若不可逐神止又嘗與釗率羣少年列隊伍執器械已將之命釗為偏裨具有紀律既而投戈歎曰丈夫當持三尺劍橫掃不平安能日作小兒戲邪會父母早死依于舅舅常惡其縱酒無賴每鍵之一室命讀書及啟已踰短垣出方坐鄰肆中指揮叱咤持頭顱杯舉滿一飲擲杯呼坐客曰若來看我杯不似爾輩頭顱邪坐客駭散既醉過某少年榜蒲褌衣作孤注不勝裂之去舅由是益惡之然覆所讀書未嘗遺一字郡太守何公應瑞者頗愛士先生上書盈萬言自薦為邊材欲詣經略熊公廷弼佐之且曰廷弼非我且敗廷弼可惜太守目以為狂然私偉其言為文縱恣自喜年三十幾舉孝廉數年成進士歷官至楚中提學使

闖賊自燕敗入楚剽掠荆襄尚三十餘萬眾先生單騎往諭其將曰公等才皆可大用胡爲陷于不義已而泣數行下賊眾感動環公羅拜號其眾曰忠貞未幾兵入蒼梧嘔血死死之日猶強衣冠草遺表望闕再拜焚之釗猶能識其一二語云不能畢命疆場而死于枕席臣實爲恨後五六年釗走蒼梧覓先生骸骨不得得遺像以歸先生自題曰吁嗟牧子遺家不造誠身事親遭時多難誠身事君四十九年孤兒逋臣

夫椒山人曰釗武進人自號桐聲居士桐聲猶言同聲云陳亮敘中興遺傳道龍伯康趙次張爲人物必有偶信哉惜乎牧子少見用于世不竟其才也悲夫

宦者王永壽傳

王永壽者宦者也燕人事熹宗朝當魏忠賢柄國永壽不爲黨不得蒙寵眷姓氏不聞于人懿安張皇后賢謹而明嘗以國事詢于永壽時楊漣左光斗方被殺永壽密陳其誣后聞之色不豫者累

月熹宗崩懷宗手除璫禍永壽亦引退不見用先是懷宗未立舉朝議未決張皇后主迎立甚堅詞義嚴正命永壽宣言于朝朝臣怖服崇禎五六年閒宦官又稍稍見用永壽得復事懷宗李賊犯京懷宗將徇社稷傳旨後宮貴嬪令其自裁時周皇后兩宮及宮嬪之承寵者皆遵旨畢命各使宮監復命謝恩一如禮獨長公主年最幼未奉詔帝怒拔刀斫其臂公主仆地帝哀之而永壽者方從張皇后宮至跪白帝前曰懿安皇后亦縊死宮中帝喜竟走煤山當魏忠賢柄國時忠賢有養女在氏者美而豔然性狡有智謀進于熹宗熹宗寵之立爲貴妃至李賊犯宮僞曰我天啟張皇后也賊亦不敢犯未幾賊敗走任挾宮中珠寶逸出遇一少年亦如對賊言少年利其所挾匿出都年餘少年盡費其所挾任銜之偶語子人曰我先朝皇后也胡爲至此聞者駭遂聞于官而遞送于京然舉朝無一知者遂人人果以爲張皇后時永壽從人間竊窺之曰此固任貴妃也以手指之訥訥罵不止任貴妃亦竊窺

永壽泣下面發頰色閉目如不聞見而永壽終亦不敢致辨永壽
今為僧往來西山求之不易得

夫椒山人曰世不乏京太子柔福公主事無有能辨之者則信矣
永壽不死以明張皇后之烈天也然則世之貴人貞婦其為人所
污讟傳于輿言載于史者可勝道哉

張學正傳

張國勳字伯明黃陂人以才略聞于時尚氣節九試不第崇禎六
年以明經授應城儒學訓導流賊李自成自豫入楚焚掠鄖襄等
地國勳聞之誓不與俱生未幾突犯應城知縣張紹登者亦自矢
以死報國詣國勳策守禦萬方賊遁去九年八月賊再攻應城國
勳復與紹登計曰我閉關而守是以關外百姓與敵也孤城何時
不如開關出戰合鄉勇其擊之紹登曰願從先生戰國勳親率義
兵大戰北關外斬賊百餘人賊又遁去冬十月賊復攻應城兵多
鋒甚銳向城大呼曰與我金帛珠玉不攻城或議許之國勳正色

曰應城陵寢重地賊有求而我與之是賄賊也與之而去亦喪威
若不去而復求何以給不如堅守以待救于是與紹登約令把總
鄧祖禹守西南城紹登守中城國勳自守東北城賊方攻東北城
急國勳躬冒石矢設奇堵截賊環攻六晝夜不克怒而城圍三月
餘城中糧盡日食糠覈糠覈又盡老弱枕籍死者無算東南城民
忽潰賊乘間登陴鄧祖禹躍馬殺數賊負創死國勳猶堅守東北
城左右突驚竄時有語縋城下者國勳怒拔劍斫之左右不顧去
國勳回署衣朝衣冠朝冠北面再拜隨謁孔廟賊羣至擁之將舉
火焚殿國勳厲聲罵賊抱先師木主大哭忽風返火滅空中有
聲如雷賊懼殿得無恙賊執國勳問曰爾何官好降我國勳罵曰
我忠臣豈肯降死賊露刃向者三罵愈不絕賊長盤子者拍手笑
曰好漢不怕死國勳又罵賊剌國勳右手燃五指炮炙國勳罵益
厲遂支解散投烈焰中一時從者張德等一十二人皆爭死無乞
降者國勳子世祐以諸生守黃陂城聞應城變急走覓父骸仰天

呼號立截指出血書爲父鳴忠疏詣闕請卹而兵部尚書楊嗣昌
通政使司張紹先左叅議蕭譽亦合疏請湖廣巡撫方孔炤巡按
御史林銘球皆上其事上憐之詔贈將仕郎國子監學正世廕一
子衣巾奉祀名宦祠而張紹登亦以罵賊不屈死與鄧祖禹竝祀
世祐有才名所著思雲痛言讀者流涕云
夫椒山人曰予聞之潯陽老人者年九十矣能道房縣教官馬應
奎王純卿徇節遺事髮豎皆裂肚其爲人嗟乎國家養士之報職
無崇卑善死不亡豈虛哉

蔡氏傳

蔡氏閩漳浦之舊鎮女也爲里人張延祚妻少骯髒有大志膂力
過男子而延祚亦以勇聞稱義士云王師旣下閩濱海數百里猶
多負固方祚者亦奇男子也大舉兵兵經延祚里延祚與語不合
被殺氏哀號日夜不絕謀于夫之昆弟欲盡散家財購敢死士爲
夫報讎諸昆弟曰是豈兒女子所能邪出聲吾族赤矣氏不敢復

言撫十數歲孤兒晝則相抱哭泣夜磨刀霍霍仰天踊起誓必殺
祐一日聞祐兵宿某地距其鄉甚近日夕帕首袴鞬衣短後衣藏
利刃突至祐壘未及數十步反顧見其子踉蹌來愕甚執之耳語
曰若安得至此曰思母耳氏頓足自念曰兒幼不可舉事且吾以
死決兒脫有不測張氏斬矣遂挈之歸一軍無知者踰月祐悔旣
投誠自束縛詣郡縣郡官憐而釋之俾復比編戶已而娶于蔡
爲氏王母女弟氏因得常常見祐每見益恚髮豎皆反裂然不令
祐覺也祐且爲甘語市之氏亦曰死者不可復生方君舉兵時肝
腦塗地寧獨夫也君縱勿相慰余忘之久矣祐意大安氏則益憤
勵嚙指出血每當更闌漏下人聲寂然輾轉牀第或起立開門左
右顧旋入仰臥泣聲嗚嗚握利刃刺壁旣穿刃刺猶不已如是
以爲常踰年爲戊子春氏偵祐往從父家大喜陰挈其孤止某地
之松林度祐必經此氏椎髻偏袂挾刃以俟日午祐果至雄服怒
馬顧盼自如氏突出林中大聲叱祐祐驚遽召其從者從者駭走

氏急持刀砍祐墜馬祐負創狂奔氏疾追之行人麋至環而譁氏厲聲曰吾夫爲此賊所害妾安可活有助賊者吾與俱死爾讎雪妾當就死于官且言且馳祐攀松枝與鬪中氏額流血被面鬪益銳淚血相迸淋漓往來衝突驚若飛鳥俄而祐被擒氏以左手把其髮右手奮刃撻其胸旋斷其首擲道旁觀者瞋目擣舌不能下氏又揚言于眾曰吾夫爲賊所害歲餘日猶未瞑必思飲其血復提其頭竟奔延祚墓置頭墓石上泣告所以殺祐狀把酒澆墓凡三行拜畢攜幼子直赴巡按御史臺門請死御史霍達關中人也爲人慷慨任俠聞其言頗異之欲縱之去然疑有主者氏慟哭曰所不卽死者爲三尺孤耳今孤且勿顧容受他人指使耶幸勿以妾故亂國法霍默然良久卒縱之

夫椒山人曰有江夏生者與予善爲予具論其事擅拳搯扼日光瞬瞬然射人生亦以任俠殺人亡命江湖其津津爲人稱道有以也怨報恥雪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陳宜周陳虞掌合傳

陳宜周名士爽玉璫叔也能讀書好酒醜髒自喜不諧于俗初應童子試不得志盡焚所讀書而學星官卜筮之術嘗曰吾四十二歲當死不死則富貴矣仲叔虞掌公嘗笑之虞掌公少宜周公一歲尤喜讀書宗人士本以習篆書得官河南兵備持百金爲宜周公壽延入幕一時往來文移翰削上下稱善然公好酒每醉卽怒罵坐客罵已復哭曰我文士也當世不用我使我爲若幕下賓且罵且哭哭一日夜不止宗人不相能公亦掉臂走京師虞掌公自補弟子員閉戶讀書十餘年四應舉不第康熙癸卯又當應舉會朱中丞奏銷江南稅銀降黜縉紳子衿一萬三千餘人公亦被黜抱憤徒步入長安叩關而直周公已前十日發狂疾死時年果四十二先是周布政亮工吳推官琪滋玉推官仕雲因事逮獄已奉旨戍尚陽旦暮就道宜周公疾趨獄門與語曰子精星官學公等富貴未可量豈戍者次日果奉赦出獄由是名重京師虞掌公

痛直周公死卒不叩闕而玉璫亦應春官試入都同邑薛山人者
生時與直周公善歿為治喪盡哀募木為棺擇火神廟隙地厝之
京師稱義士虞掌公謂璫曰吾與汝不負柩歸何以對山人然河
凍未解汝又下第不得留奈何奈何哭大痛不絕聲既而檢視遺
囊得星官卜筮之書更撫膺而呼曰兄安往乎兄既精星官卜筮
之理知四十二歲當死何不早歸故鄉乎果窮途潦倒不得歸乎
哭益痛失聲而所為薛山人者亦哭一時觀者環左右皆悲哀當
虞掌公補弟子員直周公語曰汝從此富貴不外十五六年過此
已矣虞掌公每恨負直周公越一年竟鬱鬱以死時周布政復官
青州嘗向人稱直周公吳推官王推官亦還職皆郵文祭之虞掌
公體孱弱恂恂如不勝衣不苟言笑篤孝友古今書無不認識會
卒于鄉璫不得視殮死之日顧叔母曰吾無他語只此東蟠耳長
生雖成立亦可念他日為我語之玉璫東蟠弟乳名長生直周公
生弟也虞掌公名士益因居馬蹟之桃花灣又自號桃塢居士

夫椒山人曰薛山人者吾邑之鄙人也姓氏不著于閭里去其鄉
困阨屢瀕于死卒能慷慨立義聲詩云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山人
有焉

傳二

邱義龍傳

邱義龍濟南長清人也六歲而孤家貧母子不能自活歲又值大
歉義龍祖母計無復之遣其母歸母家糊口而以義龍屬甥張繼
聞撫之未幾盜賊四起殺掠徧山東郡縣人民奔竄義龍遂失繼
聞饑餓瀕死施秀字者沙河酒家也本吳人義龍向行乞秀字憐
而衣食之因蒙其姓而秀字亦以亂歸江南挈義龍俱行自此義
龍與母遂隔絕二千餘里然時時念母涕下霑衣襟踰數年天啟
四年甲子義龍年十八矣念母益甚日夜哭泣失聲告秀字秀字
憐之資其行李毅然徒步之山東道經常州會大水岸崩不可涉
號舟中人濟之舟有大賈挾重貲為盜所瞰盜殺賈盡擄其貲以

行義龍亦幾罹害奔歸洞庭山洞庭山秀宇之鄉也秀宇益憐義龍不得見母而義龍益日夜哭泣誓必之山東見母而後歸嘗泣語人曰予聞宋時有朱壽昌者少時父出其母母子不相見者五十年及壽昌棄官尋母卒得之于同州迎以歸天下稱孝義龍雖非若此然母子豈有異哉語罷又大哭聞者莫不流涕秀宇既歸洞庭山家日落仍釀酒爲業義龍佐其經營有年遂以貲雄于鄉而義龍亦稍稍自立毅然仍之山東舟經洪澤湖覆人溺死靡子遺義龍浮沈水間若有神挾之者由是義龍得至長清至則故老無一識者義龍詳語之故眾人驚相傳說然皆以爲年歲久又從遠方來難信一老媪曰曹莊邱寡婦常說一親生兒兵亂時失散得毋是耶義龍曰寡婦年幾何媪曰八十六七矣義龍默然良久曰是矣是矣向媪號呼乞示其處媪以手指曰若林而屋者非曹莊耶義龍奮步之曹莊求見母母前視懷疑義龍叩頭牽衣跪泣不止母曰子記失散時幾歲邪失散在何處邪義龍曰都不及記

但記小時母蒸饅頭兒以兩手撈沸湯手俱爛醫藥療治半年始結痂今痂猶在母顧痂抱持大哭蓋相失者五十年矣義龍遂奉母南歸以某月日至洞庭山母年八十有六尚矍鑠健飯義龍始復邱姓

夫椒山人曰朱壽昌仕熙寧朝以孝聞蘇軾王安石皆有贈詩聲稱到今如義龍者猶知之獨義龍姓氏不出鄉井又業賈無知之者悲夫

海珠傳

海珠馬蹟山李氏女也生而孝父智力農老乏嗣女年十四里有委禽者智將許之女聞臨告曰親不幸之嗣有女尚可承歡女嫁孰侍左右乎已媒氏又至女拒愈堅截髮毀容以誓踰年智疾篤女晝夜焚香籲天乞以身代智死呼號擗踊不欲生母又病痿癱剝股啖之不效相繼歿女哀慟逾甚家貧匍匐營喪葬如禮自此靜坐一室足不出戶外會不戒于火燎及寢室女念喪葬事畢委

身徇親正在此時遂堅臥不起鄰人突入焰中挾之出張達藏者
義士也出貲結茅屋三楹居之女剪髮衣緇衣持佛子戒女
固愿未嘗就師傅至是于梵典乃無不曉也天啟中釋普門至其
處示以禪語悉會一日偶坐檐前忽有神雀刷翎下翱翔集于肩
女撫之甚馴豁然若有得去
夫椒山人曰丹陽有孝女荆觀者父燹死女伏屍哭極哀已而哭
聲下隊奔扣喉吭聞羣呼之不應就視之死矣時年十五錢公謙
益紀其事海珠生孝鍵戶匿影五六十餘年雖鄰里人無從識其面
而無有表之者惜哉雖然詩不云乎鼓鐘于宮聲聞于外作海珠

傳
僧懷璧傳

懷璧者丹陽東林寺僧也爲人有智勇慕蘭相如持璧事因名懷
璧號蘭公又慕東林諸君子爲人改名其所居寺爲東林寺太僕
寺卿賀某者東林之冠也璧與之善又與同里睦生稱忘形交睦

生性孝會父孝廉公教諭華亭死忠數百里徒步哀號負骸骨歸
遂棄其諸生隱東林寺距東林寺里許爲張尚書某居尚書頗見
斥于東林璧亦病之雖一日數過未嘗通一語先是尚書子某者
察璧意屢不善于尚書且以璧所交皆當世聞人欲內交于璧璧
堅拒者累月已而見其踣悲惋意不懈且觀其意聞他人之道
尚書者面頸發赤俯首不欲視人欲有所言而訥不敢出璧躍然
大呼曰是真君友矣踰年尚書子以任子赴選京師璧曰某交公
子有年願有所效公子請偕行抵京凡尚書所交者概令公子謝
之而獨引見賀太僕時太僕方論烏程相疏凡七上謫湖廣照磨
次輔文震孟詹事姚希孟庶子黃道周倪元璐吏科許譽卿皆把
酒祖道于蘆溝橋而命璧唱韻爲詩崇禎帝寵小璫肆橫無忌每
盜內府雕龍磁漆器出市狼籍道途張公子時已官通政司經歷
偶購取一二物事洩于廠奉緝勢不得生璧曰公子無恐向緝騎
大呼曰此老僧無知買歸供佛耳與經歷何涉歷刑部錦衣諸法

司受慘刑無異詞刑部某公者亦東林也知經歷爲某子必欲置之死壁密遣使索賀照磨書白經歷冤以故經歷得論戍東歸而壁亦以義免未幾金陵擁立擢張某爲吏部尚書壁喜謂公子曰某交公子有年願更有所效于乃公遂入金陵時金陵紛紛已奔走如鶩壁挾尚書竟走雞鳴寺且勸且責尚書竟以死壁視殮訖仍閒道還舟陽白公子亦死而所爲睦生者方負孝廉骸骨歸壁又募費助以葬葬畢遂去東林寺後數年壁復還客有談南中死節張楊吳龔四公者壁正色曰若某某者烏可同日語哉始依附逆璫魏忠賢旣與阮大鍼夤緣同起要職及其死也僞置棺于庭令奴子告人曰君主死矣實易衣走者數日嗚呼可僞爲哉時壁年未四十精悍短小有過人力鬚卷繞其面舌無正音然與人言終日不倦人有過必直之好酒不事乞食爲詩能得大意不規模古人有懷人詩數章盛稱于人蓋懷張賀二睦公也今不知所終會父事無公姓備錄事取錄遺百爲世世矣

夫椒山人曰懷壁責人取義以死又斥僞死者慨慷立義聲雖儒者何以尚之浮屠氏棄人倫無所用情于世國變以來懷貞抱義往往出于其徒豈有託而逃焉邪語云禮失而求之野哀哉

張三愛傳

張三愛歙人黃氏僕也去爲里正里中租多納不以時縣令罪里正三愛屢代主受杖至臀無完肉不怨主髦苦不得肉食三愛賣蔬果得錢輒市肉食以進主死歲時必具酒肉詣塚叩頭哭泣初主貧不能爲授室或欲妻以女主許之三愛曰是背主受他人恩也不可主無子有兒子傲主語三愛曰我死姪必虐汝我不忍聽汝所之三愛稱謝及主死三愛事兒子如主管規以正卒化于善又嘗與其徒立修墓約境內遠近塚墓無主者有崩塌暴露輒相率荷鋤載畚封固之三愛故傭工于人藉其值養母稍餘兼給兄嫂然終以離母心不安乃辭歸而母適患疾臥蓐不起三愛徧禱于神乞以身代一日爲母求牛馱于道行且泣忽遇一人問其故

具告之其人曰予知醫若母病在肝法宜卽以肝補三愛聞言心動領之越日復禱于神神前取刀洞左脇肝不見以簪抉復不出三愛惶懼自咎云豈某有未誠邪坐甫定手中簪忽墜地俯身拾之而肝出矣遂割如指許仍納腹中急歸和羹以進母母啜覺神爽三日病愈能扶杖行室闈初三愛入廟時給祝云某爲母疾密祈神爾無至或久不出可入視也然當剖脇時三愛言殊不覺痛仍從容取紙錢拭神前血使淨然後出祝不知也次日其兄挾就醫事稍稍聞人詰之三愛諱無有及詢醫果然醫言創鉅恐不可活而三愛卒不死里中父老列其狀于郡縣官署榜旌之黃氏于是令三愛爲所禱神祠道士不復名但曰孝子云

夫椒山人曰三愛一賤氓耳非讀書識文字者乃忠于主事親以孝稱好義及枯死骨大節凜凜皆人所難能非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邪人亦顧自豎立語云醴泉無源此之謂也

陳太守傳

陳振豪字子出號世涇常州無錫人也生時大母夢僧授一兒左輔青公生果然好學性剛介中萬曆戊午舉人已未進士授蕭山知縣縣義橋鎮故無稅關吏請增設將因以爲利公以非舊制白權關使者罷之邑故事有病民者悉罷之擢刑部主事劉鐸者揚州守也魏忠賢竊朝柄知鐸名招鐸不至忠賢怒而田爾耕構鐸贈某僧詩謂語侵忠賢告忠賢逮獄論死公力爭之忠賢矯旨命杖公笑曰殺人以悅人吾愧焉無愧而拜杖以死何畏乎削籍歸崇禎帝卽位詔復公官以戶部員外郎出知南陽府時流賊李自成自秦晉入豫而土寇曰石魯和尚等復嘯聚萬餘人掠舞陽葉縣諸地公甫蒞任用計擒魯和尚捕斬其黨五百人餘悉解散南陽故唐王封地永壽王器折與王隙許王陰事于朝下巡按御史會侗廉實聞侗將疏請除國公曰永壽王奏多宮闈隱事難據侗頷之王謂公助已喜甚賜公金不受益喜已而王府典仗呂調陽殺人公請于王杖之調陽銜公屢中傷王前他日又請禁王府暴

橫諸人語侵王王怒流賊陷脩武將渡河南陽城守兵僅一百二十人老弱又半公慮之出俸金募兵三百人令守備白玉驛丞朱重科將之又慮不足乞王中護衛軍不許而賊已渡河偏南陽王急命閉城公曰遽閉恐示以弱况禦寇當用偵探杜出入非便也王怒無何土堙西北門其東南門則以兵固扃之而巡按御史劉令譽方以兵來援至城下公請王開門不許固請乃得而日已移晷御史大聲曰南陽禁吾入城已從賊矣勒馬去公追及之及返而城復閉中護軍露刃向公公拔劍呼白玉引兵來中護軍遂去公與御史始入城御史怒王益怒賊知南陽有備不攻城走內鄉而城圍三晝夜公命白玉趣援賊去旋攻鎮平白玉反兵守之而朱重科亦奉公命至賊又去又攻鄧州州守吳甲銓率千戶余成蔭拒敵死公急督兵救得不陷又攻南召泌陽桐柏等縣公預令縣令暨千戶百戶等官練鄉兵製毒弩數千及賊至射殺不可勝計又攻葉葉令乘夜引水灌城濠賊駭走又攻舞陽巡撫檄公兵

合戰于途斬賊首千餘級賊相謂曰自起兵以來所向無敵今南陽喪威遠若此歎息泣下先是公以濬城濠脩城備器械資用不給王捐千金與公立散盡賊退後王奏公匿金天子怒不賞功王復奏公擅杖職官呂調陽詔逮大理獄會王杖殺叔父衛輝王福山王又違制引兵欲離劫國詔削為庶民公由是疏辨出獄未幾卒

夫椒山人曰當賊勢橫決所過莫不屠戮南陽以數百卒當三十萬眾屬邑無一陷者公之功大矣白玉朱重科引兵四出救危城呼吸間官無卑顧有以自奮嗚呼公真善將將哉

陸貞女傳

陸氏武進陸卿鵠女大司馬完學女孫生而慧長授家訓嘗手錄女誠劉中壘列女傳諸書許字同邑趙燭遠燭遠生十七患病歿死氏聞廢寢絕食數日父母慰之氏曰小斂而服古制也已遲矣卿鵠曰汝字趙女也非婦氏慟哭曰字趙與婦趙一也往趙生不

則死卿鵠莫可強佯謂曰姑待司馬公命當遣僕走京師氏怏怏呼保姆語曰子何難一死恐傷二親心故寧以節生勿遽以節死今請命大父遲遲以懈余心耳月餘司馬公札歸氏答灑灑千言矢不移而里中締姻者踵至氏向父母長跪曰車來之呼女之醜也中河之誓父母類也虛筐有占身不再字勿頸割鼻母謂兒孱不能辨此卿鵠曰吾當全爾志俟諏吉行氏曰何待吉遂于臘某日往拜舅姑隨拜夫樞易縗經如禮伏柩哭極哀一日病甚有女尼諷披緇當可延生氏許之忽曰悞矣悞矣昔年成服已擲此生今爲戀生披緇何以入趙穴越數日死時明崇禎癸未正月二十三日也卿鵠簡視遺笥得氏詩藁自序云年來道根彌植一切蕩爲冷灰惟伉儷宿緣填膺結夢時寄之小詠耳觀者莫不流涕夫椒山人曰子聞貞女曾祖歿岡先生爲杭烈女請旌未竟司馬端惠公扼腕四十餘年至萬曆戊午始賜旌而貞女適于是年生亦奇矣遠邇皆歌詩紀其事杭烈女別傳

金安人章氏傳

章氏汀州太守金顯名配忠潔公鉉母也封安人幼以賢稱具烈丈夫槩教鉉成進士當崇禎末寇薄都城鉉膺命巡視皇城鉉告母曰寇勢危迫戰守無備萬一不測兒死有諸弟奉母願母割一子徇王事安人正色曰汝死如國事何朝廷待士厚何令事變至此汝宜盡力報國儻事急解所佩牙牌疾示我鉉因與諸弟策母隱處安人怒曰食祿徇難汝之分也吾從汝父及汝兩食君祿亦義不逃死寒泉在井卽吾隱處又何求相持慟哭鉉妾王氏牽衣嘯不舍鉉絕衣去亡何彰義門潰懷宗徇國鉉解牙牌付從者曰歸報太夫人投御河死安人得牙牌曰事遽爾邪孝哉鉉也肅冠帔告宗祠畢赴井死鉉弟錄追欲隨母人見兄妾王氏已入曰兄妾旣先入不可男女無別急自經家人救止仰天而號曰母兄待我急矣亦投井死

夫椒山人曰子近聞忠潔族孫爾嘉有女嫁同里姚某姚狂士嘗

醉迓酒家酒家中以他事逮獄論戍氏脫簪珥圖救不克檄妻俱
行氏泰然有相顧泣下者氏曰行則行耳何泣爲曰道遠如費何
曰籌之矣一日盥沐衣縞衣向父母長跪曰夫族某許貸路費期
今日往而氏則已懷匕首過讎家入見其母從容談笑如常時已
出匕首斷喉血淋漓母驚呼視之死矣嗚呼殆亦有慕平安人之
所爲者耶

王貞女傳

王氏王煜女幼能讀書識大義年十三許字孫鳳儀踰五年鳳儀
死氏聞脫簪珥鍵戶絕飲食以死誓父母勸諭曰歸孫可無死母
又曰幸爲終身計氏不答書終身事小失節事大兩言置案頭煜
見知志不可奪命歸孫拜舅姑如禮伏哭鳳儀棺日衣麻衣事舅
姑稱賢婦旣免喪或有諷之者氏薙髮號慟不欲生眾莫敢言已
而曰人謂我年少未笄耳乃復蓄髮展鳳儀墓行笄禮白姑擇族
孫某爲鳳儀嗣亡何嗣子殤氏哭之成疾不自療煜延醫視謝曰

兒所以不卽死者思教子成立爲孫氏後耳今安望哉不食三日
死死之時猶張日向姑曰無傷會姑痰疾示左右取梨進視姑勉
啖目迺瞑時年二十有九

夫椒山人曰氏母賀家丹陽八歲時挈氏歸寧嘗與中表弟共飯
食舍肉問之曰男女不同器也工丹青聞夫貌肖姑繪小像懸閣
中每食必以進未死前三日取其像焚之曰君先行婦隨至矣哀
哉

吳參政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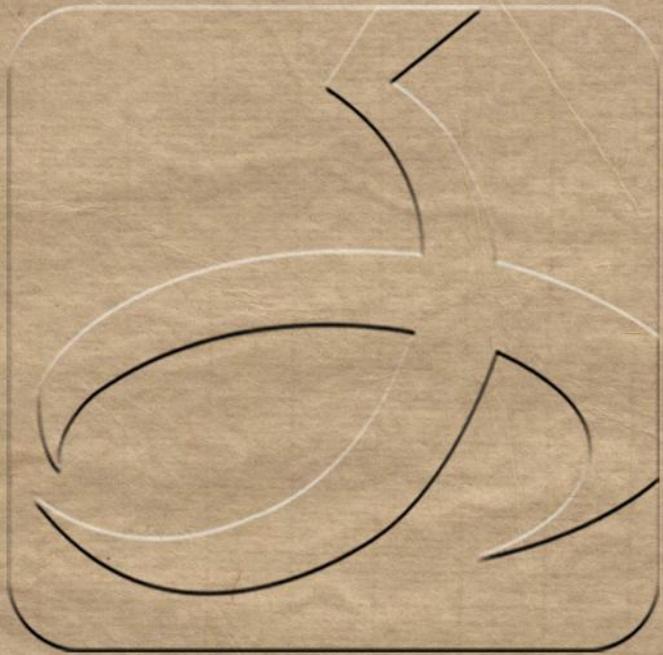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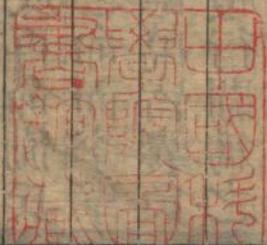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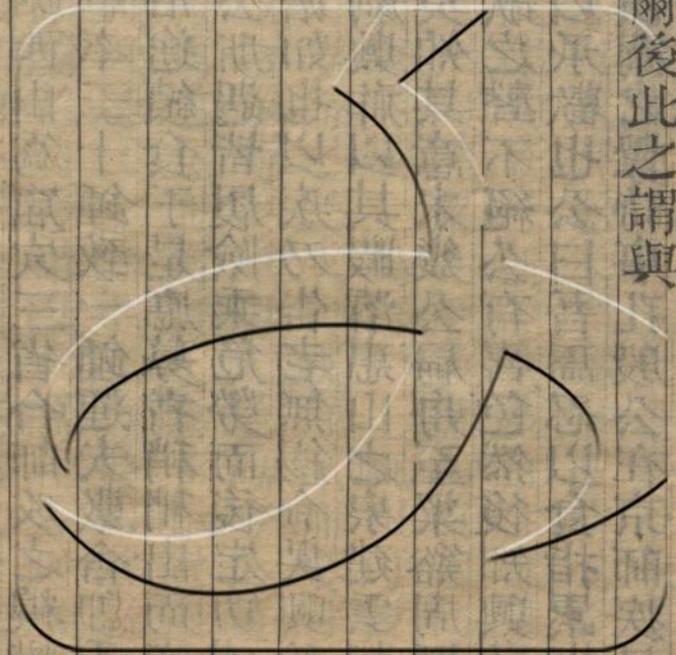
吳執忠號匪公延陵季子裔明初始祖慎直公遷越之山陰遂爲
山陰人歲饑慎直公發粟數千石哺其里人朝廷命大行人旌其
閭自是子姓日盛都諫蘇按察使司便僉事彥總戎顯忠大司馬
允錦衣指揮從魯編修之芳贈按察使司歲青功德其尤著云而
越川公者侷儻負奇于古書無不窺嘗周遊名山川物色當世豪
傑至遼左學者宗之遂家焉故又爲清河人其時公從越川公遊

纔五歲事父以孝稱值 國家受命草昧蹀血三韓攻下撫順清
河等路安輯其人民簡賢俊而任之 哆囉親王倚公總理政務
時親舊散失者不可勝計公多方收恤靡有失所順治甲申扈從
入關公以讀書志未酬辭原官請以子衿就鎖闈試不可遂與明
經選授豐潤令邑新經賊破百姓流離殆盡城市虛無人焉公招
集散亡墾田殖粟期年魚鹽商賈如初治行第一聞于 朝擢監
察御史條奏數十萬言 上輒報可會裁諸御史員缺而是時八
閩用兵海島之民或向或背王師屢討未得休息 上意亦稍厭
苦之乃命公備兵漳南先是海澄公黃梧者擁兵海上海上諸軍
皆視爲順逆公到輕舸入險推心置腹片言與定約梧卽率所部
降軍前自是三十餘年漳海晏然當梧之未款也彼此鋒鏑相加
各營俘獲老幼男婦以千萬計公惻然曰若屬無辜皆吾赤子豈
可使之繫纍分析竝爲鯨鯢耶泣請於 王下令各營悉還所俘
婦女公又爲之設廬舍給餼糧告諭其親屬俾各挈以歸一時夫

妻父子重聚者數萬家歡呼動天羅拜公前而去戊戌再命備兵
懷隆東嶺戾之眾邊鄙以肅其明年復有轉儲三楚之命而李孽
倡亂踞西山爲窟穴三省合師攻之糗糒薪芻費日億萬皆囊負
而輸軍率三十鍾致一鍾運夫數舍卽委獎公親跋履行閒爲之
次舍沿途續食于是應募者稍稍出而疲勞之民無復有道殍者
大抵公所遇皆履險乘危勞而後定功成則以讓人不矜其能視
爵賞澹如也以疾乃告老無錫令吳興祚公長子爲治有卓績邑
素衝劇興祚以其暇濬惠山之泉建雲起樓其上士大夫賦詩美
之然莫知其意未幾公扁舟至梁谿周歷都亭徘徊山水萬眾聚
觀謳歌之聲不絕公有喜色然後知興祚向所爲欲待公來遊籍
名勝以承歡也公曰吾焉忍以食指累斯土留數月急返康熙甲
寅有滇閩之釁時事孔殷公在京師疾且革歎曰奈何吾不及從
軍以死聞者莫不哀之
夫椒山人曰予聞客從都門來者述公易簣時猶顧兩兒命誠其

兄興祚曰竭忠報國此其時也吾目瞑矣語傳人間故論者以吳氏世篤忠孝公志有未竟光大之者必在梁溪君詩曰樂只君子保艾爾後此之謂與

學文堂文集卷十



70030578

